

南指文美用實

冊一全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3177B

緒言

說文訓文爲錯畫。釋名曰。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學。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故文之本義。卽函美意。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曰。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旣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鏗。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與。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又麗辭篇曰。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劉勰論文之爲義。始於天地。

自然之象。而易畫爲人文之先。又以孔子制文。言辭多比偶。合於美文之法度。蓋易卦取象。天地交錯相雜。是曰文之大原。卽美文之形式也。若夫人文之實質。根於心志所發。情感所動。則昭於詩樂。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之所歌。卽是詩。故六藝之中。易與詩樂並屬美文。禮書春秋並屬實用文。樂正崇四術。以詩書禮樂爲教。卽以美文與實用文兼教也。實用文在敷陳其事。辭達而已。美文則有所比類。以博其趣。爲之藻績而塗飾之。斯其辨矣。

阮元學經室集文言說曰。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辭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

單行之語。縱橫姿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蓋劉勰之論文。言取其比對之意。阮元之說。又明其用韻之理。以其便於記誦。故可行遠。而歌詩箴銘有韻之文。並同此意。然則就其形式而言。凡詞尙比對。且協於宮商者。皆是美文矣。

易教精微廣大。無所不包。惟孔子文言。合於麗辭詩樂本一。故美文之原。蓋取則於詩教也。其後諸體枝條漸廣。陸機文賦述文凡十體。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以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晉世已有文筆之分。旣名文賦。則以上十體宜並是美文。故繼之曰。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尙巧。其遺音也貴妍。暨聲音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此爲論美文也。審矣。此後昭明文選所錄。純是美文。其序述美文之源流。及其體製。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苟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志。旣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嘆。舒布爲詩。旣言如彼。總成爲頌。亦又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制狀。衆制鋒起。源流閒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

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昭明所述。文體視文賦猶爲增多。蓋齊梁之際。爲美文最盛之時。一切述作。自史書外。無不行以儷體。故文選序又論其所未取。諸文曰。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言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師。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蓋文選不取經書。以其不可剪削。至於諸子及游說之詞。與夫史傳。皆謂爲事異篇章。殆以數者是實用文而非美文也。美文之範圍。文選所錄爲最廣矣。

故就言語與文章言之。則言語主實用。文章主美。就後世文筆之分言之。則筆主

實用文主於美。於是。以文之一體而分之。曰駢文。散文。則散文主實用。駢文主美。又以文章之全體而分之。曰詩。曰文。則文主實用。詩主於美。此其大略也。總而言之。吾國所謂美文。有二定義。一在比對。一在用韻。駢文用比對。詩用比對。而又用韻。故詩是美文之尤也。駢文後益務諧平仄亦是句中有韻。惟句末不用韻耳。然詩體要為尤美。古世賦頌箴銘。既皆詩之流。後又支為詞曲。後世為詩歌。諸體者。日多而為駢文者。較少。是以詩實占美文之一大部也。

有在古世為美文。而今人罕為之者。是亦無取論其法式。今世通行美文。惟詩詞最盛。故茲所論。以詩詞為主。駢文變為四六體。製亦有古今之殊。今尚不乏為之者。惟論其法度。鮮簡要之書。輒於末卷仿同一之體例。而為之。可以考焉。若夫西。方。文。學。者。以。戲。曲。小。說。同。列。美。文。蓋。瀛。夏。殊。尚。小。說。命。意。誠。有。美。者。而。其。文。體。未。盡。美。也。吾國戲曲。元明閒作者頗多。要未及西方之盛。故咸靡得而論矣。

實用美文指南

目錄

卷上

第一編 詩學指南

第一章 詩學通論

第一節 詩之淵源

第二節 詩體論

第三節 詩法論

第二章 古詩

第一節 樂府及古詩體勢論

第二節 古詩實用格式

第三章 律詩

第一節 聲韻與律體之淵源

第二節 句法

第三節 律詩實用格式

卷中

第二編 詞學指南

第一章 詞學通論

第一節 詞之淵源及體製

第二節 作詞法

第三節 古今詞家略評

第四節 詞韻

第二章 填詞實用格式

第一節 小令

第二節 中調

第三節 長調

卷下

第三編 駢文指南

第一章 駢文通論

第一節 駢文之淵源

第二節 駢文研究法

第二章 駢文體格及變遷論

第一節 齊梁以前之駢文

第二節 永明體

第三節 徐庾體

第四節 唐駢文

第五節 宋四六

第六節 元明四六之不振及清代諸家略論

實用美文指南 卷上

第一編 詩學指南

第一章 詩學通論

第一節 詩之淵源

子夏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子夏詩序。未言詩起於何時。然謂情志動而爲詩。則人生而有情。志詩之興。固宜。至早。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此承詩序而論詩之起原也。

鄭康成詩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正義釋之曰。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又曰。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

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爲田報祭。案易繫辭稱神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爲一。禮記載伊耆氏蜡辭曰。土反其宅。此已用韻。是詩之原據。正義此辭出神農時矣。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尙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正義稱神農時疑有詩。以樂器徵之。謂有樂然後有詩。據子夏序稱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則有詩然後有樂。古史考謂伏羲作瑟。禮云。女媧之笙簧。卽神農前已有樂器。故伏羲有駕辨之曲。楚辭注。網罟之歌。樂志。隋書。其樂曰立基。曰扶來。孝經。緯。神農樂曰下謀。曰扶持。則詩之所興至遠。惟其辭不傳耳。呂覽稱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又但有篇名。其詞亦亡。故皇時詩歌之傳者。惟伊耆氏蜡辭疑

出於神農耳。吳越春秋。越王欲謀復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肉字。文心雕龍曰。斷竹黃歌。乃二言之始。則以此歌在黃帝時。然黃帝時已有弓矢。弓緣弩而作。彈復在前。若然。此歌亦宜傳自皇時也。蓋民生而有悲愉之情。其發於聲音。自然有舒疾長短。詠歎往復之和。是以文學起。原韻文必先於散文。樂又由詩而作者也。

黃帝之時。書契漸備。文體日多。後世書多記於黃帝者。大戴記載黃帝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莊子載黃帝時有焱氏頌。漢志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稱黃帝有巾几之法。皇王大紀稱帝軒作輿几之箴。此皆韻文也。至於堯舜之世。當益有詩歌。堯有大唐之歌。舜之命夔。是詩教之始。而賡歌之詞。載於虞書。尸子又有舜南風歌。比興賦頌。自茲而作。夏商承之。其流未沫。周禮教六詩。卽是詩之六義。孔子錄詩。則自商始。孔穎達毛詩正義曰。比賦興

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此自有詩。以至六義所起之大略也。

詩雖有六義。而孔子所敍。實僅風雅頌。詩正義曰。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言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

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據上說則六義並在諸詩中。要所謂四始則僅限於風雅頌。及風雅寢聲而後比賦興之義。又顯矣。

屈原作離騷於詩亡之後。說者以爲兼風雅之旨。然其體實是賦也。故漢志敘屈原賦二十五篇。以爲賦者古詩之流也。賦中每兼有比興義。後世爲詩劣於風雅。而近於比賦興。是詩之變也。由屈宋至於漢世。賦體最盛。當時又有五言七言。五言之作尤廣。唐以來則五七言並尙於世。特以五七言名爲詩。而賦別爲一體。然所謂詩之體。要不出比賦興也。鍾嶸詩品嘗論之曰。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此以五言能兼用比賦興體。當時

五言方盛。七言未行。故不及七言也。要之後世之詩。並函六義中之比賦興三義者也。

詩教所包至廣。其流益多。後世所通行五七言之詩。中具有比賦興三義。而賦則別成一體。漢以來賦體亦屢變。自有法度。今日爲之者已少。故不復論。詩經率用四言。論者又惟以五言所由興。爲詩體之成。五七言雖但有比賦興。要亦是詩之正義。孔子曰。詩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是專論比賦興也。鍾嶸詩品曰。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嬾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然比賦興本發於情。情有所感而後動。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情之發而正者。斯其詩列於風雅頌。比賦興固在風雅頌中。亦卽謂風雅頌出於比賦興中。也有比賦

興。則。所。以。宣。其。情。者。無。所。不。盡。故。曰。比。賦。興。是。詩。之。正。義。也。

後世稱詩。恆溯五言之始。然詩經中自有五言。但非全篇。全篇爲五言。大抵始於秦漢之際。而說者不同。七言亦起於漢世。鍾嶸詩品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負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文心雕龍述詩之起源。尤詳。其明詩篇曰。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怳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雕龍之說。與詩品相出入。大抵五言之祖。世並稱古詩十九首。及蘇李之作。然自是以前。亦有五言全篇。楚漢春秋。載虞姬垓下歌。困學紀聞。以爲是五言全篇之始。蓋答項羽虞兮之歌也。其辭曰。

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右是五言全篇。至七言全篇。則始於漢武帝之柏梁聯句。今錄之如下。

柏梁詩

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

日月星辰和四時。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孝武王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倪寬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周建德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安國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總領從官柏梁臺。光祿勳徐自爲。平理請讞決嫌疑。廷尉杜周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溫舒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張成微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蠻夷朝賀常舍其。典屬國柱枻欂櫨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兔張罾罟。上林令齧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五七言詩皆出於漢世。當時又有新聲樂府諸體爲後世古詩之宗矣。至於律詩

之源。則在聲律。進步之後。大率成於永明。諸子以後。益加綺密也。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敍風騷。以至漢魏文詞之三變。逮於宋之顏謝。而綜論之曰。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蓋沈約與王融謝朓諸人。始精協四聲爲詩。是律體所肇也。今人爲詩。其大別爲古體律體。故略述其源於此。

第二節 詩體論

古之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後其流二十有四。元稹自序樂府曰。詩迄於周。離騷迄於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誄。箴。詩。行。詠。吟。題。怨。

歌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後世廣之仍不止此則詩之體可謂多矣。至於詩句字數多寡由三言以至九言皆源於詩經。摯虞文章流別論曰：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別論未列八言詩經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八言之屬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飾。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自來論詩體者。以嚴滄浪爲最詳。今略掇其說於後。

嚴滄浪曰：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蘇武李陵。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滄浪之說。其溯源皆自詩經以下。故所論如此。又分古今體製百有餘體。雖止於宋

世。然詩體至宋已大備。故具錄之。大抵滄浪辨詩體大綱有九。茲以類系之。參取原註。略爲損益焉。

(一) 以時分體者。

一、建安體 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二、黃初體 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三、正始體 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四、太康體 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三陸諸公之詩。

五、元嘉體 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

六、永明體 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七、齊梁體 通兩朝言之。

八、南北朝體 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

九、唐初體 唐初猶襲陳隋之體。

十、盛唐體 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十一、大歷體 大歷十才子之詩。

十二、元和體 元白諸公之詩。

十三、晚唐體 晚唐諸公之詩。

十四、元祐體 蘇黃陳諸公之詩。

十五、江西宗派體 山谷爲之宗。

(二) 以人分體者。

一、蘇李體 蘇武李陵之詩。

二、曹劉體 曹子建劉公幹之詩。

三、陶體 陶淵明之詩。

四、謝體 謝靈運之詩。

五、徐庾體 徐陵庾信之詩。

六、沈宋體 沈佺期宋之問之詩。

七、陳拾遺體 陳子昂之詩。

八、王楊盧駱體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詩。

九、張曲江體 張九齡之詩。

十、杜少陵體 杜甫之詩。

十一、李太白體 李白之詩。

十二、高逵夫體 高適之詩。

十三、孟浩然體 孟浩然之詩。

十四、岑嘉州體 岑參之詩。

十五、王右丞體 王維之詩。

十六、韋蘇州體 韋應物之詩。

十七、韓昌黎體 韓愈之詩。

十八、柳子厚體 柳宗元之詩。又與韋應物並號韋柳體。

十九、李長吉體 李賀之詩。

二十、李商隱體 卽西崑體。

廿一、盧全體 盧仝之詩。

廿二、白樂天體 白居易之詩。又與元稹同號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廿三、杜牧之體 杜牧之詩。

廿四、張籍王建體 謂樂府之體同也。

廿五、賈閬仙體 賈島之詩。

廿六、孟東野體 孟郊之詩。

廿七、杜荀鶴體 杜荀鶴唐風集之詩。

廿八、東坡體 蘇軾之詩。

廿九、山谷體 黃庭堅之詩。

三十、后山體 陳后山之詩。后山本學杜。其語之似者但數篇。他或似而不全。

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卅一、王荊公體 荊公絕句最高。其詩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尙

隔一關。

卅二、邵康節體 康節擊壤集詩自成一體。

卅三、陳簡齋體 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

卅四、楊誠齋體 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廢諸家之作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

(三) 以風格分體者。

一、選體 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例用五言古詩爲選體。

二、柏梁體 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爲柏梁。

三、玉臺體 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豔者爲

玉臺體其實不然。

四、西崑體 卽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宋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五、香奩體 韓偓之詩有裙裾脂粉之語有香奩集。

六、宮體 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

(四) 以篇章分體者。

一、古詩 卽古體詩。

二、近體 卽律詩。

三、後章字接前章體 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

四、四句相通體 如少陵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是也。

五、絕句折腰體 謂中失黏而意不斷。如王維渭城朝雨浥清塵一首是也。

六、八句折腰體 亦謂中失黏而意不斷者。但有八句耳。

七、擬古體 魏晉以下多擬古之作。

八、聯句體 聯句始於式微之詩。列女傳說。後世多以柏梁爲始也。

九、集句體 集古人成句爲詩。此始於傅咸七經詩也。

十、分題體 古人分題。或賦一物。如云某人分題得某物也。亦曰探題。

十一、古律體 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

十二、今律體 卽當時律詩。此下尙有頷聯發端落句等體。今略之。

(五)以句法分體者。

一、絕句體 卽五七言絕句詩。

二、雜言體 卽長短句詩。

三、三五七言體 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

四、半五六言體 晉傅休奕鴻雁生塞北之篇是也。

五、一字至七字體 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

六、三句歌體 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各三句之詞。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

七、兩句歌體 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青驄白馬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

八、一句歌體 漢書抱鼓不平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芒。梁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

(六)以題目分體者。

一、口號 或四句。或八句。

二、歌行 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單以行名者。

三、樂府 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以其音調可被於絃歌也。樂府俱備諸體。兼統衆名也。

四、楚詞 屈宋以下。倣楚詞體者。皆謂之楚詞。

五、琴操 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別鶴操。高陵牧子所作。

六、謠 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箜篌謠。穆天子之傳有白雲謠也。

七、吟 古詞有隴頭吟。樂府有梁父吟。相如有白頭吟。

八、詞 文選有漢武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

九、引 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

十、詠 文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羣鷗詠。

十一、曲 古有大隄曲。梁簡文有烏栖曲。

十二、篇 文選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馬篇。

十三、唱 魏明帝有氣出唱。

十四、弄 古樂府有江南弄。此下有長調短調四聲八病

十五、嘆 古詞有楚妃嘆。明君嘆。

十六、怨 文選有四怨。樂府有獨處怨。

十七、樂 齊武帝有估家樂。朱臧質有石城樂。

十八、別 杜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

十九、思 太白有靜夜思。

(七)以韻分體者。

一、全篇雙聲疊韻 東坡經字韻詩是也。

二、全篇字皆平聲 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平聲。又有一句全平聲。一句全

仄聲。

三、全篇字皆仄聲 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詩是也。

四、律詩上下句雙用韻 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六句押

一平韻。唐章碣有此體。不足爲法。又有四句平入之體。四句仄入之體。無關詩道。今皆不取。

五、轆轤韻。雙入雙出。其式見後章格式。

六、進退韻。一進一退。

七、古詩一韻兩用。文選曹子建美女篇。用兩難字。謝康樂述祖德詩。用兩入字。其後多有之。

八、古詩一韻三用。文選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三用情字。

九、古詩三韻六七用。古焦仲卿妻詩是也。

十、古詩重用二十許韻。焦仲卿妻詩是也。

十一、古詩旁取六七韻。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雜用東冬江陽庚青

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遇寬韻。則故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古韻耳。

十二、古詩全不押韻。古採蓮曲是也。

十三、律詩至百五十韻。少陵有百韻律詩。樂天亦有之。而宋王黃州有百五

十韻五言律。按明人排律有至二百餘韻者不僅百五十韻也。

十四、律詩止三韻。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戰四夷平。是也。

十五、分韻。古人常有分韻得某字詩是也。

十六、用韻。和人詩用其同韻而不句句和韻也。

十七、和韻。此當是指句句和韻。亦云次韻也。

十八、借韻。如押四支可借五微或八齊一韻也。此下尚有協韻今韻古韻等體今略之。

(八)以對句分體者。

一、十字對。劉昫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是也。又有十字句。如常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是也。

二、十四字對。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又有十四字句。如崔灑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

三、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銷花謝夢何如。等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

四、借對 孟浩然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

五、就對 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景千山一氣秋。是也。

六、律詩徹首尾用對 少陵多此體。不可概舉。

七、律詩徹首尾不用對 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李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

(九) 雜體

一、風人體 上句述一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歌讀曲歌之類。多用此體。

二、盤中詩體。玉臺集。蘇伯玉妻作盤中詩。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此上尚有

雜俎體兩頭纖纖等此並樂府別體略之

三、迴文體。迴文起於竇滔妻蘇蕙。織錦以寄其夫也。

四、反覆體。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也。原註李公詩格有此二十字詩

五、離合體。字相拆合成文。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

六、句首冠字體。鮑明遠有建除詩。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滿等字。其詩雖佳。

蓋鮑本工詩。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此下又有字謎人名卦名數名藥名州

也。又云又有六甲十屬之類及藏頭歇後等體。今皆削之。

滄浪所分詩體。或病其太繁。然若更詳分之。且猶可繁於此。今僅錄滄浪所以分體者。以其頗為後世論詩法者所據也。滄浪分體。蓋往往本之當時之李公詩格。及惠洪天廚禁臠。而削其未合者。至滄浪所未論。當時與楊誠齋齊名者。有陸放翁體。范石湖體。有永嘉四靈體。宋末有月泉吟社體。金有元遺山體。元有虞楊范揭四家體。明有吳中四傑體。有李東陽體。有李崆峒何大復體。有王李七子體。有

袁宏道之公安體。有鍾譚之竟陵體。清有吳梅村體。有王漁洋體。此蓋稱其最著者。其餘紛紛不可勝數也。詩體之變如是而已。

至於古今作家品藻之詞。不可勝錄。茲略論一二最著者。附之於此。自蘇李始。創五言古詩十九首。玉臺新詠以其八首爲枚乘作。此後西京爲五言者。惟班婕妤而已。東京以下。鍾嶸嘗論之。其言曰。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當時陶淵明詩亦別爲一體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

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自元嘉以後。則永明聲律之體最盛。其風被於梁陳。而唐人律體之所祖也。鍾嶸又曰。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乃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襲積細微。專相凌架。此述聲律體之所由始也。及徐庾承風。益增婉麗。唐世有上官四傑。沈宋諸體。並能精研聲律。發爲詞翰者矣。唐時不好聲律體。而專慕古道者。有陳子昂。至李杜出。遂奄有前古諸體。齊名當世。惟元微之作。杜子美慕誌優。杜而劣。李其說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唐虞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風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政教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以來。采詩之官旣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

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適壯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情。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以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

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此論出時。人有不以爲然者。韓退之爲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或曰。隱諷微之也。李杜以後。有大歷十才子。韓柳元白諸體。而李昌谷。賈浪仙。李義山。亦各成一家。張籍。姚合。傳律格詩。杜牧之。亦有豪氣。宋初。楊。劉。宗。義。山。號。西。崑。體。歐。陽。永。叔。王。荆。公。復。一。變。縉。麗。之。習。至。於。蘇。黃。崛。起。詩。格。又。變。矣。

蘇子瞻。黃山谷。其詩並有名於當時。而山谷以下。獨爲有傳號。江西詩派。山谷詩。亦學杜。而兼出於樂府。後山詩話曰。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庶。謝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後來江西派。遂有一祖三宗之說。以杜甫爲一祖。山谷與陳后山。陳簡齋爲三宗。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自山谷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季錚。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槐。林敏功。潘大觀。何覲。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源流皆出山谷也。其序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

前作者並元利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山谷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製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漁隱叢話論之曰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利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眞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要之山谷詩在北宋實獨成一家南渡以後尤楊陸范四家並承江西之餘緒而小變其體者也

至宋而詩體之變幾盡元時競尙穠麗而虞伯生獨爲大家王漁洋曰元詩如虞道園便非晚唐所及楊鐵崖時涉温李其小樂府亦過晚唐明初惟高青丘爲四傑之冠何李旣出則古體必漢魏律體必盛唐然但是工於模擬耳其後王世貞李于鱗又承何李之緒當時推之太過要其規模甚好亦未易及也鍾譚尙尖新

益不足道。或以鍾譚王李優劣問漁洋。漁洋曰：王李自是大方家。鍾譚餘分閏位。何足比擬。然虞山有言：王李以矜氣出之。鍾譚以昏氣出之。亦是定論。清初吳梅村特善歌行。雖用元白體而縟麗過之。漁洋特主神韻。或譏爲清秀。李于鱗顧其體格意味超然自遠。清時亦未見其比也。

第三節 詩法論

作詩之法。古今論者甚多。文心雕龍體性篇言詩有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其餘通變情采比興物色麗辭等篇。皆論詩法。自後諸家各以所好立論。宋以來譏評文學之風大盛。而論詩法者益詳。自是著述有詩話之體。茲略述一二要語於此。

大約爲詩先在命意。劉貢甫詩話曰：詩以意義爲主。文詞次之。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語句平易。倣倣之而不得其意義。便入鄙野可笑。蘇子瞻曰：詩者不可言語求而得。必將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佩之華。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此推詩義以言之也。陵陽室中語曰。凡作詩須命終篇之意。切勿以先得一句一聯。因而成章。如此則意多不屬。然古人亦不免如此。如述懷卽事之類。皆先成詩而後命題者也。又曰。作詩必先命意。意正則思生。然後擇韻而用。如驅奴隸。此乃以韻承意。故首尾有序。今人非次韻詩。則遷意就韻。因韻求事。至於搜求小說佛書。殆盡。使讀之者惘然不知其所以。良有自也。朱晦庵與陳文蔚說詩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那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嘆。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個便是難說。須要自得。他言外之意。須是看得他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擲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這個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又論爲詩。當有渾然意思。曰。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今日。越要巧。越醜。差。楊大年輩文字。雖要巧。然

巧中自有渾然意思。便巧也。使得不覺。歐公早漸漸要說出。然歐公詩自好。所以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之中。自有意思。歐公最喜朝士送行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苑樹秋。又深喜常建兩句云。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自言平生要學不得。今人都不識此意。只是要硬用事。使難字。便謂之好文字。蓋命意須首尾相貫而言。外之意尤難也。

意思既立。乃言造語。楊誠齋曰。初學詩者。須用古人好語。或兩字。或三字。如山谷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平生二字出論語。身後二字。晉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幾兩屐。阮孚語。五車書。莊子言惠施。此四句。乃四處合來。又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江北江南。詩家常用。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退之云。海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至生硬。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縱橫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呂氏童蒙訓論詩語。當警策曰。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

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然又忌用工太過。蔡寬夫詩話云。詩語大忌用工太過。蓋鍊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可謂精切。而在其集中。本非佳處。不若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爲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儒。英妙時雖字字皆本出處。然比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雖無出處一字。而語意自到。故知造語用事。雖同在一人之手。而優劣自異。信乎詩之難也。造語貴乎簡妙。唐子西語錄曰。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記。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尙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詩眼論造句務去陳言曰。有一士人攜詩相示。首篇第一句曰。十月寒者。余曰。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風濤。則記風濤之早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風寒冷。佛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嘗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

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濤。閏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之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境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退之謂惟陳言之務去。非必塵俗之言。止爲無益之語耳。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多矣。方當共以爲戒也。造語之中。下字尤要。漁隱叢話曰。詩句以一字爲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孟浩然云。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兩字。則烏得爲佳句也。如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余謂陳公所補四字不工。而老杜一過字爲工也。如鍾山語錄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便是小兒語也。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足見吟詩要一兩字工夫。觀此知余之所論。非鑿空而言也。老杜又善用俗字。詩人玉屑曰。數物以个。謂食爲喫。甚近鄙俗。獨杜子美善用之。如云峽口驚猿聞一个。兩個黃鸝鳴翠柳。却遶井梧添个个。臨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酒樓下臥。梅熟許同朱老。

喫蓋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帶之也。下字又須要響。呂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又下雙字極難。石林詩話曰。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爲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李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絕。近世王荆公新霜浦溆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詩中用事。最要審慎。然詩之工。初不以用事也。鍾嶸詩品曰。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吟詠性情。何貴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

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邇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然就使用事。亦要無迹者爲上。西清詩話曰。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要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彌衡傳。搥漁陽操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爲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又有用其事而隱其語者。詩人玉屑云。蕭文奐能書善畫。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爲遙。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乍讀似非用事。如男兒旣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用其事而隱其語。然亦有用故事絕精不覺其多者。詩人玉屑曰。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詩。班扇慵裁素。曹衣詎比麻。鵝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又洛水妃虛妬。姑山客謾誇。聯辭雖許謝。和曲本慙巴。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以是知作者須飽材料。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

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詩。自鬱葱佳氣。夜充闕。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笑狂。身長九尺鬚眉蒼。至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句句用事。曷嘗不流便哉。漁隱叢話曰。前輩譏作詩多用古人名姓。謂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如何耳。不可執以爲定論也。如山谷種竹曰。程嬰杵曰。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此雖多用。善于比喻。何害其爲好句也。

既能命意造語。下字用事。詩法之要。略已具矣。又有壓韻之巧。屬對之工。此當于後論之。總之。爲詩不可率意。須要煅煉。唐子西語錄曰。詩最難事也。吾于他文。不至塞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回。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嘗責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其可貴哉。陵陽室中語曰。賦詩十

首不若改詩一首。少陵有新詩改罷自長吟之句。雖少陵之才亦須改定。漫叟詩話曰。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不厭改也。蓋詩必屢改。乃能致工。唐周朴詩稱月燬季煉。賈島詩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垂。可見古人之苦吟也。

名家爲詩。亦有沿襲昔人者。詩人玉屑楊誠齋云。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曰。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鶯空樹響。壠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勝矣。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露葉。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南朝蘇子卿梅詩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述者不及作者。陸龜蒙云。慙慙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春。介甫云。慙慙與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作者

不及述者。然能者。要當詞必已。出不貴。沿襲前人也。

詩本以溫柔敦厚爲教。故論其全篇之旨。尤要在含蓄。珊瑚鉤詩話曰。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漫齋語錄曰。詩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古人說雄深雅健。此便是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語三分。可幾風雅。下語六分。可追李杜。下語十分。晚唐之作也。詩人玉屑曰。詩有句含蓄者。老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更把茱萸子細看。又宮怨曰。寶仗平明宮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又白樂天云。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此並詩之有含

蓄者也。

詩亦有時當出奇趣。詩人玉屑曰：東坡云：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曰：日莫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才意高遠，造語精到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又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以奇趣爲宗，以反常合道爲趣。熟味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有亦可。

梅聖俞金針格曰：煉句不如煉字，煉字不如煉意，煉意不如煉格。以聲律爲竅，物象爲骨，意格爲髓。蓋詩之全篇以風調爲難。李希聲詩話曰：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疎，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故格調不可不先辨也。薛能晚唐詩人，格調不高，而妄自尊大。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

自注云。劉白二尙書。繼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今讀其詩。真堪一笑。劉白之詞。則絕非能所逮。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概。豈能所可髣髴哉。陸魯望曰。余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轍波濤。穿穴險固。囚鑊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已。竹坡詩話曰。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謂不但爲文。作詩者尤當取法于此。蓋風調須高古。又須平淡。方爲最勝耳。

以上于作詩之要。分別論之。至于統論詩法者。古來尤衆。嚴滄浪獨以禪理說詩。與近世王漁洋之說相近。茲略舉之。滄浪云。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具正法眼藏。是謂第一義。若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等作。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

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歷以還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如是也。若以爲不然。則是見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晚唐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公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隱者。倘猶于此而無見焉。則是爲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又曰。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以文字爲詩。

以議論爲詩。以才學爲詩。以是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于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終篇。不知著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可謂不幸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尙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法。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即四靈體滄浪意不滿獨喜賈島姚合之語。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有時而明也。今旣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于是耳。茲詩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爲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法。雖獲罪于世之君子不辭也。

王漁洋論學詩之法。當以性情學問相輔。其言曰。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揚子雲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又曰。嚴儀卿所謂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鹽味。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皆以禪喻詩。內典所云。不卽不離。不黏不脫。曹洞宗所謂參活句是也。漁洋選唐賢三昧集。頗本此旨。故漁洋爲詩。主神韻。亦卽所謂性情之說也。

然旣論詩法。不可不知詩病。姜白石詩說曰。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沈約論詩有八病。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沈約所論諸病。故是指古體。然專由聲韻言之。當述其詳于後。至于通常之病。嚴滄浪嘗論之曰。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又曰。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變。又曰。意貴透。不可隔靴搔癢。語貴灑脫。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最忌趁貼。又曰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詩又不可礙理。有句好而理未是者。如張繼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又白樂天長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州。與幸蜀全無交涉。杜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十尺。無乃太細長乎。皆詩之病也。古人嘗細較詩病。六一詩話。聖俞語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貢父詩話云。此一聯細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也。如老杜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類。苕溪漁隱曰。春水慢不須柳。此真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殊非。是蓋夕陽遲乃繫於塢。殊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慢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爲己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嘆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爲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故論詩不可不審也。

第二章 古詩

第一節 樂府及古詩體勢論

詩樂古本是一。凡有吟詠。多可被於聲律。漢武始立樂府。當時又有五言。自是詩與樂府遂分。及後樂府又亡。前日之歌詞。後人不能習其音節。或擬其字句。就其題目而效之。則樂府亦不可歌。但爲詩之一種而已。要之皆六義之餘也。故今以樂府與古詩合而論之。古詩源變。略見前章。今更先述樂府所起。次論古詩體勢於下。

文心雕龍樂府曰。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嘆於東陽。東音以發。殷鼈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

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閱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詞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絃。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變。怨志誅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

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斬伎。二字不可解。鼓吹。漢世饒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雕龍所論。記樂府起原甚詳。惟意主雅樂。故於民間所歌。多在所略也。所謂無詔伶人。卽後人擬古樂府題。徒冒樂府之名。而不必可歌者。如唐人所歌。僅是小詩。作者集中。多有擬古樂府者是也。漢興高祖有大風歌。唐山夫人作安世歌。漢武好新聲。變曲樂府之流。益廣郊祀歌十九首。鍛意刻酷。鍊字神奇。饒歌諸篇。亦迥深勁絕。當時頗采民間歌謠。故漢志所錄。有吳楚燕代各地歌詩。共有樂府三百餘篇。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是也。大抵樂府與詩之別。詩多以宣情。而樂府多以敘事。一也。詩中當詞句精雅。而樂府兼用當時俗語。或有聲亡辭。但補樂中之音。二也。如妃呼稀

諸語但補樂音也。魏晉以下又以清商諸曲各地之歌。梁陳間尤好製新曲。後人之七言古體其詞調多出樂府也。

曹孟德樂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之類。音節悲壯。頗爲後人所傳。子桓子建兄弟亦爲樂府。文人集中自是多有樂府矣。然終不如民間所傳者。情意樸質。有言外之意。晉宋間如子夜歌。華山畿之類。往往淒婉可誦。南朝則鮑照。吳均。最擅爲樂府。梁陳諸主亦多自作新調。極輕豔哀動之致矣。唐人惟李太白喜擬古樂府。杜子美則自作題目。蓋齊梁以來文士並爲樂府辭。而沿襲之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生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鳴高樹顛。但詠雞。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爲想夫憐。楊婆兒。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詞人多事語言。不復詳研考。雖太白亦不免此。子美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前迹。眞豪傑也。

後人編次詩集。惟用古人樂府本題者。則別謂之樂府。其餘歌行曲引等。本皆樂府體。而或多以入之古詩。不盡謂之樂府。蓋以不詔伶人。則本與詩無異也。故紀

事感慨之詞。其源實出樂府。樂府如日出東南隅。行雁門太守行。董逃行。邯鄲才人嫁爲趙廝養卒等。皆係紀事。而焦仲卿妻詩及木蘭詞尤爲後人所法。劉後村曰。樂府中惟焦仲卿妻詩與木蘭詩作敘事體。有始有卒。雖詞多俚質。然有古意。蓋敘事體最是樂府之可式者也。今錄此二篇於後。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

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旣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大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

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啟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椎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紛。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遣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却與小姑娘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娘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娘如我長。

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紐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大守家。

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卽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宮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牕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擢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躑躅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

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盤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行駐足聽。

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木蘭詩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一阿姊聞姊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

我是雄雌

焦仲卿妻詩。當作于漢建安時。共千七百八十五字。爲古今最長之詩。木蘭詩。殆出于齊梁之間。或以爲唐人作非也。杜子美草堂一篇。後半全用木蘭詩章法。後來敘事詩。大抵本古樂府。唐時敘事詩。長者三篇。即白居易之長恨歌。元稹之連昌宮詞。鄭嵎之津陽門詩也。其體亦樂府之遺。齊東野語。記歐陽公言古七言詩。自漢末。蓋出于史篇之體。殆指此類矣。近世能以歌行紀事者。莫如吳梅村。又因元白之體勢也。

漢至六朝樂府小歌。每有風神。爲後人所好。然擬作多不逮古。王漁洋曰。樂府之名。始于漢初。郊祀類頌。饒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退之琴操。最爲高古。李太白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子美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正得風之一體耳。元楊廉夫。明李賓之。各

成一家。又變之變也。李滄溟詩名冠代。祇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毀。則樂府寧爲其變。而不可以字句比擬也。明矣。昔人論樂府者甚多。漁洋之詞頗爲得要。故錄之。

騷賦衰而五言盛。五言衰而七言盛。五言之源。前已論之。蓋蘇李與古詩十九首爲一體。建安諸子承其餘風。出言高妙。自然華美。此後五言之美者。鍾嶸詩品所稱。有阮籍詠懷。嵇康雙鸞。茂先寒食。平叔單衣。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游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水。叔元離燕。明遠戍邊。太冲詠史。延之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以爲皆五言之警策者也。六朝五言之工者。不止于此。文選所錄已不少。而阮陶二謝尤爲後人所宗。唐人始亦好文選。李杜集中多近于選體之作。故杜詩曰。精熟文選理。至韓退之出。則風氣大變。蘇子瞻斥昭明。至以爲小兒強作解事。蓋至唐而五言之體格一變。別以文選中之五言爲選體。其實文選中亦不止一體也。李滄溟嘗言唐人無五古詩。而有七古詩。王漁洋以爲定論。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緒。較諸十九首。陳思陶謝自然區別。

七言古則唐人獨掩前代。漁洋謂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三家七古橫絕萬古。後之追風躡景。惟蘇長公一人耳。

宋丁晉公云。子美集開詩世界。杜詩實綜有前古詩體。後人多讀杜集而得擬古與變古之法。元和以後。詩家甚衆。雖其形貌不盡與杜集相同。至於篇章變化。率是得杜之一體。宋以來學詩。但稱李杜。不復上溯漢魏。亦以李杜能集詩體之成也。韓退之詩。亦頗開宋體。退之善押強韻。宋人每效之也。朱晦庵嘗曰。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然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可見宋時風氣也。陶詩有平淡沖遠之趣。說者以唐之王孟韋柳配之。亦別成一派。然要不是大家。其餘名家甚多。終不出李杜門庭也。李義山詩號爲綺麗。而其高者多學杜。宋以江西宗派爲最盛。山谷諸人。亦是學杜者。故江西派所謂一祖三家。卽以杜爲一祖也。

六朝詩儘佳。而體格未備。至杜集各體皆精。故獨爲後人所宗。故詩至杜子美一大變。宋之黃山谷又一變。元世不出晚唐穠麗之習。明之何李力倡復古。七子繼

之。然惟五言效漢魏。間及六朝。餘如七言古及近體諸詩。無不規摩盛唐。不出李杜之範圍也。故吾國詩格之變。至宋已盡。其不足于宋者。乃求之于唐以前。惟襲其形貌。莫能自創一體。久之厭其膚廓。又復反于宋以下。如今世頗行江西派是也。

總而言之。古樂府及漢魏六朝諸家。是古詩之淵源。學者不可不習。若由博返約。亦當取數家時。服膺固宜。熟其形貌。尤要會其神理。漁洋論學五古詩曰。古詩十九首。如天衣無縫。不可學。陶淵明純任真率。自寫胸臆。亦不易學。六朝則二謝鮑照何遜。唐人則張曲江韋蘇州數家。庶可宗法。又謂學七言古詩。當取唐杜岑韓三家。宋歐蘇黃陸四家。七古諸大篇。日吟諷之。自得其解。此是漁洋教人法。然唐五古若陳子昂孟郊。七古若李太白李昌谷元白諸家。亦不可不究心。飛卿義山。七古並能奇麗。雖不盡取法。要宜旁及也。

第二節 古詩實用格式

古詩體式非一。不可悉論。今略述其用韻及篇法之格式。庶于學者有補也。

(一) 古詩每句用韻式

燉煌太守後庭歌

岑參

燉煌太守才且賢。郡中無事高枕眠。太守到來山出泉。黃沙磧裏人種田。燉煌
耆舊鬚皓然。願留太守更五年。城頭出月星滿天。曲房置酒張錦筵。美人紅妝
正色鮮。側垂高髻插金鈿。醉坐藏鉤紅燭前。不知鉤在若箇邊。爲君手把珊瑚
鞭。射得半段黃金錢。此中樂事亦已偏。

(二) 古詩用古韻式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韓愈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捨酒去相語。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
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欲往不得行。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
維時月魄死。冬日朝在房。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
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倡。
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

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正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于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嘆。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恆。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哀情逢吉語。恫怛難爲雙。暮宿偃師西。徒展轉在牀。夜聞汴州亂。遶壁行徬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及期。零落甘所丁。驕兒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從喪朝至洛。還走不及停。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願少留。延入陳壺觴。卑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昏次汜水。欲過無舟航。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中流上灘潭。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翻芒。轅馬躑躅鳴。左右泣僕童。甲午憇時門。臨泉窺鬪龍。東南出陳許。陂澤平茫茫。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雞鳴。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

下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誰云經艱難。百口無天殤。僕射南陽公。宅我睢水陽。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窗戶忽已涼。日念子來游。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爲久。辛苦多所經。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宦游在西京。東野窺禹穴。李翱觀濤江。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高爵尙可求。無爲守一鄉。

(二)古詩二疊促句換韻法

此法止於六句三句一換韻或平或仄平者換平仄者換仄

平聲換韻詩

蘆花如雪洒扁舟。正是滄江蘭杜秋。忽然驚起散沙鷗。平生生計如轉蓬。一生長在百憂中。鱸魚正美負秋風。

仄聲換韻詩

江南秋色推煩暑。夜來一枕芭蕉雨。家在江南白鷗浦。一生未歸鬢如織。傷心日暮楓葉赤。偶然得句應題壁。

(四)古詩三疊促句換韻法 此法九句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

觀伯時畫馬

黃庭堅

儀鸞供帳饜蝨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簷官燭淚縱橫。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窗不傲令人瘦。貧馬百嚙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吟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

擬作一首

胡仔

青玻璃色瑩長空。爛銀盤挂屋山東。晚涼徐度一襟風。天分風月相管領。對之技癢誰能忍。吟哦自恨詩才窘。掃寬露坐發興新。浮蛆琰琰拋青春。不妨舉瓊成三人。

(五)古詩平頭換句法 此法七句方一換韻又首句平聲其法不得雙殺雙殺者不得此法

太白贊

蘇軾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得矧肯求。東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

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挽吾足矧敢
嗔。作詩一笑君應聞。

(六)古詩五句法

此格卽事遣興可作如題物贈送之類則不用錄杜子美二詩爲式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
獨叫求其曹。

卽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烈捎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
何傷淚如雨。

(七)古詩六句法

此法但可放言遣興不可寄贈

仄韻六句體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美子

平韻六句體

三公未白首。十輩擁朱輪。只有人看好。何益百年身。但願身無事。清樽對故人。

山谷

(八)古詩雙殺二句一換韻八句四韻法

采蓮

徐玄之

越豔荊姝慣采蓮。蘭橈畫楫滿長川。秋來江水澄如練。映水紅妝如可見。此時蓮浦珠翠光。此日荷風羅綺香。纖手周游不暫息。紅英爛熳殊未極。夕鳥栖林人欲稀。長歌哀怨采蓮歸。

(九)古詩雙殺二句即換韻以後不換法

短歌行

李白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意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

(十)古詩雙殺八句四韻一換法

贈清漳明府姪聿

李白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器。日爲蒼生憂。小邑且割雞。大刀佇烹牛。雷聲動四境。惠與清漳流。絃歌詠唐堯。脫落隱簪組。心和得天真。風俗猶太古。牛羊散阡陌。夜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舉邑樹桃李。垂陰亦流芬。河堤繞綠水。桑柘連青雲。趙女不冶容。提籠晝成羣。繰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訟息鳥下堦。高臥披道帙。蒲鞭掛簷枝。示恥無撲扶。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逸。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嘉政。燕南播高名。過客覽行謠。因之誦德聲。

(十一) 古詩雙殺六句三韻一變法

陌上桑

李白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蠶作。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妾本秦羅敷。玉顏豔名都。綠條暎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寒蟄愛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怪旁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躕。

(十二) 古詩末句變韻法

一云漏底韻法

春思 此式依冰川詩式支微本通用不
得謂變韻然自有末句變韻法也

李白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十二)古詩逐句韻二韻一變法

擬古東飛百勞西飛燕

李嶠

傳書青鳥迎簫鳳。巫嶺荆臺數通夢。誰家窈窕住園樓。五馬千金照陌頭。羅裙
玉珮當軒出。點翠施紅競春日。佳人二八盛舞歌。羞將百萬呈雙蛾。庭前芳樹
朝夕改。空駐妍華欲誰待。

(十四)古詩八句兩變韻前後如兩絕句法

軍中人日登高贈房明府

宋之問

幽郊昨夜陰風斷。頓覺朝來陽吹暖。涇水橋南柳欲黃。杜陵城北花應滿。長安
昨夜寄春衣。短翮登茲一望歸。聞道凱旋乘騎入。看君走馬見芳菲。

(十五)古詩五句一變韻後用長短句變韻法

白紵辭

李白

月寒江清夜沈沈。美人一笑千黃金。垂羅霧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十六) 古詩重用韻法

飲中八仙歌

杜甫

此詩或五句一意。或三句一意。或二句或一句一意。任意單殺雙殺。重用三前字。三天字。二眠字。二船字韻。然不失體。此子美之妙處。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按一詩中重用韻非格如曹子建美女篇用二難字在唐以前自沈約拘聲韻以來不得重押韻如任昉哭范僕射詩用二生字如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二義如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遺離情三字皆一義此外如焦仲卿妻詩三韻六七用一韻重用二十餘謝康樂述祖德詩

用二人字王維上平田絕句用二田字高適玉真公主歌用二仙字在沈約以前者不論在沈約以後者皆非也天厨禁樹謂平韻可重押殆未之思矣

(十七)古詩協韻法協韻離騷多用之今錄古詩二首

古詩此式依冰川詩式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解字舉履協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憂字協音醫游字協音夷

(十八)古詩句法用韻變化法

采蓮曲滄浪謂古采蓮曲全不押韻非此篇也

採蓮歸。綠水芙蓉衣。秋風起。浪鳧雁飛。桂棹蘭橈下長浦。羅裙玉腕輕搖櫓。葉峙花潭極望平。江謳越吹相思苦。佳期不可駐。塞外征夫猶未還。江南採蓮今已暮。採蓮花。渠今那必盡娼家。官道城南把桑葉。何如江上採蓮花。蓮花復蓮花。花葉何稠疊。葉翠本羞眉。花紅強如頰。佳人不在茲。悵望別離時。牽花恰共

蒂折藕愛連絲。故情無處所。新物徒華滋。不惜西津交佩解。還羞北海雁書遲。
采蓮歌有節。采蓮夜未歇。正逢浩蕩江上風。又值徘徊江上月。徘徊蓮浦夜相
逢。吳姬越女何豐茸。共問寒江千里外。征客關山路幾重。此詩兼長短句法中
間或押韻變韻或不
押韻任
意變化

(十九) 葫蘆韻法

葫蘆韻謂前少後多前二後四鄭谷與僧齊已黃損等
定此格未之有詩今錄太白詩一首以備格未知然否

獨酌清溪江石上。寄權昭夷

李白

我攜一尊酒。獨上江渚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舉盃向天笑。天回日西照。
永願坐此石。長垂巖陵釣。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

(二十) 轆轤韻法

轆轤韻有二單轆轤者單出單入兩句換韻雙轆轤者雙出雙
入四句換韻前人定此格式未曾有詩冰川詩式列李白一首

爲雙轆轤
式今從之

妾薄命

李白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疎。
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

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二十一) 全篇皆平聲格

夏日閑居

陸龜蒙

荒池荷蒲深。閑居苔莓平。江邊松篁多。人家簾櫳清。爲書凌遺編。調絃夸新聲。求權雖殊途。探幽聊怡情。

(二十二) 全篇皆仄聲格

西清詩話曰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潁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

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詩聖俞既引舟遂作五仄體寄公今錄爲式

舟中

梅堯臣

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二十三) 一句全平 一句全仄式

雪詩

五平 五仄

春雲驕難同。朔雪若不足。寒聲驚人眠。脫色奪我目。龍鬣交橫飛。玉鱗兩滅沒。

天開先春花。地秉不夜燭。沙鷗湯燖翎。海鰲陸死骨。輕塵揚游絲。暗響遞折竹。空林炊烟遲。近市酒券促。平增江山清。厚滿澗壑欲。荒汙蒙包含。膾蠹賴斥逐。天心貽來牟。帝命走嶽瀆。歡呼馳黃童。瑞靄動白屋。行將登弦歌。豈止塞口腹。而予章縫儒。濫擁繡豸服。觀風聽民謠。稽首效華祝。休徵年年如。聖主萬萬福。

以上三式或入律體中今改入古體

(二十四) 雙聲疊韻式 參看後章論雙聲疊韻此姑依冰川詩式列下二詩爲式

雙聲溪上思

陸龜蒙

溪空唯容雲。木密不隕雨。迎漁隱映間。安問謳鴉櫂。

疊韻山中吟

陸龜蒙

瓊英輕明生。石脈滴瀝碧。玄鋌山偏憐。白幘客亦惜。

第二章 律詩

第一節 聲韻與律體之淵源

漢末雖已有反語要至齊永明之際始以四聲用於文章是律體之淵源也齊書

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顥。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謝朓。王融。並先卒。而沈約獨步梁世。爲一時宗匠。故談者皆謂聲律成於約。約嘗發其意於謝靈運傳論。當時陸厥字韓卿。致書與約辨之。而約亦有答書。觀此二書。可以見其旨趣也。故今具錄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尙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闕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闕此。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尙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尙書云。或闕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

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閤。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岨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閤。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

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味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縉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皎然詩評曰。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後之才子。天機不高。爲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隨流。溺而不返。然則自來皆以律體源於沈休文。古雖有美詩。

而於字句清濁高下未諧。至休文以四聲八病律之。而後詩體趨於精密。接之以徐庾上官沈宋。益加藻麗綺錯。於是律詩遂爲美文之尤焉。然所謂八病。大抵自雙聲疊韻而變。韻語陽秋曰。皮日休雜體詩序云。詩云。蟬螻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云。疊音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載每礙碌。自後用此體作爲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蘅炫紅蘼。湖荇燿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豔陽。皆效雙聲而爲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石脉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涼。生虜部伍苦。皆效疊韻而爲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疊韻。如謝莊羊戎魏收崔巖輩戲謔談諧之語。往往載在史冊。可得而考焉。蔡寬夫詩話曰。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是也。王融雙聲詩云。園蘅炫紅蘼。湖荇燿黃華。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而疊韻間有。杜子美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天量大嫌甜酒。才

高笑小詩之類。皆因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要不以是爲工也。陸龜蒙輩。遂以皆用一音。引後牖有朽柳。梁王長康強。爲始于梁武帝。不知復何據。所謂蜂腰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一字清。卽爲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濁。卽爲鶴膝。學林新編曰。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礮礮爲疊韻。某按。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唇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爲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礮礮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呀嚶震柔。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龕。崑螿。螂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斤別靈歷是雙聲。別歷斤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如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村草吹笛隔江。皆雙聲也。某按。村字是唇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唇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

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也。某按侵字是唇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唇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類。不謂之疊韻也。某按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輶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鉤輶格磔。乃疊韻也。此自來論雙聲疊韻之大略也。

困學紀聞引詩苑類格曰。沈約曰。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按梅堯臣續金針詩格。載八病甚詳。今錄之如下。

一、平頭 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與歡同聲。日與樂同聲。一曰。謂句首二字。並是平聲。是犯。古詩。朝雲晦初景。丹池晚飛雪。飄披聚還散。飛揚凝且滅。

二、上尾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樓與齊同聲。一曰。古詩。蕩子到娼家。秋庭夜月華。桂華侵雲長。輕雲逐漢斜。內家字與華字同聲。是韻。即不妨。若側聲是。同上去入。即是犯也。

三、蜂腰 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所以兩頭大中心小。似蜂腰之形。詩曰：遠與君別久。乃至雁門關。與字并久字同聲。一曰古詩尋至金門日。言尋上苑春。

四、鶴膝 第五字不得與十五字同聲。所以兩頭細。中心麤。似鶴膝之形。詩曰：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明月。素字與扇字同聲。一曰古詩陟野看陽春。登樓望初柳。綠池始沾裳。弱葉未映綬。言春與裳字同是平聲。故曰犯上去入亦然。

五、大韻 謂重疊相犯也。如五言詩以新字爲韻者。九字內更著津字人字等爲大韻也。詩曰：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胡字與壚字同聲也。一曰謂二句中字與第十字同聲是犯。古詩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愁與游是犯也。六、小韻 除第十字。九字中自有韻者是也。詩曰：客子已乖離。那宜遠相送。子已離宜字是也。一曰九字中有明字。又用清字是犯。古詩薄帷鑿明月。清風

吹我襟。

七、傍紐。一句中已有月字，不得著元阮願字。此是雙聲，即爲傍紐也。詩曰：丈夫且安坐。梁塵將欲起。丈梁之類，即謂犯耳。一曰：謂十字中有田字，又用寅延字，是犯古詩田夫亦知禮。寅賓延上坐。

八、正紐。如壬任任入四字爲一紐，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任壬字。詩曰：我本漢家女，來嫁單于庭。家嫁是一紐之內，名正雙聲。一曰：謂十字中有元字，又有阮願月字，是犯古詩我本良家子，來嫁單于庭。家與嫁字，乃是犯也。

八病所拘太嚴，是以後人罕沿用。然於音韻可謂精矣。惟屬對之法，猶有所未極。齊梁時已競尚麗辭，文心雕龍嘗推麗辭始於易之文言。因明後來篇章之精於屬對，及論對法有四曰：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晝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割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

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鄠郢。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游雁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若斯重出。即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騫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蹠蹠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新。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斯見也。

皎然詩評曰。或曰。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於麗詞。予曰。不然。先正詩人。時有麗詞。雲從龍。風從虎。非麗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非麗耶。但古人

後於語。先於意。韻語陽秋曰。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
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蔡寬
夫詩話曰。晉宋朝詩人。造詩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
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甚乃有一人名
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
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應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
杜子美。始淨盡矣。

屬對之精。成於上官。沈宋上官儀詩體綺錯。士人爭效之。謂之上官體。其孫婉兒。
武后時在宮中。掌制誥。景龍以來。與諸學士倡和。一時風氣趨於輕麗。詩苑類格
曰。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對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茅
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
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
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

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回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嘆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蓋至上官始詳論對法。至於沈宋以下而益精。元微之曰。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又謂杜子美下該沈宋。沈宋在當時。時人爲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蘇李指蘇武李陵。蘇李創五言。而沈宋成律體。杜子美亦取沈宋。故其近體屬對雅切。夫既詳求之於聲韻。又精思之於對偶。是以唐律爲美文之至者也。

王應麟曰。世稱倉頡造字。孫炎作音。沈約作韻。爲椎輪之始。梁書沈約傳曰。約撰同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隋陸法言撰切韻。在沈約後。當是本諸約作。而法言書亦亡。宋廣韻卷首。猶是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則廣韻之二百六韻。卽是法言之舊目也。及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始併廣韻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世謂之平水韻。元明以來用之。明

洪武正韻。清佩文韻府。其分類皆依平水韻。韻法亦詩學之要。固通於古律體。今以廣韻及平水韻列表如下。

四聲韻目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東 東

董 董

送 送

屋 屋

冬 冬

腫 腫

宋 宋

沃 沃

江 江

講 講

絳 絳

覺 覺

支 支

紙 紙

寘 寘

微 微

尾 尾

未 未

魚 魚

語 語

御 御

虞 虞

麌 麌

遇 遇

齊 齊

霽 霽

霽 霽

佳 佳

蟹 蟹

泰 泰

戈歌 豪 肴 宵蕭 仙先 山刪 歡寒 魂痕元 股文 臻諄真 台灰
歌 豪 肴 蕭 先 刪 寒 元 文 真 灰

果哥 皓 巧 小篠 獮銑 產潛 緩旱 很混阮 隱吻 準軫 海賄
哥 皓 巧 篠 銑 潛 旱 阮 吻 軫 賄

過箇 號 效 笑嘯 練霰 稠諫 換翰 恨恩額 焮問 稔震 廢代隊 夫怪卦
箇 號 效 嘯 霰 諫 翰 願 問 震 隊 卦

薛屑 轄黠 沒曷 沒月 逆物 櫛術質
屑 黠 曷 月 物 質

麻

唐陽

庚

青

蒸

尤

侵

覃

鹽

咸

廣韻五十

平水韻三十

馬

養

梗

迴

拯

有

寢

感

琰

謙

廣韻五十

平水韻二十九

禡

漾

敬

徑

證

宥

沁

勘

豔

陷

廣韻六十

平水韻三十

藥

藥

陌

錫

職

緝

合

合

葉

洽

廣韻三十

平水韻十七

合計

廣韻二百六部
平水韻一百六部

詩經及騷賦。未嘗無韻。然有韻譜。則自沈約以來。詩人亦多用古韻者。律體則大半從今韻也。

第二節 句法

律詩句法。尤爲切要。故自來論句法者。多屬律詩。以其須屬對精確。音調鏗鏘。雖一字亦不可苟也。梅堯臣金針詩格曰。命題屬意。如有神助。歸於自然之句。命題立意。援筆立成。歸於容易之句。命題用意。求之不得。歸於苦求之句。又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法。平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鑄。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此勿失。此總論句法者也。今特就五七言句法。分別選句於下爲式。

(甲) 五言練句法

五言詩以第三字爲眼。古人練字。只于句眼上練。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列式如下。

詩眼用實事式 詩眼用實事方得句健 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行雲星隱見。疊浪月光

芒。

詩眼用響字式 芹泥隨燕嘴。花蕊上蜂鬚。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

練字次第式 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 此練第二字 地折江帆穩。天清木葉開。 此練第五

字

詩眼用拗字式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孤鳥背秋色。遠帆開浦煙。

子母字粧句式 竹疎煙補密。梅瘦雪添肥。曉荷重映晚。秋草碧于春。

句中自對式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巧對式 紙鳶飛恰穩。秧馬水新肥。行看子城過。卻望女牆遙。

交股對式 軸轆爭利涉。來往接風潮。野老就耕去。荷鋤隨牧童。

借字對式 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卷簾黃葉下。鎖印子規啼。

錯綜句式 舞鑑鸞窺沼。行天馬渡橋。野禽啼杜宇。山蝶夢莊周。

折腰句式 野店寒無客。風巢動有禽。 二字折腰 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風。 三字折腰

疊字次第句式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

兩句一意式 如何青草裏。也有白頭翁。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即十字句法當于領聯用

之

引用經史句式 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日暮于誰屋。天寒陟彼岡。

虛字粧句式 貴輕清 忌軟弱 且然聊爾可。得也自知之。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

押虛字句式 再遊應眷眷。聊亦寄吾曾。人生重義氣。出處夫豈徒。

連珠句式 百年雙白髮。一別五秋螢。遠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

上接下下接上句式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

上下連接句式 落日下平楚。孤煙生洞庭。波光搖海月。星影入城樓。

上接下句式 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曉雲僧衲潤。殘月客帆明。

下連上句式 卷幔來風遠。移牀得月多。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

雙句有聲式 霜猿啼曉夢。巖鳥和秋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雙句無聲式 孤舟依岸靜。獨鳥向人閑。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

有聲對無聲式 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
無聲對有聲式 音書新雁斷。機杼夜蛩催。澄潭寫度鳥。空嶺應鳴猿。
雙句俱動式 浴鳧含藻戲。鷺鷥帶魚飛。鏡好鸞空舞。簾疎燕誤飛。
雙句俱靜式 竹裏柴扉掩。庭前鳥雀行。蕭散煙霞晚。淒清天地秋。
動中有靜式 聽錫樵停斧。窺禪鳥立槎。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船。
靜中有動式 古木花猶發。荒臺雨尙懸。庭閒花自落。門閉水空流。
健句 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枝。
新句 小桃初謝後。燕子恰來時。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
清句 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偉句 蓋海旗幢出。連天觀閣開。壁壘依寒草。旌旗動夕陽。
麗句 御鞍金蹕裏。宮硯玉蟾蜍。舞鬢金翡翠。歌頸玉螭螭。
豪句 虹截半江雨。風驅大澤雲。太液天爲水。蓬萊雲作山。
刻意句 露菊斑豐鎬。秋蔬影澗瀝。墜露清金閣。流螢點玉除。

自在句 只因松上鶴。便是洞中人。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

意欲圓句 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

格欲高句 花枝臨太液。燕語入披香。無瑕勝似玉。至潔過于冰。

聲律爲竅句 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

物象爲骨句 雷霆驅號令。星斗煥文章。露濃金掌重。天近玉繩低。

意格爲髓句 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凡琢對之法。先須作三字對。或四字對起。然後粧排成句。不可逐句思量。却似對偶。不成作手。或二字對起。亦可用字用事。又不可用俚語及偏方之言。凡摘用古經傳史書字樣。集成聯對。務要求一相當語言。二字如眉語目成。三字如白虎觀碧雞坊。四字如高鼻胡人。平頭奴子。推類可知。

(乙) 七言練句法

七言律詩。以第五字爲句眼。古人練句。亦惟從句眼上著意。句眼字練。則句自精神也。仍用前法列式如下。

詩眼用實事式 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朝登劍閣雲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

詩眼用響字式 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平地風煙橫白鳥。半山雲

木卷蒼藤。

練字次第式 露灑旌旗雲外出。風迴岩岫雨中移。練第二字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

隨水亦東流。練第三字秋後見飛千里雁。月中聞搗萬家衣。練第四字宮闕星河低拂柳。

殿庭燈燭上薰天。練第六字

詩眼用拗字式 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驥雖老去壯心在。鶴縱病

來仙骨清。

拗句換字式 其法或二四皆平或仄或六四皆平或仄或三字一連皆平或仄或當平處以仄聲易之 沙上草閣柳新暗。城

邊野池蓮欲紅。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柑猶自青。

子母字粧句式 社日雨多晴較少。春風晚暖雨猶晴。曲風吹巷涼偏動。圓月窺

窗影卻方。

句中自對式 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白頭青鬢有存沒。落日斷霞

無古今。

巧對式 半世功名一雞肋。平生道路九羊腸。愁心別後無詩草。病眼燈前有醉

花。

交股對式 春深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卻

倒吹。

借字對式 高柳夕陽過古巷。菊花梨葉滿荒渠。眼昏長訝雙魚影。耳熱何辭數

爵頻。

錯綜句式 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林下聽經秋苑鹿。溪邊掃葉夕

陽僧。

折腰句式 鸚鵡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上三字靜愛僧時來野寺。獨尋

春處過溪橋。上四字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上五字

疊字次第句式 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遠樹依依如送客。平田渺

渺獨傷春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

兩句一意式 自攜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世上豈無千里馬。人間難得

九方皋。

此即十四字句法。宜于領聯用之。

引用經史句式 夜如何其斗初落。歲云暮矣天無情。孟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

婉我合丘。

虛字粧句式 君有問焉非所欲。老無知者始爲真。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

是別筵。

押虛字句式 曾問遺俗即存者。豈若吾身親見之外不自持。如醉者中無他歎

若羞然。

連珠句式 疊嶂懸流平地起。危樓曲閣半天開。積水長天迷遠客。荒城極浦足

寒雲。

上下相接句式 風傳鼓角霜侵戟。雲捲笙歌月上樓。三春月照千山路。十日花

開一夜風。

有聲對無聲式

風引漏聲來枕上。月移花影到窗前。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

堪月在花。

無聲對有聲式

蒼苔路熟僧歸寺。紅葉聲乾鹿在林。一溪晚綠浮鷓鷯。萬樹春

紅叫杜鵑。

雙句有聲式

羌管一聲何處曲。流鶯百轉最高枝。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

一笛風。

先動後靜句式

野蒿自發空臨水。社燕春歸不見人。綠竹挂衣深處歇。風清展

簾困時眠。

先靜後動句式

放魚池涸蛙爭聚。棲燕梁空雀自喧。簾箔可垂嫌隔燕。釣竿慵

把恐驚魚。

健句

陳兵劍閣山將動。飲馬珠江水不流。汴水波濤喧鼓角。隨堤楊柳掛旌旗。

新句

淑氣初銜梅色淺。條風半拂柳牆新。百草香心初冒蝶。千林癩葉始藏鶯。

清句 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
偉句 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遞南山作壽杯。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虹。
麗句 歌遶畫梁珠宛轉。舞嬌春席雪朦朧。粧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
豪句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帆飛楚國風濤闊。馬渡藍關雨雪多。
刻意句 暗香惹步澗花落。晚影逼簾溪影迴。野寺山邊斜有徑。漁家竹裏半開門。

自在句 挂冠傲吏垂綸坐。絕粒高僧擁衲眠。老鶴巢邊松最古。毒龍藏處水偏清。

意欲圓句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

格欲高句 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聲律爲發句 胡騎中宵看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

人倚樓。

物象爲骨句 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花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

露未乾。

意格爲髓句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楚水晚涼催客早。杜陵秋思

傍蟬多。

夫詩貴練句。尙矣。統貫聯屬。意與格實。主之。故諧會五音。清便宛轉。宮商迭奏。金石相宣。謂之聲律。寫景摹象。巧奪天眞。探索幽微。妙與神會。謂之物象。苟無意與格。以主之。雖藻詞麗句。無取也。要在意圓格高。穠纖具備。句老而字不俗。理深而意不雜。才縱而氣不怒。言簡而事不晦。識超古今。思入玄妙。方爲作者。故今論五七言律詩句法。並于其後。列意格等句式。可以觀焉。

第三節 律詩實用格式

甲、五言絕句格式

(一) 五言絕句平韻式

觀放白鷹首句用韻

李白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

憶東山此詩首句末以仄字起平韻

李白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魏宮詞此詩首句末以平字起平韻

崔國輔

朝日照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

(二)五言絕句仄韻式

江雪首句用韻

柳宗元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怨詞此詩首句末以平字起仄韻

崔國輔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

竹里館此詩首句末以仄字起仄韻

王維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三) 五言絕句平仄正格 凡以第二字仄入昔人謂之正格

武侯廟

杜甫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四) 五言絕句平仄偏格 凡以第二字平入昔人謂之偏格

秋朝覽鏡

薛稷

客心驚落木。夜坐聽秋風。朝日看容鬢。生涯在鏡中。

(五) 失粘格

贈喬侍御 第三句失粘

陳子昂

漢庭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為誰雄。

(六) 拗句格 五言絕句古多貴拗律

同羣公題張處士菜園

高適

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內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

(七) 各為平仄格

鹿柴 前二句並平起
後二句並仄起

王維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八)四句平仄不變格

孟城坳

裴迪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

(九)前二句平仄不變格

蟬

虞世南

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十)後二句平仄不變格

洛陽道

儲光羲

洛水春冰開。洛城春樹綠。朝看大道上。落花亂馬足。

乙、七言絕句格式

(一)七言絕句平韻式

九月九日詠懷

盧照隣

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煙。他鄉共酌黃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

(二) 七言絕句仄韻式

尋山家

長孫佐輔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

(三) 七言絕句後三句一韻式

入關先寄秦中故人

岑參

秦山數點似青黛。渭水一條如白練。京師故人不可見。寄將兩眼看飛燕。

(四) 七言絕句平仄正格 其法與五言絕句同

苑中遇雪應制

宋之問

紫禁仙輿詒旦來。青旂遙倚望春臺。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開。

(五) 七言絕句平仄偏格 其法與五言絕句同

逢入京使

岑參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六)失粘格

泛洞庭 第三句失粘

張說

平湖一望上連天。秋景千尋下洞泉。忽驚水上江華滿。疑是乘舟到日邊。

(七)拗句格 其法以當下平字處以仄字易之則其氣挺然不羣此體始于李太白杜子美

登廬山五老峯

李白

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山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八)各為平仄格 其法前二句皆平或仄後二句皆仄或平

過燕支寄杜位

岑參

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風吹沙卷白草。長安遙在日光邊。憶君不見令人老。

(九)四句平仄不變格

秋山

張籍

秋山無雲復無風。溪頭看月出深松。草堂不閉石牀靜。葉間墜露聲重重。

(十)前二句平仄不變格

送劉判官赴磧西

岑參

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馬去疾如鳥。都使行營太白西。角聲一動胡天曉。

(十一)後二句平仄不變格

竹枝詞

劉禹錫

日出三竿春霧銷。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

丙、五言律格式五言律貴字字平仄諧和失粘失律皆不合律然唐人詩亦有數格今錄之

(一)五言律平韻式

臨洞庭此詩首句用韻其首句不用韻者入下正格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二)五言律仄韻式五言律仄韻唐人作者最少姚合極立集中有僧靈一一首錄以備體

西霞山夜坐

靈一

山頭成壇路。幽映雲巖側。四面青石牀。一峯苔蘚色。松風靜復起。月影開還黑。何獨乘夜來。殊非盡所得。按陳子昂酬暉上人夏日林泉詩以古體爲律體亦丈流樹石千年古林臥對軒窗山陰滿庭戶方釋塵事勞從君襲蘭杜

(三) 五言律平仄正格

春夜喜雨

杜甫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經濕處。花重錦官城。

(四) 五言律平仄偏格

題李疑幽居

賈島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五) 五言律變格 此法與正律相反首尾自爲平仄謂之變律

題鄭家隱居

唐求

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歸無事中。酌盡一杯酒。老夫顏亦紅。

(六)失粘格

早春桂林殿應詔 領聯失粘

陳叔達

金鋪照春色。玉律動年華。朱樓雲似蓋。丹桂雪如花。水岸銜階轉。風條出柳斜。輕輿臨太液。湛露酌流霞。

待宴歸鴈堂 領聯失粘

虞世南

歌堂面綠水。舞館接金塘。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鳧歸初命侶。雁起欲分行。刷羽同棲集。懷恩愧稻梁。

白下驛餞唐少府 頸聯失粘格

王勃

下驛窮交日。昌亭旅食年。相知何用早。懷抱即依然。浦樓低晚照。鄉路隔風煙。去去如何道。長安在日邊。

折楊柳 領聯失粘末

盧照隣

倡樓起曙扉。楊柳正依依。鶯啼知歲隔。條變識春歸。露葉凝愁黛。風花落舞衣。攀折將安寄。軍中音信稀。

散關晨度

末聯失粘

王勃

關山陵且開。石路無塵埃。白馬高談去。青牛真氣來。重門臨巨壑。連棟起崇隈。卽今揚策度。非是棄繻回。

(七)五言律重韻

送客

重二生字

陳子昂

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平生。

下、七言律格式

(一)七言律平韻式

此與正格同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王維

絳幘雞人報曉籌。尙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

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向鳳池頭。

(二) 七言律仄韻式

七言仄韻作者最少高適一首舊在古詩冰川詩式錄入律體今從之

九月九日酬顏少府

高適

簷前白日應可惜。籬下黃花爲誰有。行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錢始沽酒。蘇秦
憔悴時多厭。蔡澤悽惶世看醜。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

(三) 七言律平仄正格

九日

杜甫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藍水
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四) 七言律平仄偏格

行經華陰

崔顥

崑崙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
北枕秦關險。驛樹西連漢時平。借問路傍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

(五) 七言律變格 自爲平仄

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

岑參

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

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勝昔時。

(六) 失粘格 律詩有定體然時出變化如用兵出奇故失粘詩自來亦引爲格式也

卜居 引韻失粘

杜甫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

蜻蜓齊上下。一雙瀉瀉對沈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詠懷古跡 第二聯失粘

杜甫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

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仲夏嚴公枉駕 第三聯失粘

杜甫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

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哭呂衡州

第四聯 失粘

柳宗元

衡嶽新摧天柱峯。士林憔悴泣相逢。祇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鐘。三畝空留懸磬室。九原猶寄若堂封。遙想荊州人物論。幾回中夜惜元龍。

出塞作

第二第三聯 失粘

李愷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度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所思

第三第四聯 失粘

杜甫

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尊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滯滯堆。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第二第四聯 失粘

趙彥昭

主第巖扃架鵲橋。天門閶闔降鸞鑣。歷亂旌旗轉雲樹。參差臺榭入煙霄。林間花雜平陽舞。谷裏鶯和弄玉簫。已陪泌水追歡日。行奉茅山訪道朝。

(七) 拗句格

題省中院壁

杜甫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

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媿比雙南金。

(八) 七言律上下句各用韻式。此詩出於唐末上下句平仄各押韻。當時謂之變體。不足為法。姑備一格。

卽事

章碣

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雲岸。波濤欺得送風船。偶逢

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古今若論英達算。鷗夷高興故無邊。右所舉格式。僅在其平仄用韻之變化。固但屬於形式。至於詩之神理。非止一端。不可立一格以繩之也。凡言格式之書。惟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此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矣。

實用美文指南卷上終

實用美文指南 卷中

第二編 詞學指南

第一章 詞學通論

第一節 詞之淵源及體製

詞者。蓋樂府之變。昔人以李白清平調菩薩蠻等爲詞之祖。其實六朝樂府。多爲長短句。往往有類詞者。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彩垂輕陰。連手躡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此絕妙好詞。已在清平調菩薩蠻之先矣。又沈約六憶詩。其三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也。更推而上之。屈子離騷亦名辭。漢武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以詩經證之。則詞又有合于詩。殷雷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于罍。鱔。此二四言調也。還之詩曰。遭我乎。猶之閒兮。竝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江汜之詩曰。不我以。不我以。此疊

句調也。東山之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於垤，婦歎於室。此換韻調也。行露之詩曰：厭浥行露。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宣，短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然則詞之名肇自漢世，其體具于齊梁，按其音調，又遠自三百篇也。

隋煬帝侯夫人有看梅曲。今以爲一點春調。凡二十四字。其詞曰：砌雪消無日，捲簾時自響。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侯夫人此曲共二首。今錄其一首于此。

黃叔暘花菴詞選。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闋。爲百代詞曲之祖。顧起綸曰：唐人作長短句。乃古樂府之濫觴也。李太白首倡憶秦娥。悽惋流麗。頗臻其妙。世傳太白所作。尙有桂殿秋清平樂等。亦有以太白時尙無詞體。是後人依託者。或以菩薩蠻爲溫飛卿作。然湘山野錄謂魏泰輔得古風集于曾子宣家。正以菩薩蠻是太白作。則流傳亦已久矣。今錄此二篇于下。

菩薩蠻 閨情

李白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憶秦娥

秋思

李白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唐人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常作漁歌子一詞。極能道漁家之事。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今樂章一名漁父。卽此調也。

李易安詞論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怛。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嬌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亦

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也。

茗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可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曰。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霽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詞之起原。說者每不同。故略舉一二異說如此。俞仲茅爰園詞話曰。晚唐五代小令。填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者。聊爲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百三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今錄如下。

歌頭

唐莊宗

賞芳春。暖風飄箔。鶯啼綠樹。輕煙籠晚閣。杏桃紅。開繁萼。靈和殿。禁柳千行。斜

金絲絡夏雲多。奇峰如削。紈扇動微涼。輕綃薄。梅雨霽。火雲爍。臨水檻。永日逃
繁暑。泛觥酌。露華濃。冷高梧。凋萬葉。一霎晚風。蟬聲新雨歇。惜惜此光陰。如
流水。東籬菊殘時。嘆蕭索。繁陰積。歲時暮。景難留。不覺朱顏失却。好容光。且且
須呼賓友。西園長宵。宴雲謠。歌皓齒。且行樂。萬氏詞律亦載此篇。註云：後半叶韻甚少。必有訛處。不敢擅註。句逗

卽前半亦未必確然。原註大石調。姑存其體。以爲餽羊而已。杜文瀾曰：冷高梧凋萬葉。句葉字及蟬聲新雨歇。句歇字疑換韻。自爲叶。此調不足爲法。以是長

調之祖錄之

詞苑叢談曰。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石州。甘州。渭州。氐州也。宋人大祀大卹。皆用此調。明朝大卹。則用應天長云。伊涼等曲。亦詞之原。

昔人爲詞。大半據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嘯餘譜。清初乃有萬樹詞律三書。均不能無誤者。鄒程村詞衷曰。今人作詩餘。多據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嘯餘譜二書。南湖譜平仄差核。而用黑白及半黑半白圈以分別之。不無魚豕之訛。

且載調太略。如粉蝶兒與惜奴嬌本係兩體。但字數稍同。及起句相似。遂誤爲一體。恐亦未安。至嘯餘譜則舛誤益甚。如念奴嬌之與無俗念百字謠。大江乘賀新郎之與金縷曲。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本一體也。而分載數體。燕臺春之卽燕春臺。大江乘之卽大江東。秋霽之卽春霽。棘影之卽疎影。本無異名也。而誤仍訛字。或列數體。或逸本名。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妄分韻脚。又如千年調六州歌頭陽關引帝臺春之類。句數率皆淆亂成譜。如是學者奉爲金科玉律。何以迄無駁正者耶。按萬氏詞律較晚出於嘯餘譜等書已多所糾正。然其中句讀仍有舛誤。要其大體勝前二書矣。蓋爲卷二十。爲調六百六十。爲體一千一百八十有奇。亦云備矣。

詞衷又曰。俞少卿云。郎仁寶謂填詞名同而文有多寡。音有平仄各異者甚多。悉無書可證。然三人占則從二人。取多者證之可矣。所引康伯可之應天長。葉少蘊之念奴嬌。俱有兩首。不獨文稍異。而多寡懸殊。則傳流抄錄之誤也。樂章集中尤多。其他往往平仄稍異者亦多。吾向謂間亦有可移者。此類是也。又云。有二句合

作一句。一句分作兩句者。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此自確論。子瞻填長調多用此法。他人卽不爾。至于花閒集同一調名。而人各一體。如荷葉杯。訴衷情之類。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當時何不另創一名耶。殊不可曉。愚按此等處近譜俱無定例。作詞者既用其體。卽於本題註明亦可。

俞少卿云。花閒集內三十二調。草堂諸本所無。尊前集僅當花閒三之一。而草堂所無者二十八調。內八調與花閒同。餘又皆花閒所無。有喜遷鶯。應天長。三臺。名

與草堂同。而詞絕不同。又有調同而名異者。憶仙姿卽如夢令羅敷豔歌卽醜奴兒令又有調同而微

不同者。瀟湘神赤棗子之於搗練子一斛珠之於醉落魄餘叵彈述。大抵一調之始。隨人遣詞命名。初無

定準。致有紛拏。至花草粹篇。異體怪目。渺不可極。或一調而名多至十數。殊厭披

覽。後世有述。則吾不知。愚按此類宋詞極多。張宗瑞詞一卷。悉易新名。近來名人

亦間效此。余選悉從舊名。而詳爲考註。庶使觀者披卷曉然耳。又曰。阮亭常云。詞

選須從舊名。如本草誌藥。一種數名。必好稱新目。無裨方理。徒惑觀聽。愚謂好用

舊譜之改稱者。如本草中之別名也。又有自立新名。按其詞則枵然無有者。如清

異錄中藥名好奇妄撰者也。然間有古名無謂。而偶易佳名者。如用修易六醜爲個儂。阮亭易秋思。耗爲畫屏秋色。但就本詞稱之。不妨小作狡獪。

又曰。詞有一體而數名者。亦有數體而一名者。詮敍字數。不無次第參錯。其一二字之間。在於作者研詳綜變。譜中譜外。多取唐宋人本詞較合。便得指南。張世文、謝天瑞、徐伯曾、程明善等。前後增損。繁簡俱未盡善。沈天羽謂花閒無定體。不必派入體中。但就河傳、酒泉子諸調言耳。要非定論。前人著令。後人爲律。必謂花閒無定體。草堂始有定體。則作小令者。何不短長任意耶。

又曰。詞之歌調。既已失傳。而後人製調創名者。亦復不乏。如用修之落燈風。款殘紅。元美之小諾臯。怨朱絃。緯眞之水慢聲。裂石青江。仲茅之美人歸。仲醇之闌干拍。以及支機集之琅天樂。天台宴等類。不識比之樂章大聲諸集。輒叶律與否。文人偶一爲之可也。

又曰。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蘇長公之皂羅特髻。中調連用七采菱拾翠字。程書舟之四代好。長調連用八好字。劉龍洲之四犯翦梅花。長調中犯解連環醉蓬萊。

段二雪獅兒等體。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如傾杯塞孤祭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縷析。龍洲之四犯。想卽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耶。或後人所增。如劉輝之嫁名歐陽。未可知也。

又曰。調名原起之說。起於楊用修及都元敬。而沈天羽掩楊論爲己說。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塔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溪紗。取杜陵詩意。青玉案。取四愁詩語。踏莎行。取韓翃詩。踏莎行。草過青溪。西江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高昌女子所戴油帽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歌其勇也。生查子。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此升菴詞品也。卽沈天羽所載疏名又如滿庭芳。取柳柳州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朝上闔闔宮。夜宴清都闕。又云。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註曰。風流。言其風美。

之聲流於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部奏新曲。未有名。適進荔枝。至因名荔枝香。解語花出天寶遺事。亦明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如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此元敬南濠詩話也。卓珂月又云。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也。念奴嬌唐明皇宮人念奴也。愚按宋人詞調不下千餘。新度者卽本詞取句命名。餘俱按譜填綴。若一一推鑿。何能盡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詞不已失傳乎。且僻調甚多。安能一一傳會載籍。自命稽古學者。寧失闕疑。毋使後人徒資彈射可耳。

又曰。胡元瑞筆叢。駁用修處最多。其辨詞調尤極覲縷。如辨詞名之本詩者。點絳脣青玉案等。楊說或協。餘俱偶合。未必盡自詩中。滿庭芳草易黃昏。唐人本形容淒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謂查卽古槎字。合之博望。意義不通。菩薩蠻謂蠻國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名。非專指婦髻也。蘭陵王入陣曲。見北齊史。尉遲大杯。正史無考。乃誤認元人雜劇。鷓鴣天謂本鄭嵎詩。則雞鹿塞當入何調。

曲中有黃鶯兒、水底魚、鬪鷓鴣、混江龍等。又本何調耶。元瑞此論。可謂詞品董狐矣。愚按用修元敬俱號綜博。而過於求新作好。遂多瓌漏。如一滿庭芳。而用修謂本吳融。元敬謂本柳州。果何所原起歟。風流子二字一解。尤爲可笑。詞中如贊浦子、竹馬子之類極多。亦男子通稱耶。則兒字又屬何解。荔枝香解語花。與安公子等類相近。似乎可据。若連環華胥。本之莊列。塞垣玉燭。本之後漢書爾雅。遙遙華胥。探河宿海。母乃大遠。此俱穿鑿附會之過也。然元瑞考據精詳。而於詞理未盡研涉。毛稚黃詩辨坻駁胡元瑞云。詞人以所長入詩。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則襯字鷓鴣天。而玉樓春無平韻者。鷓鴣天無襯字者。是不知有瑞鷓鴣。而以臆說附會也。此數調本在眉睫。而持論或誤。信乎博而且精之爲難矣。

又曰。辭品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醉公子則咏公子醉也。胡元瑞藝林學山云。諸詞所咏。固卽詞名。然詞家亦間如此。不盡泥也。菩薩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著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餘可類推。猶樂府然。題卽詞曲之名也。聲調卽詞曲音。

節也。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明矣。愚按此論楊固大泥。胡亦未盡通方也。大率古人由詞而製調。故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因調而填詞。故賦寄率離原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宋人如黃鶯兒之詠鶯。迎新春之詠春。月下笛之詠笛。暗香疎影之詠梅。粉蝶兒之詠蝶。如此之類。其傳者不勝屈指。然工拙之故。原不在是。近人偶爾引用。巧不累雅。若藉是名工。所謂竇中窺日。未見全照耳。

又曰。沈天羽云。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南北劇名。又本填詞。然去填詞更遠。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青杏兒調中。卽北劇小石調。憶王孫令小。卽北劇仙呂調。小令之搗練子。生查子。點絳脣。霜天曉角。卜算子。謁金門。憶秦娥。海棠春。秋蘹香。燕歸梁。浪淘沙。鷓鴣天。虞美人。步蟾宮。鵲橋仙。夜行船。梅花引。中調之唐多令。一翦梅。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天仙子。傳言玉女。風入松。剔銀燈。祝英臺。近。滿路花。戀芳春。意難忘。長調之滿江紅。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絳都春。念奴嬌。高陽臺。喜遷

鶯、東風第一枝、眞珠簾、齊天樂、二郎神、花心動、寶鼎現。皆南劇之引子。小令之柳梢青、賀聖朝。中調之醉春風、紅林擒近、驀山溪。長調之聲聲慢、八聲甘州、桂枝香、永遇樂、解連環、沁園春、賀新郎、集賢賓、哨遍。皆南劇慢詞。外此鮮有相同者。更有南北曲與詩餘同名。而調實不同者。又不能盡數。胡元瑞云。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醉花陰、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鷓鴣天、一翦梅。元人雖用。悉不可按腔矣。愚按此等九宮譜中悉載。然有全體俱似者。又有不用換頭者。至詞曲之界。本有畦畛。不得謂調同而詞意悉同。竟至儒墨無辨也。

又曰。小調換頭。長調多不換頭。閒如小梅花、江南春諸調。凡換韻者多非正體。不足取法。

又曰。詞有躡括體。有迴文體。迴文之就句迴者。自東坡晦菴始也。其通體迴者。自義仍始也。近來公馭文友。有一首迴作兩調者。文人慧筆。曲生狡獪。此中故有味。匪徒乞靈竇家餘巧也。

又曰。詞之紘。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

俱載尊前集中

柳枝竹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

曲八拍蠻浪淘沙。七言絕句也。阿那曲雞叫子。仄韻七言絕句也。

花間集多收諸體

瑞鷓

鴣。七言律詩也。

載草堂集中

款殘紅。五言古詩也。

楊用修體

體裁易混。徵選實繁。故當稍別

之以存詩詞之辨。

王阮亭曰。近日雲閒作者論詞有云。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耑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僕謂此論雖高。殊屬孟浪。廢宋詞而宗唐。廢唐詩而宗漢魏。廢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漢。然則古今文章。一畫足矣。不必三墳八索。至六經三史。不幾贅疣乎。又云。或問詩詞曲分界。予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飛來。定非香奩詩。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也。詞苑叢談曰。詞有定名。卽有定格。其字數多寡。平仄韻脚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文義偶不聯暢。用一二字襯之。密按其音節。虛實閒正文自在。如南北劇。這字那字正字個字却字之類。從來詞本卽無分別。不可不知。一曰宮調。所謂黃鍾宮。仙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仙呂調。歇指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

調。越調。商調也。詞有同名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如北劇黃鍾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之類。一曰體製。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調。有長調。或系之以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卽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名鳳樓梧鵲橋枝。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醉江月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矣。

王西樵曰。菩薩蠻迴文有二體。有首尾迴環者。如邱瓊山秋思。湯臨川織錦是也。有逐句轉換者。如蘇子瞻閨思。王元美別思是也。然逐句難於通首。近時惟丁藥園擅此體。今錄其一篇云。下簾低喚郎知也。也知郎喚低簾下。來到莫疑猜。猜疑莫到來。道儂隨處好。好處隨儂道。書寄待何如。如何待寄書。

尤悔菴曰。詞名斷宜從舊。其更名者。乃摘前人詞中句爲之。如東坡念奴嬌赤壁詞首云。大江東去。末云一杯還酹江月。今人竟改念奴嬌爲大江東去。又名酹江

月。又名赤壁詞。如此則有一詞。即有一詞名。千百不能盡矣。後人訛大江東為大江乘。更可笑。舉一以例其餘。

宋陳亞性滑稽。常用藥名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相思意已深。意白紙

芷書難足。字字苦參商。參故要檀郎讀。毒分明記得約當歸。當遠至遠櫻桃熟。何

事菊花時。猶未回鄉。香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禹餘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菴

半下半夏紗幮睡。起來閒坐北亭中。夢滴盡珍珠淚。為念墻辛勤。辛去折蟾宮桂。其

三曰。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將半。琵琶閒後理相思。必撥

菱朱絃斷。擬續斷朱絃。續待這冤家面。代此等詞畢竟不雅。韓文公遣興詩。斷送

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萬事無過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勸酒詞云。斷

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

愁沒處遮攔。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王阮亭曰。黃魯直竟作歇後鄭五

何哉。

第二節 作詞法

楊誠齋曰。作詞有五要。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奇煞。鬪百花之無味是也。第二要擇律。律不應則不美。如十一月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相宜也。第三要句韻。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少。依譜用字者百無一二。若歌韻不協。奚取哉。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知製作轉折。用或不當。則失律。正旁偏側。凌犯他宮。非復本調矣。第四要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用平入聲韻。古調俱押去聲。所以轉折乖異。苟或不詳。則乖音味律者。反加稱賞。是解熙熙而啟齒也。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人詩詞句爲之。此蹈襲無足奇也。須作不經人道語。或翻前人意。始能驚人。若祇鍊字句。纔讀一過。便無精神。不可不知也。

張玉田曰。填詞先審題。因題擇調。名次命意。次選韻。次措詞。其起結須先有成局。然後下筆。最是過變勿斷了曲意。要結上起下爲妙。又曰。詞中句法貴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襯副得去。於好發揮處。勿輕放過。自然使人讀之擊節。又曰。句法中有字面生硬字。切勿用。必深加鍛鍊。字字推敲響亮。歌之妥溜。

方爲本色語。方回夢窗精於鍊字者。多從李長吉溫庭筠詩中取法來。故字面亦詞中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又曰。詞要清空勿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澁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折碎下來。不成片段。此爲清空質實之說。又曰。詞中用事要融化不澁。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環珮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皆用事而不爲所使。又曰。詩難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摹寫差遠。則晦而不明。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如邦卿東風第一枝詠雪。雙雙燕詠燕。白石齊天樂賦促織。全章精粹。瞭然在目。而不留滯於物者也。詞之難於小令。如詩之難於絕句。蓋十數句間。要無閒句字。要有閒意趣。未又要有有餘不盡之意。又曰。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澁。故對偶處却須極工。字眼不得輕泛。正如詩眼一例。若八字既工。下句便須少寬。約莫才寬。又須工緻。方爲精粹。

楊升菴曰。玉田。清空二字。詞家三昧盡矣。學者必在心傳耳傳。以心會意。有悟入處。又須跳出窠臼。時標新意。自成一派。若屋下架屋。則爲人之臣僕。又曰。填詞平仄及斷句。皆有定數。而詞人語意所到。時有參差。如秦少遊水龍吟前段歇拍句云。紅成陣。飛鴛鴦。換頭落句云。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以詞意言。當時皓月作一句。照人依舊作一句。以詞調拍眼。但有當時作一拍。皓月照作一拍。人依舊作一拍。爲是也。又如水龍吟首句本是六字。第二句本是七字。陸放翁此調首句云。摩訶池上追遊路。則七字。下云。紅綠參差春晚。却是六字。又如瑞雀仙冰輪桂花滿溢爲句。以滿字叶。而以溢字帶在下句。別如二句分作三句。三句合作二句者尤多。然句法雖不同。而字數不多少。妙在歌者上下縱橫取協爾。

徐天池曰。作詞對句好易得。起句好難得。收拾全藉出場。凡觀詞當先辨古今體製雅俗。脫盡宿生塵腐氣者。方取咀味。

陳眉公曰。製詞貴於布置停勻。氣脈貫串。其過疊處。尤當如常山之蛇。顧首顧尾。徐伯魯曰。自樂府亡而聲律乖。謫仙始作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諸詞。時因效之。

厥後行衛尉少卿趙崇祚輯爲花間集凡五百闋此近代倚聲填詞之祖也。放翁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蓋傷之也。然詩餘謂之填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至於句之長短雖可損益然亦不當率意爲之。譬諸醫家加減古方不過因其大局而稍更之一或太過則失製方之本意矣。

俞仲茅曰詞全以調爲主調全以字之音爲主音有平仄多必不可移者間有可移者仄有上去入多可移者間有必不可移者倘必不可移者任意出入則歌時有棘喉澁舌之病故宋時一調作者多至數十人如出一吻今人既不解歌而詞家染指不過小令中調尙多以律詩手爲之不知孰爲音孰爲調何怪乎詞之亡已。又曰遇事命意意忌庸忌陋忌襲立意命句句忌腐忌澁忌晦意卓矣而束之以音屈意以就音而意能自達者鮮句奇矣而攝之以調屈句以就調而句能自振者鮮此詞之所以難也。又曰小令佳者最爲警策令人動窳裳涉足之想第好語往往前人說盡當何處生活長調尤爲疊疊染指較難蓋意窘於侈字貧於複

氣竭於鼓。鮮不納敗。比於兵法。知難可焉。

劉體仁詞繹曰。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於起。蓋不欲轉入別調也。呼翠袖爲君舞。倩盈盈翠袖。搵英雅淚。正是一法。然又須結得有。不慙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乃得。又曰。稼軒杯汝來前。毛穎傳也。誰共我醉明月。恨賦也。皆非詞家本色。又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詩與詞之分疆也。又曰。中調長調轉換處。不欲全脫。不欲明粘。如畫家開合之法。須一氣呵成。則神味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也。又曰。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不可少。又忌淺熟。又曰。詞中對句。正是難處。莫認作襯句。至五言對句。七言對句。使觀者不作對疑。尤妙。

沈去矜曰。承詩啟曲者。詞也。上不可似詩。下不可似曲。然詩曲又俱可入詞。貴人自運。又曰。詞不在大小淺深。貴於移情。曉風殘月。大江東去。體製雖殊。讀之皆若身歷其境。恫怳迷離。不能自主。文之至也。又曰。小調要言短意長。忌尖弱。中調要骨肉停勻。忌平板。長調要操縱自如。忌粗率。能於豪爽中著一二精緻語。綿婉中

著一二激厲語。尤見錯綜。又曰。白描不可近俗。修飾不得太文。生香真色在離卽之間。不特難知亦難言。又曰。僻詞作者少。宜渾脫乃近自然。常調作者多。宜生新。斯能振動。又曰。填詞結句。或以動蕩見奇。或以迷離稱雋。著一實語敗矣。康伯可正是銷魂時候也。撩亂花飛。晏叔原紫騮認得舊遊蹤。嘶過畫橋東畔路。秦少游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深得此法。又曰。詞要不亢不卑。不觸不悖。驀然而來。悠然而逝。立意貴新。設色貴雅。構局貴變。言情貴含蓄。如驕馬弄銜而欲行。粲女窺簾而未出。得之矣。

賀黃公詞筌曰。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常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此却翻詞入詩。又曰。詞雖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魏夫人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閒。孫光憲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安排一箇字。費許大氣力。又曰。

寫景之工者。如尹鶚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重光酒惡時拈花蕊嗅。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翦燈花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皆入神之句。又曰。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拌。盡君今日歡。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亦卽韋意而氣加婉矣。又曰。凡寫迷離之況者。止須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半牀斜月疎鐘後。不言愁而愁自見。因思韓致光空樓雁一聲。遠屏燈半滅。已足色悲涼。何必又贅眉山正愁絕耶。覺首篇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如此結句。更自含情無限。又曰。詞之最醜者爲酸腐。爲怪誕。爲麤莽。以險麗爲貴矣。又須泯其鏤刻痕。乃佳。又曰。作險韻者以妥爲貴。如史梅溪一斛珠用愜躡疊接等韻。語甚生新。却無一字不妥。又曰。韓幹畫馬而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咏燕。幾於形神俱似。姜白石咏蟋蟀。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者。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僅言水。當言水之前後左右。又如張功甫月洗高梧一闋。不惟曼聲勝。其

高調形容處亦心細如髮。皆姜詞之所未發。嘗觀姜論史詞不稱其輒語商量而賞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之恨。又曰。長調最忌演湊。如蘇養直獸鏗半掩。前半皆景語。至漸迤邐更催銀箭以下。則觸景生情。緣情布景。節節轉換。穠麗周密。譬之織錦家。眞寶氏回文梭矣。

毛稚黃曰。詞家刻意俊語濃色。此三者皆作神明。然須有淺淡處。平處。忽著一二乃佳。如美成秋思。平敘景物已足。乃出醉頭扶起寒怯。便動人工妙。又曰。前半泛寫。後半專敘。盛宋詞人多此法。如子瞻賀新涼。後段只說榴花。卜算子後段只說鳴雁。周清真寒食詞。後段只說邂逅。乃更覺意長。又曰。藝苑卮言云。填詞小技。尤爲謹嚴。夫詞宜可自放。而元美乃云謹嚴。知詞故難作。作詞亦未易也。柴虎臣云。指取溫柔。詞歸蘊藉。矐而闐幃。勿浸而巷曲。浸而巷曲。勿墮而邨鄙。又云。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曉風殘月。語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可謂雅暢。又曰。詞家意欲層深。語欲渾成。作詞者大抵意層深者。語便刻畫。語渾成者。意便膚淺。兩難兼也。或欲舉其似。偶拈永叔詞云。

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此可謂層深而渾成。何也。因花而有淚。此一層意也。因淚而問花。此一層意也。花竟不語。此一層意也。不但不語。且又亂落飛過鞦韆。此一層意也。人愈傷心。花愈惱人。語愈淺而意愈入。又絕無刻畫費力之迹。謂非層深而渾成耶。然作者初非措意。直如化工生物。笋未出而苞節已具。非寸寸爲之也。若先措意。便刻畫愈深。愈墮惡境矣。此等一經拈出後。便當掃去。又曰。填詞長調。不下於詩之歌行。長篇歌行。猶可使氣。長調使氣。便非本色。高手當以情致見佳。蓋歌行如駿馬驀坡。可以一往稱快。長調如嬌女步春。旁去扶持。獨行芳徑。徙倚而前。一步一態。一態一變。雖有強力健足。無所用之。又曰。宋人詞才若天縱之。詩才若天紉之。宋人作詞多綿婉。作詩便硬。作詞多蘊藉。作詩便露。作詞頗能用虛。作詩便實。作詞頗能盡變。作詩便板。又曰。沈伯時樂府指迷。論填詞咏物。不宜說出題字。余謂此說雖是。然作啞謎亦可憎。須令在神情離卽間。乃佳。如姜夔暗香詠梅云。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豈害其佳。卓珂月曰。昔人論詞曲。必以委曲爲體。雄肆其下乎。然晏同叔云。先君生平不作

婦人語。夫委曲之弊。入於婦人。與雄肆之弊。入於村漢等耳。

顧宋梅曰。詞雖貴於情柔聲曼。然第宜於小令。若長調而亦喁喁細語。失之約矣。必慷慨淋漓。沈雄悲壯。乃爲合作。其不轉韻者。以調長恐勢散而氣不貫也。

彭駿孫曰。詞以自然爲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便率易無味。如所云絢爛之極。乃造平淡耳。若使語意淡遠者。稍加刻畫。鏤金錯繡者。漸近天然。則爲絕唱矣。又曰。作詞必先選料。大約用古人之事。則取其新僻而去其陳因。用古人之語。則取其清雋而去其平實。用古人之字。則取其鮮麗而去其淺俗。又曰。詞雖小道。然非多讀書不能工。方虛谷之譏戴石屏。楊用修之論曹元寵。古人且然。何況今日。董文友曰。金粟謂近人詩餘。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僕則謂情語多。景語少。同是一病。但言情至色。飛魂動時。乃能於無景中著景。此理亦近人未解。艾菴乃謂僕自道。試以質之阮亭。

鄒程村曰。朱承爵存餘堂詩話云。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與詩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此語可爲作長調者法。蓋

詞至長調。變已極矣。南宋諸家。凡偏師取勝者。莫不以此見長。而梅溪白石竹山。夢窗諸家。麗情密藻。盡態極妍。要其瑰琢處。無不有蛇灰蚓線之妙。則所謂一氣流貫也。又曰。小調換韻。長調多不換韻。間如小梅花江南春諸調。凡換韻者。多非正體。不足取法。又曰。咏古非惟著不得。宋腐論。并著不得。晚唐人翻案法。反復流連。別有寄託。

王阮亭曰。空得鬱金裙。酒痕和淚痕。舒亶語也。鍾退谷評閩丘曉詩。謂具此手段。方能殺王龍標。此等語。乃出渠輩手。豈不可惜。僕每讀嚴分宜鈐山堂詩。至佳處。輒作此嘆。又曰。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升菴以擬石曼卿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意近而工拙懸殊。不啻霄壤。且此等入詞爲本色。入詩卽失古雅。可與知者道耳。

俞少卿曰。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蓋詞語句參錯。復格以成韻。支分驅染。欲合得離。能如李長沙所謂善用韻者。雖和猶如自作。乃妙。近則香嚴諸集。半用宋韻。阮亭稱其與杜諸作同爲天才。不可學。其餘名手。多喜爲此。如和坡公楊花諸闋。

各出新意。篇篇可誦。但不可如方千里之和片玉。張杞之和花閒。首首強叶。縱極肖。能如新豐雞犬。盡得故處乎。又曰。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

張祖望曰。詞雖小道。第一要辨雅俗。結構天成。而中有豔語。雋語。奇語。豪語。苦語。癡語。沒要緊語。如巧匠運斤。毫無痕跡。方爲妙手。古詞中如秦娥夢斷秦樓。月小樓吹徹玉笙寒。香老春燕償盡迷樓花債。豔語也。對桐陰滿庭清晝。任老却蘆花。秋風不管。只有夢來去。不怕江闌住。雋語也。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河星澹灩春雲熱。月輪桂老。撐破珠胎。柳鎖鶯魂。奇語也。卷起千堆雪。任天河水瀉流乾。銀汁易水。蕭蕭風冷。滿座衣冠如雪。豪語也。淚花落枕紅綿冷。黃昏却下瀟湘雨。楊柳梢頭能有春多少。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苦語也。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蟋蟀哥哥。偷後夜暗風淒雨。再休來小窗悲訴。癡語也。這次第。怎一愁字了得。怕無人料理。黃花等閒過了。一寸相思千萬結。人間沒箇安排處。沒要緊語也。此類甚多。略拈出一二。至

如密約偷期把燈撲滅。巫山雲雨好夢驚散等。字而惡俗。不特見者欲嘔。亦且傷風敗俗。大雅君子所不道也。（節錄揆天詞序）

李東琪曰。小令敘事須簡淨。再著一二景物語。便覺筆有餘閒。中調須骨肉停勻。語有盡而意無窮。長調切忌過於鋪敘。其對仗處須十分警策。方能動人。設色既窮。忽轉出別境。方不窘於邊幅。又曰。詩莊詞媚。其體元別。然不得因媚輒寫入淫褻一路。媚中仍存莊意。風雅庶幾不墜。

張砥中曰。凡詞前後兩結最爲緊要。前結如奔馬收韁。須勒得住。尙存後面地步。有住而不住之勢。後結如衆流歸海。要收得盡。迴環通首源流。有盡而不盡之意。又曰。一調中通首皆拗者。遇順句必須精警。通首皆順者。遇拗句必須純熟。此爲句法之要。

李笠翁曰。作詞之難。難於上不似詩。下不類曲。立於二者之中。致空疏者作詞。無意肖曲。而不覺彷彿乎曲。有學問人作詞。儘力避詩。而究竟不離於詩。一則苦於習久難變。一則迫於舍此實無也。欲去此二弊。其究心於淺深高下之間乎。

袁籜菴云。詞有三法。章法。句法。字法。有此三者。方可稱詞也。

詞苑叢談曰。詞與詩不同。詞之語句。有兩字四字至七八字者。若惟疊實字。讀之且不通。況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任況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之類。却要用之得其所。

仲雪亭曰。作詞用意。須出人想外。用字如在人口頭。創語新。鍊字響。翻案不雕刻。以傷氣。自然遠庸熟而求生。再以周清真之典麗。姜白石之秀雅。史梅溪之句法。吳君特之字面。用其所長。棄其所短。規摹研揣。豈不能與諸公爭雄長哉。

第三節 古今詞家略評

詞盛於晚唐五代。要至兩宋而後。其體始大。五代詞見花間尊前諸集。多係小令。宋人始多爲長調者。宋初則柳屯田之樂章集。最爲擅名。且精協聲律。此後作者日衆。李易安詞論於北宋詞人。頗加評論。其辭曰。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尙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縵一池春水之辭。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

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卽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終乏富貴態。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易安本善爲詞。故譏評類得其情。其聲聲慢秋閨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

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首句連下十四箇疊字。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又嘗以醉花陰重陽詞寄其夫趙明誠。詞云。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幮。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明誠自媿勿如。乃忘寢食。三日夜得十五闋。雜易安作。以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莫道不銷魂三句絕佳。政易安作也。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易安爲詩嘲之。曰。露華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其睥睨當世如此。

復齋漫錄云。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云。世言柳耆卿是曲調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此等語絕妙。只一出字。自是著意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諳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雨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

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王元美曰。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朝險也。即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何者。其婉變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詩暉緩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興而樂府亡。曲興而詞亡。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調亡也。

張世文曰。詞體大略有二。一婉約。一豪放。蓋詞情蘊藉。氣象恢弘之謂耳。然亦存乎其人。如少游多婉約。東坡多豪放。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大抵以婉約爲正也。所以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賀黃公曰。蘇子瞻有銅喉鐵板之譏。然浣溪沙春歸詞曰。綵索身輕常起燕。紅窗

睡重不聞鶯。如此風調。令十七八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

詞繹云。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不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康柳。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於神味處。全未夢見。

華亭宋徵璧曰。吾於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詞秀逸。曰子瞻。其詞放誕。曰少游。其詞清華。曰子野。其詞娟潔。曰方回。其詞新鮮。曰小山。其詞聰俊。曰易安。其詞妍婉。他若黃魯直之蒼老。而或傷於頹。王介甫之剗削。而或傷於拗。晁無咎之規檢。而或傷於樸。辛稼軒之豪爽。而或傷於霸。陸務觀之蕭散。而或傷於疎。此皆所謂我輩之詞也。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艷。而少寄託。周清真。婉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敘整齊。而乏深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壯采。張安國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疊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蔣竹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刷色。黃花菴之能選格。亦其選也。詞至南宋而繁。亦至

南宋而倣作者紛如。難以槩述。夫各因其姿之所近。苟去前人之病。而務用其所長。必賴後人之力也。夫。

彭羨門孫適曰。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遠甚。猶高之視史。劉之

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

葉少蘊曰。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又曰。稼軒詞

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爲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三歎。又曰。長調之難於小調者。難於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槩見。當由寄興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辛綿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

鄒程村曰。詞品云。填詞於文爲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不能入妙。李易安詞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說話。愚按詞至稼軒。經子百家。行間筆下。驅斥如意。近則婁東。善用南北史。江左風流。惟有安石。詞家妙境。重見桃源矣。

王阮亭云。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艷。非後人纂組所及。如淚沾紅袖。斲猶

結同心。豈。豈。蕊。花。間。趁。晚。日。畫。梁。塵。鬖。洞。庭。波。浪。颭。晴。天。山。谷。所。謂。古。蕃。錦。其。殆。是。耶。又。云。溫。李。齊。名。然。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爲。花。間。鼻。祖。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古。人。學。書。不。勝。去。而。學。畫。學。畫。不。勝。去。而。學。塑。其。善。於。用。長。如。此。又。云。或。問。花。間。之。妙。曰。蹙。金。結。繡。而。無。痕。跡。問。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又。云。載。不。動。許。多。愁。與。載。取。暮。愁。歸。去。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正。可。互。觀。八。槳。別。離。船。駕。起。一。天。煩。惱。不。免。徑。露。矣。東。風。無。氣。力。五。字。妖。甚。如。落。花。無。可。飛。便。不。佳。又。云。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杜。京。兆。妙。處。反。進。青。蓮。龍。標。一。塵。又。云。雲。間。數。公。論。詩。持。格。律。崇。神。韻。然。拘。於。方。幅。泥。於。時。代。不。免。爲。識。者。所。少。其。於。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佳。處。在。此。短。處。亦。在。此。合。肥。乃。備。極。才。情。變。化。不。測。婁。東。驅。使。南。北。史。瀾。翻。泉。湧。妥。貼。流。麗。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獨。絕。不。似。流。輩。擗。擗。稼。軒。如。宋。初。伶。人。諺。館。職。也。友。人。中。陳。其。年。工。哀。艷。之。辭。彭。金。粟。擅。清。華。之。體。董。文。友。善。寫。閨。檐。之。致。鄒。程。村。獨。標。廣。大。之。稱。僕。所。云。近。愧。真。長。矣。

梨莊曰。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父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詞。今乃欲與搔頭傅粉者比。是豈知稼軒者。王阮亭謂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稼軒詞當作如是觀。予謂有稼軒之心胸。始可爲稼軒之詞。今粗淺之輩。一切鄉語猥談。信筆塗抹。自負吾稼軒也。豈不令人齒冷。又曰。徐巨源云。古詩者風之遺。樂府者雅之遺。蘇李變而爲黃初。建安變而爲選體。流至齊梁排律。及唐之近體。而古詩遂亡。樂府變爲吳趨越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以下逮於詞焉。而樂府亦衰。然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則詩餘之作。不謂之直接古樂府不可。予謂巨源之論詞之源於樂府。是矣。獨所言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是詞貴於言情矣。予意所謂情者。人之性情也。上自三百篇。以及漢魏三唐樂府詩歌。無非發自性情。故魯不可同於衛。卿大夫之作。不能同於閭巷歌謠。即陶謝揚鑣。李杜分軌。各隨其性情之所在。古無無性情之詩詞。亦無舍性情之外。別有可爲詩詞者。若舍己之性

情強而從人。則今日餽釘之學。所謂優孟衣冠。何情之有。唐人小令。善於言情。然亦不爲懊儂子夜之情。太白菩薩蠻。爲千古詞調之祖。又何常不言情。又何常以懊儂子夜爲情乎。予故言凡詞無非言情。卽輕豔悲壯。各成其是。總不離吾之性情所在耳。又曰。宋人詞調。確自樂府中來。時代旣異。聲調遂殊。然源流未始不同。亦各就其情之所近取法之耳。周柳之纖麗。子夜懊儂之遺也。歐蘇純正。非君馬黃出東門之類歟。放而爲稼軒後邨。悲歌慷慨。傍若無人。則漢帝大風之歌。魏武對酒之什也。究其所以。何常不言情。亦各自道其情耳。

沈去矜曰。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范希文之塞下秋來風景異是也。長調極狎昵之情者。周美成之衣染鶯黃。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於此足悟偷聲變律之妙。又曰。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呢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又曰。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秦少游一向沈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鏜盡浮詞。直抒本色。而淺人常以雕繪傲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作。又曰。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

不斷愁來路。歐陽永叔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古人語不相襲。又能各見所長。

毛稚黃曰。東坡大江東去詞。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論調則當于是字讀斷。論意則當于邊字讀斷。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論調則了字當屬下句。論意則了字當屬上句。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我字亦然。又水龍吟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調則當是點字斷句。意則當是花字斷句。文自爲文。歌自爲歌。然歌不礙文。文不礙歌。是坡公雄才自放處。他家間亦有之。亦詞家一法。又曰。周清真少年遊。題云冬景。却似飲妓館之作。只起句并刀似水四字。若掩却下文。不知何爲陡著此語。吳鹽新橙。寫境清別。錦幄數語。似爲上下太淡宕。故著濃耳。後闕絕不作了語。只以低聲問三字。貫徹到底。蘊藉嫵娜。無限情景。都自纖手破橙。人口中說出。更不必別著一語。意思幽微。篇章奇妙。真神品也。又曰。清真衣染鶯黃。詞忽而歡笑。忽而悲泣。如同枕席。又在天畔。真所謂不可解不必解者。此等最是難作。作亦最難得佳。夜漸深。籠燈就月。仔細端相。義仍之就月。籠燈衫袖張出。此

徐鉉詞苑叢談曰。蘇東坡大江東。去有銅將軍鐵綽板之譏。柳七曉風殘月。謂可令十七八女郎接紅牙檀板歌之。此袁絢語也。後人遂奉爲美談。然僕謂東坡詞自有橫槊氣概。固是英雄本色。柳纖艷處亦麗以淨耳。況楊柳外句。又本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只改二字增一字。焉得獨擅千古。今取二詞並誌于後。蘇念奴嬌赤壁懷古。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柳雨淋鈴秋別云。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流。待與何人說。又曰。長詞推秦柳周康爲協律。然康惟滿庭芳冬景一詞。可稱禁鬱。餘多應酬鋪敘。非芳旨也。周清真雖未高出。大致勻淨。有柳敲花鞞之致。沁入肌骨。視淮海

不徒娣姒而已。弇州謂其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誠確。謂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則不盡然。但平生景勝處爲多耳。要此數家正是王石廚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七內豚味。吾必謂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嶼諸家。又曰。從來佳處不傳。不但隱淪之士。名人猶抱此恨。周清真人所共稱。然如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粧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針線。探新燕。寶釵落枕。夢魂迷。簾影參差滿院。草堂所收周詞。不及此者多矣。

詞苑叢談又曰。王阮亭和漱玉詞。有郎以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盛稱之。遂號爲王桐花。幾令鄭鷓鴣不能專美。其詞云。涼夜沈沈花漏凍。敲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裯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又曰。阮亭嘗戲謂彭十是豔情當家。駿孫輒怫然不受。一日彭賦風中柳離別詞云。槐樹陰濃小院晚。涼時節。別離可奈腸如結。歌喉輕轉。聽唱陽關徹。情脈脈。幾回嗚咽。細語叮嚀。道且自消停。這歇燈火高城更未絕。殘粧重整。送向門前別。拌今宵爲伊啼血。阮亭見之謂曰。試以此舉

似他人得不云吾從衆耶。彭一笑謝之。又曰。吳祭酒梅村撰秣陵春。通天臺雜劇。直奪湯臨川之座。中有菩薩蠻一調云。謝家池館桐花發。畫屏曲屈翹紅袖。欲翦鳳凰衫。青蟲搖羽簪。一枝雙荳蔻。淺立東風瘦。春思遠於山。眉痕凡幾灣。雕豔似溫尉。又曰。金粟顧梁汾舍人風神俊朗。大似過江人物。無錫嚴蓀友詩。瞳瞳曉日鳳城開。纔是仙郎下直回。絳蠟未消封詔罷。滿身清露落宮槐。其標格如許。畫側帽投壺圖。長白成容若題賀新涼一闕於上云。德也狂生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沉醉。且由他蛾眉謠詠。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詞旨嶽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軒。都下競相傳寫。於是教坊歌曲間。無不知有側帽詞者。又曰。側帽詞西郊馮氏園看海棠浣溪沙云。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一片暈紅疑著雨。晚風吹掠鬢雲偏。倩魂銷盡夕陽前。蓋憶香嚴詞有感作也。王儼齋以爲柔情一縷。能令九轉。

腸迴。雖山抹微雲。君不能道也。

周保緒曰。自溫庭筠。韋莊。歐陽修。秦觀。周邦彥。周密。吳文英。王沂孫。張炎。之流。莫不蘊藉深厚。而才豔思力。各騁一途。以極其致。譬如匡廬衡嶽。殊體而並勝。南威西施。別態而同妍矣。又曰。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然美成蘭陵王。東坡賀新涼。當筵命筆。冠絕一時。碧山齊天樂之詠蟬。玉潛水龍吟之詠白蓮。又豈非社中作乎。故知雷雨鬱蒸。是生芝菌。荆榛蔽帶。亦產蕙蘭。又曰。近人頗知北宋之妙。然終不免有姜張二字。橫亙胸中。豈知姜張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論詞之人。叔夏晚出。既與碧山同時。又與夢窗別派。是以過尊白石。但主清空。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致。故羣聚而和之。并爲一談。亦固其所也。又曰。皋文云。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信然。飛卿醞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懾。備剛柔之氣。鍼縷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間極有渾厚氣象。如飛卿則神理超越。不復可以迹象求矣。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端倪詞清豔絕倫。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見風度。又曰。耆卿鋪敘委婉。言近意遠。森秀幽談之趣在骨。使能珍重下筆。則

北宋高手也。又曰：美成思力獨絕千古，讀得清真詞多，覺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經意。鈎勒之妙，無如清真。他人一鈎勒便薄，清真愈鈎勒愈渾厚。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筆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數。所謂一鈎勒即薄者。又曰：良卿曰：尹惟曉前有清真，後有夢窗之說，可謂知言。夢窗每于空際轉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夢窗非無生澀處，總勝空滑。況其佳者，天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又曰：人賞東坡羸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羸豪則病也。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有學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情富豔，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世以蘇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之；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又曰：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卽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吾十年來服膺白石，而以稼軒爲外道。由今思之，可謂瞽人捫籥也。稼軒鬱勃，故情深；白石放曠，故情淺。稼軒縱橫，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詞，寄意題外，包蘊無窮，可與稼軒伯仲。餘俱據事直書，不過手意近辣耳。又曰：白石詞如明七子詩，看是高格響調，不耐人細思。白石以詩法入詞，門徑

淺狹如孫過庭書。但便後人模倣。又曰。公謹敲金戛玉。嚼雪盪花。新妙無與爲匹。又曰。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詣力。亦不後諸人。終覺積穀作米。把纜放船。無開闊手段。然其清絕處。自不易到。玉田詞佳者。匹敵聖與。往往有似是而非處。不可不知。又曰。叔夏所以不及前人處。只在字句上著工夫。不肯換意。若其用意佳者。卽字字珠輝玉映。不可指摘。近人喜學玉田。亦爲修飾字句。易換意難。保緒詞辨。評論前古諸家得失。詞約而意頗精核。故擇錄之。

第四節

詞韻

曲韻附見

自沈約以來。韻分四聲。雖部有分合。而平上去入。更無異論。古來詩人分韻。時以意出入。故說者謂沈韻未嘗通行。卽其由二百六部。變爲一百六部者。亦未必盡通行也。要之律詩出韻較少。古體卽不盡合繩墨。至于詞本樂府之餘。當時但求協歌。宜無取復爲韻本所縛。其若有軌律存焉者。則惟從其時聲音之變。以自爲協耳。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作北曲者用之。以入聲配入平上去三聲。蓋中原音本無入聲。則地之有異。而非盡韻之不同也。南曲卽有四聲。及清初沈去矜始特作

詞韻雖亦遵據舊本而考證較悉毛稚黃以下又從而論之至是詞韻亦多有可依。今先舉沈韻之略而稍附諸家說於後。

沈氏詞韻略 沈謙去矜著毛先舒稚黃括略并註

東董韻平上去三聲 先舒按填詞之韻大略平聲獨押上去通押然間有三聲通

而中又明分平仄凡十四部至西江月少年心之類故沈氏於每部韻又別為五部云又按唐人作詞多從詩韻宋詞亦有謹守詩韻不旁通者蓋用韻自惡流濫不嫌謹嚴也

〔平〕一東二冬通用 東冬即今詩韻後俱做此〔仄〕〔上〕一董二腫〔去〕一送二宋通用

江講韻平上去三聲

〔平〕三江七陽通用〔仄〕〔上〕三講二十二養〔去〕三絳二十二漾通用

支紙韻平上去三聲

〔平〕四支五微八齊十灰半通用 十灰半如回梅催杯之類〔仄〕〔上〕四紙五尾八霽十賄半

〔去〕四寘五味八霽九泰半十隊半通用 十賄半如悔蕾腿餞之類九泰半如沛會最沫之類十隊半如妹碎廢吠之類

魚語韻平上去聲

〔平〕六魚七虞通用〔仄〕〔上〕六語七虞〔去〕六御七遇通用

街蟹韻平上去三聲

街屬九佳因佳字入麻故用街字作韻而括略仍稱九佳半者本其舊也

〔平〕九佳半十灰半通用

九佳半如鞋乖懷之類十灰半如開才來猜之類

〔仄〕〔上〕九蟹半十賄半

〔去〕九泰半十隊半通用

九蟹半如買駭之類十賄半如海宰改采之類九泰半如奈蔡賣怪之類十隊半如代再賽在之類

真軫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半通用

十三元半如魂

〔仄〕〔上〕十一軫十二吻十

三阮半〔去〕十一震十二問十三願半通用

十三阮半如村本損狠之類十三願半如頓遜嫩恨之類

元阮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三元半十四寒十五刪一先通用

十三元半如袁煩暄鴛之類

〔仄〕〔上〕十三阮半十

四旱十五潛十六銑〔去〕十三願半十四翰十五諫十六霰通用

十三阮半如遠塞晚反之類十

四願半如怨販飯建之類

〔仄〕四質十一陌十二錫十三職十四緝通用

蕭篠韻平上去三聲

〔平〕二蕭三肴四豪通用〔仄〕〔上〕十七篠十八巧十九皓〔去〕十七嘯十八效

十九號通用

歌哥韻平上去三聲

〔平〕五歌獨用〔仄〕（上）九蟹半二十哥（去）二十箇通用九蟹半如夥之類

佳馬韻平上去三聲

〔平〕九佳半六麻通用九佳半如蝸蛙查父之類〔仄〕（上）九蟹半二十一馬（去）九泰半二

十一禡通用九蟹半如罷之類九泰半如卦話之類

庚梗韻平上去三聲

〔平〕八庚九青十蒸通用〔仄〕（上）二十三梗二十四迴二十五拯（去）二十三

映二十四徑二十五證通用

尤有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一尤獨用〔仄〕（上）二十六有（去）二十六宥通用

侵寢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二侵獨用〔仄〕（上）二十七寢（去）二十七沁通用

覃感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二覃十四鹽十五咸通用〔仄〕（上）二十八感二十九琰二十賺（去）二十八勘二十九豔三十陷通用

屋沃韻入聲

〔仄〕一屋二沃通用

覺藥韻入聲

〔仄〕三覺十藥通用

質陌韻入聲

物月韻入聲

〔仄〕五物六月七曷八黠九屑十六葉通用

合洽韻入聲

〔仄〕十五合十七洽通用

先舒按此本是括略未暇條悉然作者先具詩韻而用此譜按之亦可以無謬矣但沈氏著此譜取證古詞考據甚博然詳而反約唯以名手雅篇灼然無弊者爲

準至于濫通取便者
古來自多不爲訓也

毛稚黃先舒曰。去矜手輯詞韻一篇。旁羅曲證。尤極精確。謂近古無詞韻。周德清所編曲韻也。故以入聲作平上去者。約什二三。而支思單用。唐宋諸詞家。槩無是例。謝天瑞暨胡文煥所錄韻。雖稍取正韻附益之。而終乖古奏。索宋元舊本。又渺不可得。于是博考舊詞。裁成獨斷。使古近臚列。作者知趨。衆著爲令。且同畫一焉。又曰。予讀有宋諸公作。雖雅號名家。篇盈什百。若秦觀秋閨。幔暗累押。仲淹懷舊。外淚莫辨。邦彥美人心雲並陳。少隱禁煙。南天雜押。棄疾諸作。歌麻通用。李景春恨詞本支紙韻。而中闌入來字。其他固未易闔數。故知當時便已縱逸。徒以世無通韻之人。故傳譌迄今。莫能彈射。而譚才劣手。苦于按譜。更利其疎漏。借以自文。其爲流禍。可勝道哉。則去矜此書。不徒開絕學于將來。且上訂數百年之謬矣。然卒讀之際。亦閒有牴牾。予爲附注數條。比于賈孔疏經之例焉。

毛稚黃詞韻說云。去矜詞韻例。取范希文蘇幕遮詞。地外二字相叶。又取蔣勝欲探春令詞。處翅住指四字相叶。疑於支紙魚語佳蟹三部韻可以互通。先舒按宋

詞此類。僅見數首。如辛棄疾南歌子新開河詞。本佳蟹韻。而起韻用時字。歐陽修踏莎行離別詞。本支紙韻。而未韻用外字。姜夔疎影咏梅詞。本屋沃韻。而中用北字。柳耆卿送征衣詞。本江講韻。而未用遙字。當是古人誤處。未宜遽用爲例。又如棄疾滿江紅咏春晚詞。十七篠與二十六有合用。此獨毛詩有其法。如陳風月出皎皓。糾瀏受相叶。豳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之類。及他書僅見數條。然止數字。未必全韻俱通也。又在騷賦則宜施之。填詞尤屬創異。蓋宋詞多有越韻者。至南渡尤甚。此如李杜諸詩。閒有雜韻。晚唐律體。首句出韻。古人隳法護前。類復爾爾。未足遽以爲式也。

又云。沈氏詞韻按云。古詩韻五歌可以通六麻。十一尤可以通六魚七虞。於填詞則未嘗見。豈敢泥古而誤今耶。若夫十二侵之通真文庚青蒸。則詩詞並見合并。故從之。又引古樂府嬌女詩。北遊臨河海。遙望中菰菱。芙蓉發盛華。淥水清且澄。絃歌奏音節。髣髴有餘音。及毛澤民于飛樂詞。雲驚瓶心。膺相叶。據先舒按歌麻二韻。魚虞尤三韻。古詩騷樂府俱通。而相和曲陌上桑。張華輕薄篇。尤爲可徵。

至侵韻單用。在古亦嚴。卽毛詩楚辭止數字叶入。如綠衣鼓鐘之末章。涉江款秋冬之緒風。邱余車兮方林之類。而真文合韻。庚青合韻。漢魏以來自多。十蒸閒通庚青。自晉後亦頗單叶。尤可異者。此韻校庚青聲吻亦不甚差別。六經中若螽斯天保無羊繁霜等章。以及易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記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皆暗同沈韻。一字不譌。足徵此韻在古嚴甚。通入者不過數字耳。槩之他字。未必盡通。大略古詩辭真文自爲一韻。庚青自爲一韻。侵自爲一韻。蒸則自爲一韻。而稍離合于庚青之間。今詞韻以蒸合庚青。又以歌麻互通。魚虞尤互通。正可施于古詩。而不可施于填詞。其說當已至于侵與真文庚青蒸諸韻。不但古當慎之。填詞亦未宜遽通也。又真文之於庚青蒸。宋代名手作詞亦多區別。去矜云云。此但舉一隅。未爲通訓。予故備論其全云。

又云古韻之差等有二。今韻之差等有四。古韻自上世以及先秦。其韻最疎而最純。此一等也。漢魏用韻稍密而駁。此一等也。晉宋齊梁之間。韻益密而亦漸雜。此一等也。是古韻之差等三也。自唐而下。則一百六韻之較然。此一等也。宋人填詞

韻漸疎而駁。此一等也。元北曲韻密矣。而實偏。故四聲不備。此一等也。明南曲韻雅駁閒出。而略在宋詞元曲之間。有如四聲咸備。此宋韻也。如韻有車遮。此元韻也。此一等也。所謂今韻之差等四也。

又云古韻之差等。殆不可分。故柴紹炳渾一之爲柴氏韻通。近體韻則梁有沈韻。

唐有唐韻。宋有中州音韻。填詞則有沈氏詞韻。北曲則元有中原音韻。周德清作明有

洪武正韻。宋廉諸臣撰先舒謹原洪武正韻而撰南曲正韻。明吳人范善濬又撰中州

全韻。臞仙撰瓊林雅韻。然梁沈韻。宋中州音韻。明洪武正韻。中州全韻。瓊林雅韻。世有其書。而詩詞曲諸家多不承用。

鄒程村詞韻衷云。阮亭嘗與予論韻。謂周挺齋中原音韻爲曲韻。則范善濬中州全韻。當爲詞韻。至洪武正韻。斟酌諸書而成。其於詩韻。有獨用併爲通用者。東冬清青

屬之有一韻拆爲二韻者。虞模麻遮之屬如冬鐘併入東韻。江併入陽韻。挑出元字等入先韻。翻字殘字等入刪韻。俱于宋詞暗合。填詞者所當援據。議極簡核。但愚按中州之比中原。止省陰陽之別。及所收字微寬耳。其減入聲作三聲。及分車遮等韻。到

一本中原。尙與詞韻有別。卽阮亭舊作如南鄉子卜算子念奴嬌賀新郎諸闕。所用魚模仄韻。有將入聲轉叶者。俱用中州韻故耳。揆諸宋人韻脚所拘。借用一二。亦轉本音。竟爾通叶。昔人少覩。至毛氏南曲韻十九。則乃全依正韻分部。而又云沈氏詞韻。中原音韻。可以參用。大約詞韻寬于詩韻。合諸書參伍以盡變。則瞭如指掌矣。

沈天羽云。曲韻近于詞韻。而支紙寘上下。分作支思齊微兩韻。麻馬禡上下。分作家麻車遮兩韻。及減去入聲。故曲韻不可爲詞韻。胡文煥詞韻三聲用曲韻。而入聲用詞韻。居然大盲。將詞韻不亡於無而亡於有。深可嘆也。今有去矜詞韻。考據該洽。部分秩如。可爲填詞之指南。但內中如支紙佳蟹二部。與周韻齊微皆來近。元阮一部。與周韻寒山桓歡先天殊。周韻平上去聲十九部。而沈韻平上去聲止十四部。故通用處較寬。然四支竟全通十灰半。元寒刪先全通用。雖宋詞蘇柳間然。畢竟稍濫。不如周韻之有別。且上去二聲。宋詞上如紙尾語御薺。去如寘未遇御薺。多有通用。近詞亦然。而平韻如支微魚虞齊。則斷無合理。似又未能槩以平

貫去入。蓋詞韻本無蕭畫。作者遽難曹隨。分合之間。辨極銖黍。苟能多引古籍。參以神明。源流自見。

毛氏唐詞通韻說云。唐詞多守詩韻。然亦有通別韻。用之略如宋詞韻者。偶覩數闋。漫記之以備考證。東冬通用。溫庭筠定西番云。一枝春豔濃樓上。月明三五瑣窗中。按此詞則上之董腫通用。去之送宋通用。俱可類推。他韻上去例亦倣此。支微齊及十灰前段通用。白樂天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真文及十三元後段通用。韋莊小重山云。一閉昭陽春。又春。夜寒宮漏永。夢君恩。又溫廷筠清平樂云。鳳幃鴛被徒燠。寂寞花鎖千門。競把長門買賦。爲妾將上明君。寒刪通用。顧夔虞美人云。小屏屈曲掩青山。翠幃香粉玉鑪寒。兩眉攢。又按十三元後段既通入真文。則前段應與此韻通用。庚青通用。李白菩薩蠻云。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覃咸通用。薛昭蘊女冠子云。去住鳥經三。正遇劉郎使。啟瑤緘。語慶通用。牛嶠玉樓春云。小玉窗前嘖燕語。紅淚滴穿金線縷。按此詞則魚虞通用。可類推也。篠皓通用。牛

希濟生查子云。語已多情未了。迴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又尹鶯滿宮花云。月沈沈。人悄悄。一炷後庭香。裊風流。帝子不歸來。滿地禁花慵掃。離恨多相見少。何處醉迷三島。漏清宮。樹子規啼。愁鎖碧窗春曉。按此二詞。則蕭豪通用。可類推也。

毛氏唐宋詞韻互通說云。唐白樂天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支與微。與十灰半通用。是宋詞韻也。宋秦太虛千秋歲用隊韻。辛稼軒沁園春用灰韻。皆渾用唐韻。由是觀之。唐詞亦可用宋韻。宋詞亦可用唐韻。自不必過判區畛耳。

徐鉉詞苑叢談曰。宋人詞韻通有用至數韻者。有忽然出一韻者。有數人如一轍者。有一首而僅見者。後人不察。利爲輕便。一韻偶侵。遂延他部。數字相引。竟及全文。此毛氏一人通譜全族通譜之喻爲不易也。學者但遵成法。并舉習見者爲繩尺。自鮮蹉跌。又曰。宋詞多上去通用。其來已久。考樂府雜錄云。平聲羽七調。上聲角七調。去聲宮七調。入聲商七調。又元和韻譜云。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

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則昔人歌筵舞袖間。何以使紅牙畢協。其理固不可解。又曰。入聲最難分別。即宋人亦錯綜不齊。沈氏詞韻當已近。柴虎臣古韻則一屋二沃通。而三覺半通。三覺半如獄濁角數之類。四質五物通。而九屑半通。九屑半如蓋拙譎結之類。六月七曷八黠九屑通。十藥十一陌通。而三覺半通。三覺半如鬻濯邈朔之類。十二錫十三職通。而十一陌半通。十一陌半如辟革易麥之類。十四緝獨用。十五合十六葉十七洽通。毛稚黃曲韻。則準洪武正韻。而一屋單用。二質七陌八緝通用。三曷六藥通用。四轄九合通用。五屑十藥通用。又屑葉可單用。因南曲入聲單押而設也。與詞韻俱可參證。又曰。沈休文四聲韻中。如朋與蒸。靴與戈。車與麻。打與等。卦畫與怪壞之類。挺齋升菴俱駁爲馱舌。而宋詞中至張仲宗呼否爲府。以叶主舞。林外呼瑣爲掃。以叶老。俞克成呼我爲襖。以叶好。詞品皆指爲閩音。其說甚當。而毛稚黃謂沈韻本屬同文。非江淮閒偏音。挺齋詆之謬已。蓋自三百篇楚詞以迄南曲。一系相承。俱屬爲韻。統而北曲偏音。四聲不備爲別統。故金元人作詩。亦用沈韻。作詞亦不專用周韻。從無以入聲分叶平上去者。又安得以曲韻廢詞韻。且上格詩韻乎。又曰。沈約

之韻。未必自合聲律。而今人守之如金科玉律。此無他。今之詩學李杜。李杜學六朝。往往用沈韻。故相襲不能革也。若作填詞。自可變通。如朋與蒸同押。打與等同押。卦字畫字與怪壞同押。乃是馱舌之病。豈可以爲法耶。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一以中原之韻爲正。偉矣。然予觀宋人填詞。亦已有開先者。蓋真見在人心。不約而同耳。試舉數詞于右。東坡一斛珠云。洛城春晚。垂楊亂掩紅樓半。小池輕浪紋如篆。燭下花前曾醉離歌宴。自惜風流雲雨散。關山有限情無限。待君重見尋芳伴。爲說相思目斷西樓燕。篆字沈約在上韻。本屬鳩舌。坡特正之也。蔣捷元夕女冠子云。蕙花香也。雪晴池館如畫。春風飛到寶釵樓。上一片笙簫琉璃光射。而今燈謾挂。不是暗塵明月那時元夜。況年來心嬾意怯。羞與蛾兒爭耍。江城人悄初更打。問繁華誰解再向天公借。剔殘紅燧。但夢裏隱隱鈿車羅帕。吳牋銀粉。研待把舊家風景寫成閒話。笑綠鬢鄰女倚窗猶唱夕陽西下。是駁正沈韻。畫及挂話及打字之謬也。呂聖求惜分釵云。重簾下微燈挂。背闌同說春風話。用韻亦與蔣捷同意。晁叔膺感皇恩云。寒食不多時。牡丹初賣。小院重簾燕飛礙。昨宵風雨。

尙有一分春在。今朝猶自得陰晴快。熟睡起來宿醒微帶。不惜羅襟搵眉黛。日長梳洗看看花影移。改笑拈雙杏子連枝戴。此詞連用數韻。酌古斟今。尤妙。明初高季迪石州慢云。落了辛夷風。雨頓催庭院瀟灑。春來長恁樂章。懶按酒籌慵把。辭鶯謝燕。十年夢斷青樓。情隨柳絮猶縈惹。難覓舊知音。把琴心重寫。天冶憶曾攜手。鬪草闌邊。買花簾下。看轆轤低轉。秋千高打。如今何處。縱有團扇輕衫。與誰共走章臺馬。回首暮山青。又離愁來也。諸公數詞。可爲用韻之式。不獨綺語之工而已。

第二章 填詞實用格式

第一節 小令

近日通行詞譜之書。其詳者如萬樹之詞律。查繼超之填詞圖譜。其最簡者如舒夢蘭之白香詞譜。皆各有所短長。萬氏所收至廣。附列考證。詳註平仄。其精遠勝昔日嘯餘諸譜。然取材太繁。難爲學者實用之式。他譜或視萬氏爲有要。而踏駁互見。白香譜僅有百調。然是以詞之工拙爲本。于平仄處但加圈識。刻本不無舛

誤。且無有考證。近雖有為之箋釋者，亦但注重詞人本事，而未及句律之法度也。故詞譜簡當適用者少，今別選古詞為格式，分為小令、中調、長調。古本以樂調分，類今詞，既並不可歌，但列記其譜，不誤而已。詳記其字數、用韻及句中可平可仄者，兼附異名，其同名而字數長短不同者，有數體者，止錄後人效法稍多者一體。極知武斷陋略，然為初學實用之格式，不得不如此也。若夫博考異同，則自有諸家之譜在，茲先錄小令格式於此。

小令格式

十六字令 十六字四句三韻，又名蒼梧謠調，首一字斷句，或作三字斷句者，誤。

蔡伸

天。休。韻使圓蟾照客眠。叶人何在。桂平影自嬋娟。叶

南歌子 二十三字五句三韻，一作柯有四體，錄一體。 溫庭筠

轉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韻花裏暗相招。叶憶平君腸欲斷，恨春宵。叶

漁歌子 二十七字五句，四韻，一名漁父。 張志和

西塞山前白鷺飛。韻桃花流水鱖魚肥。叶青箬笠，綠簑衣。叶斜風細雨不須歸。

叶

和凝此調結句用香引芙蓉惹釣絲平仄不同志和又一首青篛笠句用釣車子是仄舍

主入歡菰飯蓴羹亦共餐平仄全異和凝又一首青篛笠句用釣車子是仄舍

多依西塞一首故錄以爲式者又夢望江南謝秋娘

皇甫松

憶江南。夢江口望江梅。春去也。有。四。體。字。數。不。同。錄。一。體。皇。甫。松。蘭。燼。平。落。屏。仄。上。暗。紅。蕉。韻。閒。仄。夢。江。仄。南。梅。熟。日。夜。平。船。吹。仄。笛。雨。瀟。瀟。叶

人可語驛邊橋。叶

搗練子。韻。又。名。深。院。月。三。南。唐。後。主。

深院靜。小庭空。韻。斷。平。續。寒。砧。斷。平。續。風。叶。無。仄。奈。夜。平。長。人。不。寐。數。平。聲。和。

月到簾櫳。叶

憶王孫。名。豆。葉。黃。欄。杆。萬。里。心。又。

李重元

萋。仄。萋。芳。仄。草。憶。王。孫。韻。柳。平。外。樓。高。空。仄。斷。魂。叶。杜。平。宇。聲。聲。不。平。忍。聞。叶。

欲黃昏。叶。雨。平。打。梨。花。深。仄。閉。門。叶。

調笑令。三。十。二。字。六。句。八。韻。又。名。宮。中。體。

馮延巳

明月韻明月疊句照得可離可人愁可絕可更可深影可入空可牀換不可道幃

可屏夜長平長夜換長夜疊句夢可到庭可花陰可下可

如夢令三十三字六句五韻又名憶仙姿宴桃源

遙可夜月平明如水韻風可緊驛亭深閉可夢可破鼠窺燈霜可送曉寒侵被

無寐可無寐疊句門可外馬嘶人起可

歸自謠三十四字前後二段各三句共六韻自一作國謠一作遙有三體

何處笛韻深可夜夢可回情脈脈可竹可風簾可雨寒窗隔可離人幾可歲

無消可息可今頭白可不可眠特可地重相憶可

相見歡三十六字前段四句後段五句又換韻二韻一名鳥啼南唐後主

無可言獨平上西樓韻月如鈎可寂可寞梧可桐深院鎖清秋可剪可不可

斷換理平還可亂可是離愁可別可是一可般滋味在心頭可

長相思三十六字前後各四句共馮延巳

紅可滿平枝韻綠平滿平枝可宿平雨厭厭睡可起遲可間可庭花可影移可

憶平可歸仄可期叶數平可歸仄可期叶夢平可見仄可雖多相仄可見仄可稀叶相仄可逢知仄可幾時叶

醉太平三十八字前後各

劉過

情仄可高平可意平可真韻眉平可長平可鬢平可青叶小平可樓平可明仄可月平可調平可箏叶寫平可春平可風平可數平可聲叶思仄可君平可

憶君叶魂平可牽平可夢平可縈叶翠平可綃平可香仄可暖平可雲平可屏叶更平可那平可堪平可酒平可醒叶

昭君怨四十字前段四句二仄一名一痕沙宴西園萬俟雅言

春仄可到平可南平可樓平可雪平可盡韻驚仄可動平可燈仄可期平可花仄可信叶小平可雨平可一平可番平可寒平可倚平可闌平可干平可

莫平可把平可闌仄可干平可頻仄可倚仄可一平可望平可幾平可重平可煙仄可水仄可何仄可處平可是平可京平可華平可

暮雲遮叶

酒泉子此詞有十餘體字數句法各異今錄一體

毛熙震

閒仄可臥平可繡平可幃韻慵仄可想平可萬平可般平可情平可籠仄可錦平可檀平可偏平可翹平可股平可重平可翠平可雲平可歛平可眉平可暮平可

天屏仄可上平可春平可山平可碧仄可映平可香平可煙平可霧平可隔仄可蕙平可蘭平可心平可魂平可夢平可役平可歛平可蛾平可眉平可

生查子四十字兩韻

魏承班

煙仄可雨晚晴天。零仄可落花無語。韻難仄可話此時情。梁仄可燕雙來去。叶琴仄可韻

對熏風。有平可限和情撫。叶腸仄可斷斷絃。頻淚平可滴黃金縷。叶

點絳脣後四十一字前段四句

一平可夜東風枕邊吹。仄可散愁多少。韻數聲啼鳥。叶夢平可轉紗窗曉。叶來仄可是

春初去。平可是春將老。叶長亭道。叶一般芳草。叶只平可有歸時好。叶

浣溪沙兩段五韻

枕平可障熏爐冷繡幃。韻二平可年終日苦相思。叶杏平可花明月爾應知。叶

天仄可上人仄可間何處去。舊平可歡新仄可夢覺來時。叶黃仄可昏微仄可雨畫簾垂。叶

菩薩蠻後四十四字前段四句亦二句温庭筠

小平可山重仄可疊金明滅。韻鬢平可雲欲平可度香腮雪。叶懶平可起畫蛾眉。平換弄平可妝

梳仄可洗遲。平叶照平可花前後鏡。仄三換花仄可面交相映。仄叶新仄可貽繡羅襦。平換雙

可仄雙金仄可鷓鴣。平叶

卜算子兩段四四韻

蘇軾

缺平可月挂疎桐。漏平可斷人初定。韻時仄可見幽人獨往來。縹平可緲孤鴻影。叶驚

灰可起卻回頭。有平可恨無人省。叶揀平可盡寒枝不肯棲。寂平可寞沙洲冷。叶

減字木蘭花四十四字前段四句又換韻亦二仄二平 呂渭老

雨平可簾高仄可捲韻芳仄可樹陰陰連別館。叶涼仄可氣侵樓。平可蕉仄可葉荷枝各自秋。

平叶前仄可溪夜平可舞仄三換化平可作驚仄可鴻留不住。仄叶愁仄可損腰肢。平四換一平可桁

香銷舊平可舞衣。

醜奴兒四十四字前後各四句共六韻又名采桑子羅敷豔歌

和凝

蟾仄可領平可上仄可訶梨子繡平可帶雙垂。韻椒仄可戶間時。叶競平可學檇蒲賭平可荔枝。

叶叢仄可頭鞦仄可子紅編細裙。仄可窰金絲。叶無仄可事顰眉。叶春仄可思翻教阿平可

母疑。叶

訴衷情四十四字兩段十句六韻此調有數體字數不同今所錄乃宋人最多用者

王益

燒仄可殘絳平可蠟淚成痕。韻街仄可鼓報黃昏。叶碧平可雲仄可又平可阻平可來信。廊仄可上

月侵門。叶愁永夜拂香裊。叶待誰温。叶夢平可蘭憔悴擲平可果淒涼。兩平可處銷

魂。

謁金門四十五字前後各四句七韻又名花自落

韋莊

空相仄可憶韻無仄計得平可傳消息叶天仄可上可嫦仄可娥仄可人不識叶寄平書何處覓。

新仄可睡覺平可來無仄可力叶不平忍看平可伊書仄可迹叶滿平院落平可花春寂。

寂。叶斷平腸芳草碧。叶

好事近四十五字前後各四句共七韻一名釣船笛

蔣子雲

葉平可暗乳鶯啼。風仄可定老平可紅猶落。韻蝴仄可蝶不平可隨春去。入薰風池閣。叶

休仄可歌金仄可縷勸金卮。酒病平可煞如昨。叶簾仄可卷日平可長人靜。任楊仄可花飄泊。

憶秦娥四十六字前後各五句共八韻此調始于太孫夫人

花深深。韻一平可鈎羅仄可韞行花陰。叶行花陰。疊三閒仄可將柳平可帶試平可結同心。

日平可邊消仄可息空沈沈。叶畫平可眉樓仄可上愁登臨。叶愁登臨。疊三海平可棠

開仄可後望平可到如今。叶此調仍正

清平樂 四十六字前段各四句

禁平可闌清仄可夜韻月平可探金牕罅叶玉平可帳鴛仄可鶯噴平可蘭仄可麝叶時仄可落銀

可燈香仄可地叶女平可伴平可莫平可話孤眠平換六平可宮羅仄可綺三千一平可笑皆仄可

生百平可媚宸仄可游教仄可在帷邊

更漏子 四十六字前段六句 韻同

玉闌干 金甃井 韻月平可照碧平可梧桐仄可影叶獨平可自箇立多時平換露平可華濃仄可

濕衣 平叶一向三換凝情望仄可待平可得不平可成模仄可樣叶雖耐平可耐又尋思平叶

怎平可生嗔仄可得伊平叶

畫堂春 各四十七字前段後段 韻

落平可紅鋪仄可徑水平池韻弄平可晴小平可雨霏霏叶杏平可花憔悴杜鵑啼叶無

可奈春歸叶柳平可外畫平樓獨上凭平可闌手平可撚花枝叶放平可花無仄可語對

斜暉 叶此平可恨誰知叶

阮郎歸 共四十七字前段四句後段五句 韻又各醉桃源碧桃春

李白

温庭筠

徐俯

吳文英

翠平可深濃仄可合曉鶯堤韻春仄可如日平可墜西仄可畫平可圖新仄可展遠山齊叶花仄可

深平可十平可二梯叶風絮晚醉魂迷叶隔平可城聞仄可馬嘶叶落平可紅微仄可沁繡鴛

泥叶秋仄可千教仄可放低叶

攤破浣溪沙四十八字前後各四句共五韻又名山花子

南唐元宗

菡平可香銷翠葉殘韻西仄可風愁起綠波間叶還仄可與韶仄可光共平可樵仄可悴平可不

堪看叶細平可雨夢平可回雞塞遠平可樓吹仄可徹玉笙寒叶多仄可少淚平可珠何

限恨倚闌干叶

桃源憶故人四十八字前後各四句共八韻又名虞美人影

王之道

逢仄可人借平可問春歸處韻遙仄可指燕仄可城煙樹叶滴平可盡柳平可梢殘雨叶月平可

闌西南戶叶游仄可絲不平可解留伊住叶漫平可惹間仄可愁無數叶燕平可子為平可

誰來去叶似平可說江南路叶

眼兒媚四十八字前後各五句共五韻又名秋波媚

王雱

楊仄可柳平可絲仄可弄輕柔韻烟仄可縷織成愁叶海平可棠未平可雨梨仄可花先仄可

雪。一平可半春休。叶而。仄可今往。平可事難重有。歸。仄可夢遶秦樓。叶相。仄可思只。平可在。

丁。仄可香枝。仄可上。豆。平可蔻梢頭。叶

柳梢青。各四十九字。前六韻。後段。

秦觀

岸。平可草平沙。韻。吳。仄可王故。平可苑。柳。平可裊烟斜。叶雨。平可後寒輕。風。仄可前香。仄可細。春。

可在梨花。叶行。仄可人。一。平可棹天涯。叶酒醒處。殘陽亂鴉。叶門。仄可外秋千牆。仄可。

頭紅。仄可粉深。仄可院誰家。叶首句亦有韻者。

河瀆神。四十九字。前四句。後二段。韻。有體。

孫光憲

江上草芊芊。韻。春。仄可晚。平可湘。仄可妃。仄可廟。平可前。叶一方卵。平可色。楚南天。叶數。平可。

可斜雁。平可聯。仄可翩。叶獨。平可倚朱。仄可闌情不極。仄可魂。仄可斷。平可終。仄可朝。仄可相。仄可憶。

仄兩。平可槩不。平可知消息。叶遠。平可汀時起。鷓鴣。叶

應天長。後四十九字。前九段。五句。韻。歐陽修

一。平可彎初。仄可月臨鸞鏡。韻。雲。仄可鬢鳳。平可釵慵不整。叶珠。仄可簾靜。叶此處亦有重。

仄樓迴。叶惆。仄可悵落。平可花風不定。叶綠烟低柳徑。叶何。仄可處。轉。平可轆金井。韻。

昨平可夜更仄可闌酒平可醒叶春仄可愁勝平可卻病叶

西江月 五十字前後各四句 共六韻又名步虛詞

蘇軾

照平可野瀾仄可瀾淺仄可浪橫仄可空曖平可曖微霄韻障泥未平可解玉驄驕叶我可醉

欲平可眠芳仄可草可平可惜一平可溪明仄可月莫平可教踏平可碎瓊瑤叶解平可鞍欵仄可

枕綠楊橋叶杜平可字數平聲春仄可曉末句均須換仄韻叶

惜分飛 五十字前後四韻同

陳允平

釧平可閣桃腮香玉溜韻困平可倚銀牀倦繡叶雙仄可燕歸來後叶相仄可思葉平可底

尋紅豆叶碧平可唾春衫還在否叶重仄可理弓彎舞袖叶錦平可藉芙蓉縐叶翠

平腰羞仄可對垂楊瘦叶

醉花陰 五十二字前段四句三韻後段同

李清照

薄平可霧濃仄可霧愁永晝韻瑞平可腦噴金獸叶佳仄可節又重陽寶平可枕紗廚半平可

夜涼初透叶東仄可籬把平可酒黃昏後叶有平可暗香盈袖叶莫平可道不消魂簾

仄可捲西風人仄可比黃花瘦叶

浪淘沙五十四字前段五句四韻後段同又

蹙平可損遠山眉韻幽怨誰知叶羅衾滴平可盡淚平可胭脂叶夜平過春仄可寒

人未起門仄可外鴉啼叶惆悵阻佳期叶人在天涯叶東風頻仄可動小

桃枝叶正是銷魂時候也擦亂花飛叶

鷓鴣天韻又名思佳客

秦觀

枕平可上流鶯和仄可淚聞韻新仄可啼痕仄可間舊啼痕叶一平可春魚仄可無消息干

可里關山勞仄可夢魂叶無一語對芳樽叶安仄可排腸仄可斷到黃昏叶甫平可能

炙平可得燈兒了平可打梨花深仄可閉門叶

臨江仙此調別體極多但錄一體於此

趙長卿

夜平可久笙仄可簫吹徹更深星仄可斗還稀韻醉平可拈裙仄可帶寫新詩叶鎖平可窗

風露燭平作月明時叶水平可調悠仄可揚聲美幽仄可情彼平可此心知叶古平可香

烟仄可斷綵雲歸叶滿平可傾蕉葉齊唱轉花枝叶

鵲橋仙五十六字前後段各五句二韻調名或加令字

秦觀

織仄可雲弄平可飛仄可星傳仄可恨仄可銀仄可漢迢仄可迢暗平可度仄可金仄可風玉平可露一相逢。

便勝平可却人間無仄可數叶柔仄可情似平可水佳仄可期如仄可夢忍平可願鵲平可橋歸。

可路叶兩平可情若平可是久長時又豈平可在朝朝暮平可暮。

虞美人各五十六字前後各五句

蔣捷

絲仄可絲楊仄可柳絲絲雨韻春仄可在冥濛處叶樓仄可兒忒平可小不藏愁平換幾平可度。

和仄可雲飛仄可去覓歸舟平叶天仄可憐客平可子鄉關遠仄換借平可與花消遣仄叶海。

平棠紅仄可近綠闌干平換纔仄可捲珠仄可簾却平可又晚風寒平叶

一斛珠句五十七字前後各五句

南唐後主

曉平可粧初仄可過韻沈仄可檀輕仄可注些兒箇叶向平可人微仄可露丁香顆叶一平可曲。

清歌暫平可引櫻仄可桃破叶羅仄可袖裏平可殘殷色可叶盃仄可深旋平可被香醪澆。

叶繡平可牀斜仄可凭嬌無那叶爛平可嚼紅茸笑平可向檀仄可郎睡叶

踏莎行韻五十八字前段五句三韻吳文英

潤平可玉籠綃檀仄可櫻倚平可扇韻繡平可圈猶仄可帶脂香淺叶榴仄可心空仄可疊舞裙。

紅艾平可枝應仄可壓愁鬢亂叶午平可夢千山仄可陰一平可箭叶香仄可癩新仄可褪

紅絲腕叶隔平可江人仄可在雨聲中晚平可風菰仄可葉生秋苑叶

小重山各五十八字前後段各六句共八韻 蔣捷

晴仄可浦溶溶明斷霞韻樓仄可臺搖影處是誰家銀仄可紅裙仄可襴皺宮紗叶風前

可坐間仄可鬪鬱金芽叶人仄可散樹啼鴉叶粉平可糲黏不住舊繁華叶雙仄可龍

尾平可上月痕斜叶而今仄可照冷平可淡白菱花叶

第二節 中調

填詞圖譜以不及六十字者為小令。六十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字以上為長調。今從之中調惟略取其最通用者。視小令益少。雖不免陋略。然學者可即是以求其餘也。

中調格式

一剪梅六十字前段六句三韻後段同

李清照

紅仄可藕香殘玉平可簟秋韻輕仄可解羅裳獨平可上蘭舟叶雲仄可中誰寄錦書來雁

可字迴時。月平滿西樓。花可自飄零。水可自流。一可種相思。兩可處閒。

愁叶此平情無計可消除。纔仄可下眉頭。却平可上心頭。每句並協韻。

蝶戀花 又六十字前段五句四韻後段同。張泌

六平可曲闌仄可干偎碧樹。韻楊仄柳風輕展。平可盡黃金縷。叶誰仄可把鈿仄可箏移玉。

柱穿仄可簾燕平可子雙飛去。叶滿平可眼游仄可絲兼落絮。叶紅仄可杏開時。一平可霎。

清明雨。叶濃仄可睡覺平可來鶯亂語。叶驚仄可殘好平可夢無尋處。叶

唐多令 後六十字前段五句四韻。陳允平

何仄可處是秋風。韻月平可明霜仄可露中。叶算淒涼未平可到梧桐。叶曾仄可向垂仄可虹。

橋上看有平可幾平可樹水邊楓。叶客平可路怕相逢。叶酒平可濃愁仄可更濃。叶數歸。

期猶仄可。是初冬。欲平可寄相仄可。思無好句聊仄可。折平可贈雁來紅。叶

破陣子 韻後六十二字前段五句三拍子。晏殊

燕子來時新。仄可社梨仄可花落。平可後清明。韻池仄可上碧平可苔三四點。叶底黃鸝。

一兩聲。叶日平可長飛絮輕。叶巧笑東鄰女。平可伴采平可桑徑平可裏逢迎疑。仄可怪。

昨平可宵春夢好。元仄可是今朝鬪草贏。笑平可從雙臉生。叶

蘇幕遮六十二字前段七句四韻後段同惟

范仲淹

碧雲天。黃葉地。韻秋色連波。波仄可上含煙翠。叶山仄可映斜陽天接水。叶芳仄可

草無情。更在斜陽外。叶黯香魂。追旅思。叶夜平可夜除非絕句依調當好平可夢留人

睡。叶明仄可月樓高休獨倚。叶酒平可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叶

周邦彥

漁家傲六十二字前段後灰仄可煖香仄可融銷永晝。韻蒲架平可上春藤秀。叶曲平可角闌仄可干羣雀鬪。叶

清明仄可後。叶風仄可梳萬平可縷亭前柳。叶日平可照釵仄可梁光欲溜。叶循仄可堦竹

粉霑衣袖。叶拂平可拂面平可紅新著酒。叶沈吟仄可久。叶昨平可宵正平可是來時候。

定風波六十二字前段五句

歐陽炯

暖平可日閒牕映碧紗。韻小池春仄可水浸晴霞。叶數平可樹海平可棠紅欲盡。換爭

忍。仄可玉平可閨深仄可掩過年華。平獨平可凭繡平可牀方寸亂。三換腸斷。仄可淚平可珠

穿仄破臉邊花。平隣仄舍女平郎相借問。仄音信仄教仄人羞仄道未還家。

平叶

殢人嬌各六十四字前後段

毛滂

雲仄做屏風花仄為行仄幃韻屏仄幃平裏平見春模樣。叶小平晴未平了。輕

陰一平餉。叶酒平到處恰平作平如把春拈仄上。叶官仄柳黃輕仄河仄堤綠平漲。

花仄多仄處平少停蘭槳雪平邊花仄際平燕疊平嶂。叶這平一段淒仄涼

為誰悵平望。

青玉案此六十六字前後段各六句五句

史達祖

蕙平花老平盡離騷句韻綠染平遍江頭樹。叶日平午酒平消聽驟雨。叶青仄

榆錢小碧苔錢古。叶難仄買東君住。叶官荷不礙遺鞭路。叶被芳仄草將愁

去。叶多仄定紅仄樓簾影暮。叶蘭仄燈初上夜香初駐。叶猶仄自聽鸚鵡。叶

解珮令六十六字前後段各六句共十

史達祖

人仄行花仄塢韻衣沾香仄霧叶有新詞仄逢春分付。叶屢平欲傳情奈平燕

子平不平可可曾飛去叶倚珠簾詠郎秀平句叶相仄思一平可度叶濃愁一平可度

最難忘仄遮燈私語叶澹平月梨花借平夢來仄花仄邊廊廡叶指春衫淚

曾濺平處叶

天仙子各六十八字前後段

水平調數平聲持酒聽韻午平睡醒平來愁未醒叶送平春春仄去幾時回臨

晚平鏡叶傷流仄景叶往平事後平期空記省叶沙仄上並平禽池上暝叶

雲仄破月平來花弄影重仄重翠平幙密遮燈風不平定叶人仄初仄靜叶明

可仄日落平紅應滿徑叶

江城子各七十字前後段

杏平花村仄館酒旗風韻水溶溶叶颺殘紅叶野平渡平舟仄橫仄楊柳綠陰

濃叶望平斷江仄南山色遠平人不見叶草連空叶夕陽樓外曉煙籠叶粉香融叶

淡眉峯叶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叶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叶此

疊下闕平仄通用處與上闕同

謝逸

張先

千秋歲各八句共十韻

棟平可花飄仄可砌韻藪平可藪清香細叶梅仄可雨過韻蘋風起叶情仄可隨湘水遠平可夢平可

遠吳峯翠叶琴書仄可倦鷓鴣喚平可起南窗睡叶密平可意無人寄叶幽仄可恨平可

憑誰洗叶修仄可竹畔疎簾裏叶歌仄可餘塵拂扇舞平可罷風掀袂叶人散平可後一平可

平可鉤淡平可月天如水叶

離亭燕七十四韻後段同六

一平可帶江仄可山如畫韻風物向秋瀟灑叶水平可浸碧平可天何處斷霽色冷平可光平可

相射叶蓼嶼荻花洲掩平可映竹平可籬茅舍叶雲仄可際客平可帆高挂叶煙仄可外平可

酒帘低亞叶多仄可少六平可朝興廢事盡入漁仄可樵間話叶悵望倚層樓寒仄可日平可

無仄可言西下叶

風入松此七十三字前後段各六句四韻

一平可宵風仄可雨送春歸韻綠平可暗紅稀叶畫平可樓整平可日無人到平可與平可誰同仄可

康與之

撚花枝叶門仄可外蓄仄可薇開仄可也枝仄可頭梅仄可子酸時叶玉平可人應仄可是數平可

謝逸

張昇

歸期。翠平可斂愁眉。叶塞平可鴻不到雙魚遠。嘆平可樓前流水難西。叶新仄可

恨欲平可。是紅仄可葉東仄可風滿平可院花飛。叶

祝英臺近。各七十七字前後段

辛棄疾

寶釵分。桃葉渡。煙仄可柳暗南浦。韻怕平可上層樓。十平可日九風雨。叶斷平可腸仄可點

平可點飛紅。都仄可無人仄可管。倩誰喚流。仄可鶯聲住。叶髻邊覷。叶試平可把平可花仄可

卜歸期。纔仄可簪又重數。叶羅仄可帳燈昏。哽平可咽平可夢中語。叶是平可他仄可春仄可帶

愁來。春仄可歸何仄可處。却不解帶平可將愁去。叶

御街行。共七十八字前後段各七句

范仲淹

紛紛墜葉飄香砌。韻夜寂平可靜寒聲碎。叶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澹銀河垂地。叶

年年今夜。月平可華如練。長是人千里。叶愁腸已斷無由醉。叶酒未平可到先

成淚。叶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叶都來此平可事。眉仄可間心上無計相

迴避。叶

金人捧玉盤。七十九字前段七句後段

程垓

愛春歸。憂春仄去。為春忙。韻旋點平檢平雨平障雲妨。叶遮仄紅護平綠平翠平

幃羅仄幙任高張。叶海平棠明仄月杏花天仄更平惜濃芳。叶喚鶯吟招蝶

作拍迎柳舞。倩桃粧盡呼仄起平萬平籟笙簧。叶一平觴平一平詠平儘平教陶平

瀉繡心腸。叶笑平他人仄世謾嬉游仄擁平翠偎香。叶

新荷葉各八十二字前後段 趙彥瑞

欲平暑還涼如仄春有平意重歸。韻春仄若歸來任他鶯仄老花飛。叶輕仄雷

澹平雨似平晚平風仄欺仄得單衣。叶簷仄聲驚仄醉起平來新仄綠成圍。叶

回仄首分携。叶光仄風冉平冉菲菲。叶曾仄幾何時故山疑仄夢還非。叶鳴

琴再平撫將仄清仄恨平都仄入金徽。叶永平懷橋仄下繫平船溪仄柳依

依。叶

驀山溪亦有每段第七八句並叶韻者

一平番小平雨陡平覺添秋色。韻桐仄葉下銀牀。又平送平箇平淒涼消仄息。

故平鄉何仄處搔仄首對西風。衣仄線平斷平帶平圍仄寬仄衰仄鬢添新

張元幹

白可叶錢可叶塘江可叶冠可叶蓋如雲積可叶騎可叶馬傍朱門可叶誰可叶肯可叶念可叶塵埃可叶
墨可叶客可叶佳可叶人信可叶杳日可叶暮碧雲深樓可叶獨可叶倚可叶鏡可叶頻可叶看可叶此可叶

意無人識可叶

洞仙歌八十三字前段六句後段七句共六韻

蘇軾

冰可叶肌玉可叶骨自清涼無汗可叶水可叶殿風來暗香滿可叶繡簾開一點明可叶月窺

人人未寢可叶欹可叶枕釵橫鬢可叶亂可叶起可叶來攜素手庭可叶戶無聲時可叶見疎星

渡河漢可叶試問夜如何夜可叶已三更金波可叶淡玉可叶繩低可叶轉可叶但屈指西風

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喚可叶

康與之

江城梅花引八十七字前段八句後段十句共十一韻
娟可叶娟霜可叶月冷侵門可叶怕黃昏可叶又黃昏可叶手撚一枝獨可叶自對芳樽可叶酒可叶

又不可叶禁花又惱漏聲遠一更更總斷魂可叶斷魂斷魂可叶不可叶堪聞可叶被

可半温可叶香可叶灰可叶半薰可叶睡也睡也睡不穩誰與温存可叶惟可叶有牀前銀燭照啼

痕可叶一可叶平夜為可叶花憔悴損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可叶

第三節 長調

自九十字以下。皆長調也。宋以來自度曲頗多。往往為長調。不可勝錄。略舉十一而已。

長調格式

意難忘

後九十二字前段十句共十二韻

周邦彥

衣染鶯黃

韻

愛停

仄可歌駐

平可拍勸

平可酒持觴

叶

低鬢蟬影動

私

仄可語口脂香

叶

蓮露滴竹風涼

叶

拌

仄可劇飲淋漓

叶

夜漸深

籠

仄可燈就

平可

月子

平可細端相

叶

知音見說無雙

叶

解移

仄可宮換

平可羽未

平可怕周郎

叶

長顰知有恨

貪

仄可

要不成

妝

叶

些個事惱人腸

叶

待

平可說與何妨

叶

又恐伊尋

仄可消問

平可息瘦

平可減容光

叶

滿江紅

九十三字前段八句

韻

後段十句五韻

程垓

門

仄可掩垂楊

寶

平可香

仄可度翠

平可簾重

仄可疊

韻

春

仄可寒

仄可在羅

衣初試

素肌猶

怯

叶

薄

平可霧籠

仄可花天欲暮

小

平可風送

平可角聲初咽

叶

但獨

平可

寒幽幌

悄無言

傷初別

叶

衣上

平可

雨

眉間

月

叶

滴

平可

不

平可盡顰空切

叶

羨

平可棲

仄可梁歸燕入

簾雙。蛙。叶。愁。仄。緒。多。仄。於。花。絮。亂。柔。仄。腸。過。平。似。丁。香。結。叶。問。甚。平。時。重。理。錦。

囊書從頭說。叶。

滿庭芳。九十五字前後段各九句共。九韻一名鎮陽臺滿庭霜。

程垓

南。仄。月。驚。烏。西。風。破。平。雁。又。是。平。秋。仄。滿。平。湖。韻。採。平。蓮。人。盡。寒。色。戰。菰。蒲。叶。

舊。平。信。江。南。好。景。一。平。作。萬。平。里。輕。仄。覓。蓴。鱸。叶。誰。知。道。吳。儂。未。識。蜀。平。客。已。情。

孤。叶。憑。高。增。悵。望。湘。雲。盡。處。都。仄。是。平。蕪。叶。問。故。平。鄉。何。仄。日。重。仄。見。吾。廬。叶。

縱。平。有。荷。紉。芰。製。終。不。平。似。菊。平。短。籬。疎。叶。歸。情。遠。三。更。雨。夢。依。舊。繞。庭。梧。叶。

水調歌頭。九十五字前段九句後段十句共八。韻。夢。窗。名。江。南。好。白。石。名。花。犯。念。奴。蘇軾

明。仄。月。幾。時。有。把。平。酒。問。青。天。韻。不。平。知。天。仄。上。宮。仄。闕。平。今。仄。可。夕。是。何。年。叶。

我。平。欲。乘。仄。風。歸。仄。去。又。平。可。恐。瓊。樓。玉。平。宇。高。仄。處。不。勝。寒。叶。起。平。舞。弄。清。影。

何。仄。可。似。在。人。間。叶。轉。平。可。朱。仄。閣。平。低。仄。可。綺。平。可。戶。照。無。眠。叶。不。平。應。有。平。可。恨。何。

可。事。平。常。仄。可。向。別。時。圓。叶。人。仄。可。有。悲。仄。可。歡。離。仄。可。合。月。平。有。陰。晴。圓。仄。可。缺。此。平。事。

古難全。叶。但。平。願。人。仄。可。長。久。千。仄。可。里。共。嬋。娟。叶。

鳳凰臺上憶吹簫後段九十五字前段十句

李清照

香仄可冷金貌被平可翻紅仄可浪起平可來慵仄可自梳頭韻任寶奩塵滿日平可上簾鉤

生仄可怕離懷別平可苦多少平可事欲平可說還休叶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叶

休休叶此二字這回去也平可千萬平可遍陽關也平可則難留叶念武陵人遠煙仄可

鎖秦樓叶惟仄可有樓前流水應念平可我終仄可日凝眸叶凝眸處從今又添一

段新愁叶

燭影搖紅句後段同共十韻

趙長卿

梅仄可雪飄香杏花開仄可艷燃春晝韻銅仄可駝烟淡曉風輕搖仄可曳青青柳叶海

平可燕歸仄可來未久叶向雕梁初成對偶叶日長人困綠平可水池塘清明時候叶

簾仄可幙低垂麝煤烟仄可噴黃金獸叶天仄可涯人去杳無憑平可念東陽瘦叶

眉仄可上新仄可愁壓舊叶要消遣平可除非帶酒叶酒醒人靜月平可滿南樓相仄可思

還又叶

聲聲慢後段九十七字前段十句

吳文英

雲可深山可。烟可冷江皋。人生可未可易相逢。韻一笑燈前。釵行可兩可。

兩春容。叶清芳夜爭真。可態引生可。香撥亂東風。叶探花可手與安排金可。

屋可懊可惱司空。叶憔悴欵翹委可。佩恨玉可。奴消可瘦飛可趁輕鴻。叶試

平問知心樽前可誰可最情濃。叶連呼紫雲伴可醉小丁可香纔吐微紅。叶還

解語待攜歸行雨夢中。叶

醉蓬萊九十七字前後段各一句共八韻

任落可梅鋪可綴雁可齒斜橋。裙可腰芳草。韻閒可伴游絲。過曉可園庭沼。叶

平可近清明雨可晴風可輕稱少可年尋討。叶碧可縷牆頭紅可雲水可面柳

平可隄花島。叶誰可信而今怕愁憎酒對可著花枝自疎歌笑。叶鶯可語丁寧。

問甚可時重到。叶夢可筆題詩。把可綾封可淚向鳳可簫人道。叶處可處傷懷。

年可年遠可念惜可春人老。叶

暗香九十七字前後段各九句共十二韻一名紅情

舊時月可色可。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叶喚起玉人可不可管清寒與攀摘。叶何

姜夔

呂渭老

遜而今漸老。都可仄忘却春風詞筆。叶但怪得竹可平外疎花。香冷入瑤席。叶江

國叶正寂寂。叶嘆寄與路遙。夜雪可平初積。叶翠樽易泣。叶紅萼無言耿相憶。叶

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叶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叶

八聲甘州各九十七字前後段柳永

對瀟瀟暮平雨灑江天。一可平番洗清秋。韻漸霜風淒可仄緊。關河冷可平落殘可仄照

當樓。叶是處紅可仄衰綠可平減。苒可平苒物華休。叶惟可仄有長可仄江水。無可仄語東流。

叶不忍登可仄高臨可仄遠望。故可平鄉渺可平邈。歸可仄思難收。叶歎年可仄來蹤可仄跡。

何可仄事苦淹留。叶想佳人妝可仄樓長可仄望。誤幾回天可仄際識歸舟。叶爭知我倚

平闌干處。正可平恁凝愁。叶

雙雙燕各九十八字前後段史達祖

過春社了。度可平簾幙中間。去年塵冷。韻差池欲住。試可平入舊巢相並。叶還相雕

梁藻井。叶又輕可平語商量不可平定。叶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叶芳徑

叶芹泥雨潤。叶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叶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叶應是樓

香正穩。叶便忘仄了天涯芳信。叶愁損平翠黛雙蛾。日平日畫平欄獨凭。叶

晝夜樂各九十八句共十一韻

柳永

洞平房記平得初相遇。韻便只平合作長相聚。叶何仄期小會幽歡。變作別平

離情仄緒。叶況平值闌珊春色暮。叶對滿平目平亂花狂絮。叶直平可恐好風光平

盡隨伊歸去。叶一平場寂平寞憑誰訴。叶算前言總平輕負。叶早平可知恁地

難拌。悔不當仄初留仄住。叶其仄奈風流端正外。更別平有平繫人心處。叶一

平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叶

周邦彥

鎖窗寒後九十九字前段十句暗柳啼鴉。單衣竚立。小簾朱戶。韻桐花半畝。靜鎖一庭愁雨。叶灑空階。更闌未

休。故人翦燭。西窗語。叶似楚江暝宿。風燈零亂。少年羈旅。叶遲暮叶嬉游處。

叶正店舍無煙。禁城百五。叶旗亭喚酒。付與高陽儔侶。叶想東園桃李自春。小

脣秀靨。今在否。叶到歸時。定有殘英待客攜樽俎。叶惟此一體可從。故今仍之不

仄註平

念奴嬌前段九句後段十句共八韻一名大江東去壺中天百字令等

辛棄疾

野平棠花落又平可可恩仄可可恩仄可可過平了清明時節韻剗平地東風欺客夢一可可枕

銀仄屏寒怯叶曲平可可岸持觴垂仄可可楊繫平可可馬此平可地曾經別叶樓仄可可空人去平可可舊

游飛燕能說叶聞道綺陌東頭行人長仄可可見平簾底纖纖月叶舊平可可恨春江流

不盡新仄可可恨雲山千疊叶料平可可得明朝樽仄可可前重仄可可見平可可鏡平可可裏花難折叶也平可可

應驚問近來多少華髮叶

瑞鶴仙一段一百二字前段十句後一段十一句共十三韻

史達祖

杏平煙嬌濕鬢韻過杜平可可若平可可汀仄可可洲仄可可楚平可可衣香潤叶回頭翠樓近叶指鴛

鴛仄可可沙上平可可暗平可可藏春恨叶歸鞭隱隱叶便平可可念平可可芳痕未穩叶自簫聲吹

可可落雲東再平可可數故園花信叶誰問叶聽平可可歌窗罅倚月鉤闌舊家輕俊叶

芳心一寸叶相仄可可思仄可可後總灰盡叶奈春風多仄可可事吹花搖柳也平可可把幽情喚

醒叶對南溪桃仄可可萼翻紅又成瘦損叶

水龍吟一名龍吟曲小樓連苑海天闊處

辛棄疾

楚天千里清秋。水可隨天去。秋無際。韻遙可岑遠目。獻平愁供恨。玉平簪

螺髻。叶落平可日樓頭。斷平可鴻聲。仄可裏江。仄可南游子。叶把吳。仄可鈞看。平可了。闌。仄可干

拍平可遍。無人會。登臨意。叶休。仄可說鱸魚堪。仄可膾。叶儘西風季。平可鷹歸未。叶求

可田問舍。怕平可應羞見。劉。仄可郎才氣。叶可惜流年。憂。仄可愁風。仄可雨。樹。平可猶如

此。叶倩何人喚取。紅。仄可巾翠。平可袖。搵英雄淚。叶

齊天樂。韻又名五福降中天。臺城路。如此。江山。王沂孫

一平襟餘。仄可恨宮魂。斷年年翠陰。庭樹。韻乍咽涼柯。還移暗葉。重。仄可把離愁深

訴。叶西窗過雨。叶怪瑤佩。流空。玉箏調柱。叶鏡暗妝殘。為誰嬌鬢。尙如許。叶

銅仙鉛淚似洗。嘆移盤去遠。難貯零露。叶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仄可得斜陽幾

可度。叶餘音更苦。甚獨。平可抱清商。頓成淒楚。叶謾想薰風。柳絲千萬縷。叶

南浦。後一段八句共八韻。魯逸仲

風悲畫角。聽單于三弄。落譙門。韻投。仄可宿駸駸。征騎。飛雪滿孤村。叶酒市漸闌

燈火。正敲窗亂葉舞紛紛。叶送數聲驚雁。乍離煙水。嘹唳度寒雲。叶好在半

臙淡月。到如今無處不銷魂。叶故平國梅花歸夢。愁損綠羅裙。叶為問暗香閒

豔也。相思萬點付啼痕。叶算翠屏應是兩眉餘。恨倚黃昏。叶

眉嬾句。一百三十一韻。又名百宜嬌。

王沂孫

漸新痕。懸柳澹影穿花。依約破初暝。韻便平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逕。

畫眉未穩。叶料素娥猶帶離恨。叶最堪愛一曲銀鈎小。寶簾挂秋冷。叶千

古盈虧。休問。叶嘆謾磨玉斧。難補金鏡。叶太平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

景。叶故山夜永。叶試待他窺戶端正。叶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叶

綺羅香各一百四字。前後段各九句。共八韻。

張翥

燕子梁深。秋千院冷。半平溼垂楊煙縷。韻怯平試春衫。長仄恨踏青期阻。叶梅

子平可後平餘仄潤留寒藕。平花仄可外平娛涼銷暑。叶漸驚他秋仄老梧桐。蕭

蕭金井斷蛩暮。叶熏篝須待被暖。催雪新詞未穩。重尋笙譜。叶水平可閣雲

窗總平是慣曾經處。叶曾仄信平可有平客平裏關河。又平怎平禁仄夜深風雨。

一聲聲滴平可在疎篷。做成情味苦。叶

永遇樂一百四字前後段各十句共八韻又名消息

蔣捷

清仄可逼池亭潤侵山仄可閣雲仄可氣平可凝聚韻未平有蟬前已平可無蝶平可後花仄可

事隨流水叶西仄可園支徑今仄可朝重仄可到半平可礙醉筑吟袂叶除仄可非是平可鶯

身瘦平可小暗平可中仄可引雛仄可穿去叶梅仄可簷滴平可溜風仄可來吹斷放得斜仄可

陽一縷叶玉平可子敲枰香仄可綃落平可剪聲仄可度深幾許叶層仄可離恨淒仄可迷

如仄可此點平可破漫煩輕絮叶應仄可難認平可爭春舊館倚紅杏處叶

湯恢

二郎神九韻柳永一首少一字後多從此體

瑣窗睡起閒仄可竚立海棠花影韻記翠幟銀塘紅牙金縷杯泛梨花凍冷叶燕

子銜來相思字道玉瘦不平作禁春病叶應蝶粉半銷鴉雲斜墜暗塵侵鏡叶

還省叶香痕碧唾春衫都凝叶悄一似醮醮玉肌翠平可被消得東風喚醒叶青

靜叶杏單衣楊仄可花小平可扇閒卻晚春風景叶最平可苦是蝴蝶盈盈弄晚一簾風

望海潮一百七字前後段各十一句共十一韻

秦觀

梅英疎淡。冰漸溶。可。東風暗換年華。韻。金谷俊游。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

長記誤隨車。叶。正絮。平。翻。可。舞。芳。可。思。交。加。叶。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

家。叶。西園夜飲鳴笳。叶。有華燈礙。平。月。飛。可。蓋。妨。花。叶。蘭苑未空。行人漸老。

重來事事堪嗟。叶。煙暝酒旗斜。叶。但倚。平。樓。極。平。目。時。可。見。樓。鴉。叶。無。可。奈。歸

心。暗。隨。流。水。到。天。涯。叶。

一萼紅。句。後。段。十。句。前。段。十。句。一。

步深幽。韻。正雲。可。黃。天。可。淡。雪。平。作。意。未。全。休。叶。鑑。平。曲。寒。沙。茂。可。林。煙。可。草。俛

可。仰。平。可。今。古。悠。悠。叶。歲。華。可。晚。平。飄。零。漸。平。遠。誰。可。念。平。可。我。平。可。同。載。五。湖。舟。叶。

磴。平。可。古。松。斜。厓。可。陰。苔。可。老。一。平。可。片。清。愁。叶。回。可。首。天。涯。歸。可。夢。幾。魂。飛。西

浦。淚。平。可。灑。東。州。叶。故。平。國。山。川。故。平。園。心。可。眼。還。可。似。可。王。粲。登。樓。叶。最。負。平。可。

他。可。秦。鬟。妝。可。鏡。好。平。可。江。可。山。可。何。事。此。時。游。叶。為。喚。狂。可。吟。老。平。可。監。共。平。可。賦。

銷憂。叶。

疎影。句。一。百。十。字。前。後。段。各。十。句。共。九。韻。又。名。綠。意。

姜夔

苔枝綴玉。韻有翠禽。仄小小。平枝上同宿。叶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仄言。仄自。

平倚。平修竹。叶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仄南江北。叶想佩環。月。平夜歸來。

化作此花幽獨。叶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叶莫似春風。不平作。

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叶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平龍哀曲。叶等恁時重。

仄覓幽香。已人小窗橫幅。叶

沁園春。一百十四字前段十句後段十二句

陸游

孤。仄鶴歸飛。再過遼天。換盡舊人。韻念纍。平纍枯。仄冢。茫。仄茫。夢。平境。王。仄侯。

樓。仄蠟。畢。平竟成塵。叶載。平酒園林。尋。仄花巷。平陌。當。仄日。何曾輕。仄負春。叶

流年改。嘆圍。仄腰帶。平臙。點。平鬢霜新。叶交親。叶散。平落如雲。叶又豈。平料。

如今餘。仄此身。叶幸眼。平明身。仄健。茶。仄甘飯。平輒。非。仄惟我。平老。更。平有人。

貧。叶躲。平盡危機。消。仄殘壯。平志短。平艇湖中閒。仄采蓴。叶吾何恨。有漁。仄翁。

共。平醉。溪。仄友為鄰。叶

摸魚兒。一百十六字前段各十字後段各十字共十三韻兒或作子又名買陂塘安慶模

辛棄疾

更能消幾番風雨。恩恩春又歸去。韻惜平可春長。仄可怕花開早。何仄可況落紅無數。

春且住。叶見平可說道天涯芳。仄可草無歸路。叶怨平可春不語。叶算只平可有殷勤。

畫平可檐蛛仄可網。盡平可日戀飛絮。叶長門事準平可擬佳期。又誤。叶蛾眉曾有人。

妬。叶千金縱平可買相如賦。脈平可脈此情誰訴。叶君莫舞。叶君不見玉環飛。仄可燕

皆塵土。叶閒愁最苦。叶休去平可倚危欄。斜仄可陽正平可在煙。仄可柳斷腸處。叶

賀新郎。叶一百十六字前段十句後段同共十二韻。郎一作涼又名金縷曲乳燕飛貂裘換酒毛 拜

風仄可雨連朝夕。韻最驚心春。仄可光晚晚。又過寒食。叶落平可盡一平可番新桃李。芳

草南園似積。叶但平可燕子歸來幽寂。叶況平可是單。仄可棲饒惆悵。儘無聊有平可夢

寒猶力。叶春意遠。恨虛擲。叶東君自是人間客。叶暫時來恩恩卻去。為誰留

得。叶走平可馬插平可花當年事。池畹空餘舊跡。叶奈平可老去流光堪惜。叶杳平可隔

天。仄可涯人千里。念無憑寄平可語長相憶。叶回首處暮雲碧。叶

蘭陵王。叶一百三十字第一段九句第二段八句第三段十句共十八韻。史達祖

漢江側。韻月平可弄仙人珮色。叶含情久搖曳楚衣。天。仄可水空濛染嬌碧。叶文漪

簾影織。叶涼骨。叶時將粉飾。叶誰曾見羅幃去時。點平。點波間冷雲積。叶相

思舊飛鷁。叶謾想像風裳。追恨瑤席。叶涉平。江幾平。度和愁摘。叶記平。雪映雙

腕刺縈絲縷。分開綠平。蓋素袂溼。叶放新句吹入。叶寂平。寂。叶意猶昔。叶念

淨社因緣。天許相覓。叶飄蕭羽平。扇搖團白。叶屢側臥尋夢。倚欄無力。叶風標

公子欲下處。似去聲。認聲。得叶。萬氏詞律謂平。移易

多麗。一百三十九字。前段十三句。後段。張翥

晚山青。韻一。平川雲。仄樹冥冥。叶正參。仄差煙。仄凝紫。平翠。斜。仄陽畫。平出南

屏。叶館娃歸吳。仄可臺游。仄鹿。銅。仄可仙。仄可去漢。平苑飛螢。叶懷。仄可古情多。憑。仄可高

望。平可極。且。平可將樽。仄可酒慰漂零。叶自湖。仄可上愛。平梅仙。仄可遠。鶴。平可夢幾時醒。叶

空留得六。平可橋疎。仄可柳。孤。仄可嶼危亭。叶待蘇隄歌。仄可聲散。平可盡。更。平可須攜。仄可

妓西冷。叶鞦花深雨。平涼翡翠。菰。仄可蒲。仄可輒風。仄可弄蜻蜓。叶澄。仄可碧生秋。鬧。平可

紅駐。平可景。採。平可菱新。仄可唱最堪聽。叶見。平可片水。平可天無。仄可際。漁。仄可火兩三星。

叶多情月為。平可人留。仄可照未。平可過前汀。叶

戚氏二百十二字前段十四句中段十二句末段十五句共廿四韻

柳永

晚秋天韻一平作雲平微雨灑庭軒叶檻菊瀟疎井梧零亂惹殘煙叶淒然叶望

江關叶飛雲黯平淡夕陽間叶當時宋玉悲感平臨水與登山叶遠平道

迢遞行人淒楚倦聽平隴平水潺湲叶正蟬鳴敗葉蛩響衰草相應聲喧叶

孤館度日如年叶風露漸變悄悄至更闌叶長天靜絳河清淺皓月嬋娟叶思

綿綿叶夜永對景那堪叶屈指暗想從前叶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平往經歲

遷延叶帝里風光好當年少日暮宴朝歡叶況有狂朋怪侶遇當歌對酒競

留連叶別來迅景如梭舊游似夢煙水程何限叶念利名憔悴長縈絆叶追往

事空慘愁顏叶漏箭移稍覺輕寒叶聽鳴咽平畫角數聲殘叶對閒窗畔停燈

向曉抱影無眠叶

鶯啼序二百四十字第一段八句四韻第二段九句四韻第三段十四句四韻第四段十四句四韻共十八韻吳文英

殘寒正欺病酒掩沈香繡戶韻燕來晚飛入西城似說平春事遲暮叶畫船載

清明過卻晴煙冉冉吳宮樹叶念羈情游蕩隨風化爲輕絮叶十載西湖傍

柳繫馬。趁嬌塵。輓霧。叶 遡紅漸。招入仙溪。錦兒偷寄幽素。叶 倚銀屏。春寬夢窄。
 斷紅溼。歌紈金縷。叶 暝隄空。輕把斜陽。總還鷗鷺。叶 幽蘭旋去聲老。杜若還生。
 水鄉尙寄旅。叶 別後訪六橋無信。事往花萎。瘞玉埋香。幾番風雨。叶 長波妒盼。
 遙山羞黛。漁燈分影。春江宿。叶 記當時。短檝桃根渡。叶 青樓髣髴。叶 臨分敗壁。
 題詩。淚墨平作慘淡塵土。叶 危亭望極。草色天涯。嘆鬢侵半苧。叶 暗點檢離痕。
 歡唾尙染鮫綃。鞦韆迷歸。破鸞慵舞。叶 殷勤待寫。書中長恨。藍霞遼海沈過雁。
 謾相思。彈入哀箏柱。叶 傷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斷魂在否。叶

實用美文指南卷中終

實用美文指南 卷下

第三編 駢文指南

第一章 駢文通論

第一節 駢文之淵源

中國字皆單音。其美文之至者。莫不準音。署字。修短相均。故駢文律詩。實世界美文所不能逮。蓋雖有閎文麗藻。音調則前後參差。隸事則上下不切。此未足爲美也。駢文鋪敘議論。語累千萬。比對精深。體裁綺密。句中自協宮商。境界視律詩尤廣。今特專以一編論之。

說文訓文爲錯畫。釋名曰。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故古之爲文。皆主於華美。奇偶兼行。剛柔迭用。而並稱曰文。晉宋以來。始有文筆之分。蓋以整麗者爲文。單行者爲筆。或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唐時又別立古文之目。謂六朝之文爲駢文。此後文家相承。有駢有散。如涇渭之不可踰矣。晚

清文士。又有欲會駢散以爲文者。李申耆於駢體文鈔序中。嘗發其意。其辭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變遷。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於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於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沈隄。理所必至也。於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李氏之說如此。雖然。溯文章之源。固不當有

駢散之分。及駢散之分。既定。則散文遠。不如駢文之美。凡爲散文者。或輕駢文。爲駢文者。或輕散文。此坐不知美文與實用文之殊耳。故今惟敍駢文。示美文之軌則焉。

文心雕龍敍麗辭之祖曰。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彥和之稱麗辭。遠引書易。而書則濫及僞孔。故當易繫是麗辭之宗也。至於雕龍原道篇。則敍天地之文。而終之以文言。其辭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清阮元有文言說曰。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自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

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阮元之說。蓋推行遠之旨。以闡文言用韻之義。合以彥和所稱文言麗辭。則文言具備。美文之特質有二。一卽多用偶句。一卽多用韻。是也用韻用偶。咸爲古今美文所不能外者矣。茲錄乾文言於下。

乾文言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

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乾文言之用偶者。如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

道革位德偶也。借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坤文言亦多此例。孔子言易。用比偶錯綜之法。自名曰文。是卽千古駢文之祖也。又其聲調亦自鏗鏘。阮元文韻說曰。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卽如溼燥龍虎觀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龍虎燥溼。卽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於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於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蓋駢文聲律體格。至永明而大成。沈休文以此自矜。而阮元則歸其原於孔子也。文選所錄。並是美文。而子夏詩序。亦在其中。蓋駢文之淵源。自孔子文言以外。當推子夏詩序也。茲亦錄之。

詩大序

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

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阮元文韻說曰。子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蓋韻者卽聲音也。聲音卽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後人指排偶之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

美文皆得謂之韻文。韻文非僅指句末之韻。亦有句中之韻。詩是句末有韻。駢文則是句中有韻。卽前有浮聲。後須切響。句中須調平仄是也。阮元文韻說曰。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嘆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爲剏獲。故於謝靈運傳論曰。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又約答陸厥書曰。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腳韻也。卽如雌霓連蜺霓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腳韻也。四六乃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

所選不押韻之文。本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勑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於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於意匠也。總而論之。則遠溯駢文之起原。實本奇偶自然之理。而孔子文言。已見精密之體製。子夏復申論聲音相和之理。及夫騷賦之興。其中固多音韻調協之偶句。不可盡以爲暗合。揚馬之文。無比對。王褒谷永。漸近儷詞。東京崔蔡之倫。幾於非對不發。晉宋以降。至於永明之間。而後駢文之體格大成耳。徐庾嗣作。縉藻清聲。遂蔑以復加。唐宋頗有變體。清世作者。間復力追八代。此駢文淵源遷變之大畧也。

第二節 駢文研究法

駢文盛於六朝之際。而論其體製。較其優劣者。以文心雕龍之書爲最備。宋以來始有四六談塵。四六話之類。而有清之初。陳其年之四六金鍼。尤爲約而有要。故於古世掇雕龍之說。近來則取金鍼之篇。庶於研究之法。可以得其門矣。

劉勰文心雕龍。譏評古今文章得失。自詩騷賦頌讚祝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讌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之屬。無不一一明其指要。較

其利病。其中雖合詩賦雜筆而言。要以近於駢文者爲多。況彥和之時。爲文競尙聲音比偶。觀雕龍之持論。則於駢文之祕奧。可以思過半矣。然自辨體以外。又通論連綴篇章。會和神理之法。亦餘二十篇。尤研究駢文者所不可不知。故今擇其最要者。節錄於下。而於辨體諸篇。則從略焉。

一、神思 文之著於外者。有體貌存於內者。則神思是也。彥和論之曰。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

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二、體性 彥和言文有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彥和

乃謂體貌之所以異。由於才稟性情之殊。故學文者須自慎其始習。必先攻雅製。庶能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也。

三、風骨 彥和又有風骨之篇。以爲招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乎氣。剛健旣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末乃以氣爲風骨之本。必氣猛而後乃能風清骨峻耳。

四、通變 彥和見當時文士。競尙綺靡。陳陳相因。如出一手。故以通變立論曰。夫設文之體有常。通變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

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蓋文章雖不妨襲用古語。當有所參伍因革以適變也。

五、定勢 彥和定勢之篇曰。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也。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

六、情采 彥和論情采曰。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乃謂文質必附乎性情。若疎於體情。徒以逐文爲務。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

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翩其反矣。此情采二者相資之說也。

七、鎔裁 又論鎔裁曰。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詞以舉要。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數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瞻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蓋果能善於鎔裁。則文之繁簡。無不宜也。

八、聲律 又論聲律曰。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按聲律之論。非僅限於吟詠。六朝儷文。自永明以來。咸以精協宮商相尙矣。故略著彥和之說如此。

九、章句 又論章句曰。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

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未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

十、麗辭 彥和以對偶爲麗辭。遠溯源於易文言。又論之曰。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又論文意重出。爲對句之駢枝。言對貴在精巧。事對務在允當。至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事或孤立。莫與相偶。以及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皆對句之病也。

十一、比興 彥和以爲比顯興隱。比者附也。興者起也。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

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託諷。又謂詩刺道喪。興義銷亡。比體雲構。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

回視資此效績。然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

十二、夸飾。彥和以爲文辭所被。夸飾恆存。詩書雅言。而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舸。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後之文人。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十三、事類。彥和論用事之法曰。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摭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歆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

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此言隸事不可不審也。

十四、練字 彥和謂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謂字體瓌怪。聯邊謂半字同文。重出謂同字相犯。單複謂字形肥瘠。詭異及重出之弊。誠不可不避。而聯邊單複二條。則近於無謂。亦見當時文體力求美麗。拘忌至此也。

十五、附會 彥和又有附會之篇。言行文當使首尾相附而會於一。如後來所論章法者矣。其言曰。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

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跡藏。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

雕龍所以發明行文之奧者。尚不止於此。茲但著其尤要者而已。雕龍之爲書。雖以通論文章大體。要於駢文爲尤切。當時固未有駢文之名。而文士所爲殫精研慮。屬辭振翰者。莫非駢文也。故攬雕龍之論。可以總會駢文之法矣。駢文者。唐以來實謂之四六。以其多以四字六字爲句也。唐宋之際。制誥表奏牋啟。乃至致語上梁等文。皆以四六行之。其體格漸異於齊梁。然便於俗用。世固亦不乏論其法者。而輒近所傳陳其年之四六金鍼。最爲簡而有要。或以此非其年作。願必深於爲四六者。乃能作此書無疑也。欲觀齊梁駢文用力之處。宜求之彥和雕龍之論。欲觀唐宋以來四六之體裁優劣。宜求之其年金鍼之書。茲故復錄金鍼全文於後。可觀覽焉。

陳其年四六金鍼曰。四六之興。其來尙矣。駢詞儷語。六經多有之。至漢乃從典謨誓命。而加之潤色。一篇始末。皆以對偶成文。諧律協聲。以便宣讀。俾聽者易曉。斯

亦古文之一體也。元陳繹曾言四六之法。其要有四。一曰約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屬辭。務在辭簡而意明。此唐人四六之故規。而蘇子瞻之所取則也。後世益以文華。喜工緻而新奇。於是以用事親切。屬對巧的。爲精妙。變而爲法。凡六曰熟。曰翦。曰截。曰融。曰化。曰串。能者得之。兼古通今。此宋人四六之新規模。而王介甫之所取則也。以云四六金鍼。不外是矣。今參考其說。開具二法於後。而以目體製式格五者附焉。噫。吾於斯道。用力十餘稔。庶有一得。願與二三子共之。尙其勿輕以畀人而可哉。

一 古法

約事。將開說之事。沙汰其枝葉。而約取其本根。則辭旨簡明。讀者不煩。而聽者易解也。

分章。將事中節目。分開各爲一段。以陳述之。則事意分朗。聽者無雜亂之患。明意。於各段中發揮其意。使之明白洞達。無少晦澀。則聞者朗然入耳而喻心矣。

屬辭。每一段中。以一隔聯包括其意。前後隨宜。以四字六字散聯。彌縫其闕。所以然者。事約則明。既以約事分章取之矣。意分則朗。故又以明意屬辭取之也。凡意或有首尾。或有主客。或有對待。混而言之則昏晦。分而言之則明朗。故四六屬詞之法。必分事意爲兩壁。而以對偶明之也。又一意之中。必分主從。從者常多而意短。主者常少而意長。若不爲分以明之。則主從混淆而輕重不分矣。故少其隔聯以明主意。多其散聯以明從意。此四六屬辭。用四六限段節。拘對偶。分散隔聯之本意也。欲讀者便於聲音。故切平仄。欲聽者不致迷誤。故平易其辭。此又四六屬辭。所以定黏律。明句讀。易文辭之本意也。但明此旨。則四六之作。自然合轍矣。

二 今法

截翦事意。有深長而非片言所可明白者。於是取古人事意與此相似者。點出處數事。而以今事串入。便爾成聯。使人聞之不可盡言。之深意朗然可見於言外。此四六之妙用也。其法凡三。一曰熟。二曰翦。三曰截。用衆所共知之事。則人人耳熟而曉。

剪、兩句出處。各剪出本處屬對字樣。以備採用。

截、以所剪屬對字樣。截取其聲律諸順。語意明白。字樣穩切者而用之。

翦截既定。融以神思。化以筆力。而四六之文成矣。其法凡三。一曰融。二曰化。

三曰串。

融、截取所翦字樣。以神思融會之。使與題中本事。相合爲一。朗然可見。或析碎

本語以融之。或點綴上下以融之。或合取事意融之。或貽以己字融之。皆是也。

化、融會事意既定。而後以助語呼喚字。化爲渾成之語。使古事與今意。並行不

悖。昭然明白是也。

串、聯中兩句。旣以融化明白。一段數聯。又須融化相串。篇中數段。仍須融化照

應。脈絡貫通。語意溜亮。渾然天成。則式雖四六。而與古文不異矣。

三 目

臺閣、日詔。日誥。日表。日牋。日露布。日檄。日牒。

通用、日青詞。日朱表。日功德疏。日致語。日上梁文。日寶瓶文。

應用。曰啟。曰疏。曰筭。

四體

唐體。蘇頲、張說、常袞、白居易、陸贄、元稹諸人是也。唐體四六不拘黏段。中用對偶。而尾段多以散語襯貼之。猶古意也。

宋體。楊大年、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邵澤民、邵公濟、汪藻諸人是也。宋體拘黏段對偶。格律益精。而去古益遠矣。凡唐體四六。文苑英華最爲詳贍。宋體四六。惟蜀本四六適用集。此書未見皆南渡以前精選之文。格律渾厚。辭氣雄雅。無後來雕鑄之弊。餘不足觀也。

五製

四六之製有五。一曰起。謂之破題。二曰承。謂之解題。三曰中。述德或在作入事是也。四曰過。自敘是也。或在述德之前。五曰結。述意是也。此四六製大概。其餘各具於式。變換爲之。或不用解題。或不用自敘。或變自敘而敘他人。此又隨題變換者也。

六式

詔。多用散文。亦有四六者。今代四六詔文。敍書多作三段。一破題。二入事。三戒。勅。或獎諭。或獎勸。

誥。多用散文。亦多用四六。今代詞頭宣命。多作三段。一破題。二褒獎。三戒勅。或獎諭。封贈則用慰諭。

表。諫表。論事表。請表。陳情表。陳乞表。薦表。皆用散文。賀表。謝表。進表。皆用四六。賀祥瑞表。四段。一破題。二解題。三頌聖。四述意。賀正旦。冬至。聖節。登極。册后。建儲。等表。皆三段。一破題。二頌聖。三述意。謝官。謝賜。雜謝表。皆四段。一破題。二自述。三頌聖。或頌聖後自述。四述意。進書表。一破題。二解題。或自述。三頌聖。四述意。進貢物表。一破題。二頌聖。三入事。或先入事。四述意。

牋。諫牋。論事牋。皆散文。賀牋。皆三段。進書。進物牋。皆四段。大略如表。而字樣不

同。古用之太
子諸王

露布。出師勝捷布告之文。一冒頭。二頌聖。三聲罪。四敍事。五宣威。六慰諭。出師

喻衆之文。一冒頭。二聲罪。三頌聖。四論理。五宣慰。六招慰。

青詞。方士懺過之辭。一籲天。二懺過。三祈禱。

朱表。方士告天之辭。一籲天。二破題。三述意。

功德疏。釋氏禱佛之辭。一破題。二自述。三祈禱。

致語。樂工開白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詩。

上梁文。匠人上梁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拋梁東西南北詩各三句。

寶瓶文。坊者鑿棟脊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詩。

啓。人間通問之辭。謝啓。一破題。二自敘。三頌德。四述意。通啓。一破題。二頌德。三

入事。四述意。定婚啟。一合姓。二入事。三述意。聘婚啟。一破題。二入事。三述意。賀啟。

一破題。二入事。三頌德。或從入事。四述意。小賀啟。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

疏。請疏。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勸緣疏。一破題。二入事。三述意。

七 格

上渾成格。辭意明白。渾然天成。

中精、嚴格。法律精嚴。妙入規矩。

下巧、密格。用事巧中。無少疏漏。凡四六諸格。變化無方。神而明之。在乎其人。其尤切者。則在此三格而已。

右並陳其年四六金箴之辭。學者深玩雕龍之書。復參觀其年之所論列。則於齊梁以來。以至唐宋諸家駢儷之文。皆可以知謀篇遣詞得力之所在矣。

第二章 駢文體格及變遷論

第一節 齊梁以前之駢文

駢體至齊梁而盛。齊梁以前。行文已重偶辭。而聲律未精。惟其比對姿勢。多有可觀耳。文心雕龍謂麗辭導源仲尼。要及騷賦。既興以後。文章始務以華藻爲工。蓋承戰國之詼。翻挾西京之閎麗。然後駢文之體格生焉。西京之世。如終軍之白麟奇木對。王褒之聖主得賢臣頌。皆具儷形。至東京而益趨於整贍矣。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

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袵。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爵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鷖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德。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袵。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竦之耳。

聖主得賢臣頌

王 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
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
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
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
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
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喙。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彗汜畫
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
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鬻駮
驂乘日。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
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
暑之鬱燠。襲狐裘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
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

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園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躄。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蒞秋。唵。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

夷貢獻萬祥畢。溱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啣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東京文人益多偶儷之詞。班張崔蔡競爲華瞻。蓋四六之造端。而又縟於西京者矣。錄蔡邕仲長統二首。

郭有道碑

蔡邕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採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麟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

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明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詞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擣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

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蹢躅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霜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建安之際。鄴下諸賢。振翰摠詞。莫不體態彌妍。聲情俱茂。如曹丕兄弟之書。季重休璉之作。均有翩翩之致。畧錄一二首以見其體。

與朝歌令吳質書

曹丕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

誠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
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
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遺騎到鄴。故使枉道相
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休璉

據報聞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
周望山野。亦旣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
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
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
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
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
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緝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
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師官授邑。

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遊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慎夏自愛。璩白。

晉宋之際。雖文采繁富。而重乎氣質。故常詞不單行。要亦言有體。要晉之文士。最盛於太康時。有二陸三張兩潘一左。士衡體製尤縝。善於鋪敘義理。徵其造述。終是質過於文。宋以元嘉爲文辭之中心。謝靈運顏延年鮑明遠諸人。方駕齊騫。惟明遠稍慕妍巧。而延年吐詞琢句。近於大方。今錄士衡延年各一首。以見晉宋文體之變。抑亦齊梁之先驅也。

豪士賦序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

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絃服荷戟。立於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

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饜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

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疊。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陶徵士誄

顏延年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

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尙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彜。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旣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巖。葺宇家林。晨烟暮藹。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

謂天蓋高。胡魯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維疢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卻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憇。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叟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旣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自漢魏以迄晉宋。文士製作。已具儷體之規模者甚衆。雖比對不無工緻。而聲律未精。終遜齊梁以下之音調鏗鏘。故沈休文獨協宮商。而嘆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也。然則駢文實大進於永明體。盛行之後。云當於後節述之。

第二節 永明體

南齊書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

穀。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蓋永明文學。始精研聲律。不惟用之於詩。亦用之於文。至是以後。文體務爲音節清麗。是駢儷之極盛時代矣。當時文士。皆湊竟陵王子良西邸。子良蓋齊武帝第二子。雅好文藝。而梁武帝與沈約。王融。謝朓。任昉。陸倕。蕭琛。八人。尤見禮異。號竟陵八友。竟陵八友。實永明文學之中心也。鍾嶸詩品曰。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並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變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此見永明之體。成於王融。沈約。謝朓三人也。王謝既皆早世。而約獨歷齊入梁。位隆譽顯。提獎後進。故梁陳之際。而聲律之體大行。沈約之力也。

沈約以文章當精研聲律之意。見於所撰宋書謝靈運傳。論文選注曰。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於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其辭曰。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固。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燕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踪。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在晉中興。立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

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休文之論既出。而陸韓卿爲書規之。以爲昔賢似不都闇此處。若夫爲文當協宮商。則韓卿亦無異說也。故當時相尙成風。文體日臻清麗。休文與王融謝朓實有創始之功。要其切比聲律。三子猶未逮徐庾之精也。茲錄王謝作各一首如下。

求自試表

王融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劍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含宏。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卽日被尙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歎喏。旣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葍。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褻采一介。抽揚小善。故舍耒場圃。奉筆兔園。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于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永明體既風靡一時。八友之中。陸倕任昉。特長於筆。梁武雖不信四聲。而所製作亦雅有音韻。簡文昭明。遂妙合麗則。又劉繪張融之倫。亦在竟陵邸第。江淹歷宋齊。以至梁世。屬辭尤善雕績。沈約爲梁代老師。如王筠張率吳均何遜劉孝綽劉勰等。均受其獎拔。乃至王僧孺劉峻徐摛庾肩吾。並有美詞。同時俱出。體製雖各有所長。莫不詞旨妍潤。風調清深。要是永明體之餘勢也。至於徐摛之子陵。庾肩吾之子信。則益臻巧密。爲麗辭之正宗矣。

第三節 徐庾體

庾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肩吾子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師莫不傳誦。其後信奉使於周。遂留長安。陵由梁入陳。二子並爲南北宗匠。文體亦相近。精協宮商。頗變舊體。往往聲情並茂。輯裁巧適。蓋至徐庾而後極。駢儷之變矣。

哀江南賦序

庾信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飡周粟。下亭漂泊。皋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

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颿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謝滕王集序啟

庾信

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壁。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

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泛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陽之尉。既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某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礪。江陵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疴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窮途之恨。是以精采替亂。頗同宋玉。言辭塞吃。更甚揚雄。一吟一詠。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以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憫。遂垂存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鵠。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靈。匠石迴顧。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

仍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尙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鄴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雁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萬戶千門。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明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

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鬢。反插金釵。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葡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誅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旣而椒宮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疏鐘。勞宮中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護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務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筆晨書。選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風雅。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

以金繩裝之寶軸。三臺妙札。龍伸螭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牕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縹緲。永對眈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寶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蘭成久羈河北。惟王褒來自南朝。文采與之相埒。孝穆入陳。獨爲老師。陳後主亦雅好詞翰。當時如江總、姚察、周弘讓等皆彬彬文士之選。陳後主爲太子時。悼陸瑜之逝。有與江總書曰。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

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褻一貶。一激一揚。語立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漾。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旣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竝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泣。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王褒在周。深見禮遇。特亞於信。晚年出爲宣州刺史。先是褒與周弘讓友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乃致書弘讓。弘讓亦有答書。均情采惻至。茲錄之以見南北文體並趨於輕豔矣。

與周弘讓書

王 褒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尙保池陽之

田。鏗迹幽蹊。銷聲窮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適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答王褒書

周弘讓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恆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

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惕陰。弟非茂齒。禽尙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游魂不反。遠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鱗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第四節 唐駢文

唐興文士。半爲陳隋之遺彥。沿徐庾之舊體。太宗本好輕豔之文。首用瀛洲學士。參與密勿。綸誥之言。咸尙儷偶。爾後鳳池專出納之司。翰苑掌文章之柄。率以華縟典贍爲高。玉堂載筆。則有顏岑崔李。燕許常楊。以至陸贄李德裕之倫。並號傑出。蜚聲濟美。若夫博學鴻詞。則試賦頌。銓選則試判牒。舉凡章奏書檄之文。莫不習用偶語。故至於唐之末流。而文體浮靡猥雜。亦應用文字之弊。有以致之也。中間令狐楚工於刀筆。李商隱受其法。始有四六之集。由今觀之。商隱四六。雖略有新巧可觀。究未脫唐習。不能逮其古文。然則綜考有唐一代之駢文。初唐猶襲陳隋餘響。燕許微有氣骨。陸宣公善論事。質直而不尙藻飾。溫李諸人。所謂三十六

體者稍爲秀發。唐駢文之變遷。其犖犖大者。如是而已。律賦諸家。雖亦四六之流。要爲淺薄。不足取焉。

唐初如虞世南、許敬宗、李義府、王績、杜之松等。並工儷詞。新撰諸史。其論贊皆用偶語。當時曹憲傳文選學。時人多習文選者。及夫王楊盧駱四傑繼起。始特開唐駢體之規模。雖胎息不逮於古。而能自爲波瀾。宋之問、李嶠與珠英學士諸人。加以縛藻。斯蓋初唐之風氣也。今略錄數首。以見其凡。

答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旣知尊。

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睦夸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闡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晏之餘。爲銓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滕王閣序

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天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翔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即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

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雲消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襟甫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目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溝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閹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而相權。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愛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

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相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邱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興起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霑襟。何者。情蓄於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惻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于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己。歷抵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

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卽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夫聶政荆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尙且捐軀燕趙。甘死秦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磨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糗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嚙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儻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以

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旣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閭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在桂州與修史學士吳兢書

宋之問

拙自謀衛。降黜炎荒。杳尋魑魅之途。遠在雕題之國。颶風搖木。饑飢宵鳴。毒瘴橫天。悲鳶晝落。心憑神理。實冀生還。關號鬼門。常憂死別。事未瞑目。豈在微身。先君業粹中和。才光文武。志道游藝。名動京師。出谷入朝。事多宏益。雖崇班去已。而陰德被人。清議所尊。何減驃騎。恐耆舊咸謝。竹帛儻遺。使盛烈湮沈。下情感痛。自昔逸羣之器。曠俗之才。譽雖冠於人倫。祿不躋於卿士。南史之筆。漏美不書。東岱之魂。與名俱滅。故史遷述許由云。不遇青雲之士。焉足道哉。惟君侯禮樂山高。文華海闊。古一千歲。聞聖人之書。今五百年。知作者之運。山甫拾遺

於中路。時謂得賢。蔡邕揮翰於詞林。誰其不許。往送家狀。蒙啟至公之恩。希果實言。深蓄自私之感。下官久辭榮擢。夙慎禍胎。內無負於明祇。外冀申於知己。豈謂一人相毀。衆口爭喧。遂以虛聲。乃加眞罪。賴皇明昭宥。腰領賜全。空荷再生。無階上答。恃子以松竹之操。期子以金石之堅。幸無雷同。懸納謗議。見危不易。是所望焉。遠識古人之懷。敢申窮鳥之請。如季布之諾。乃重於黃金。延陵之許。竟懸於寶劍。生負食花之惠。死効結草之誠。刺血爲書。萬不抒一。往年恩貸。許惠爲看起居注實錄。江融別錄。使不錯漏。國史及高明所撰唐史春秋等六處。並乞逸遺事跡。不翳聲塵。代業有光。實在吾子。遠佇來札。以當招魂。秋冬凝寒。惟動履休勝。青簡時至。願想窮愁。白雲遙來。希訪生死。珍重珍重。

宋祁唐書文藝傳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瑯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蓋以唐文王楊爲一變。燕許爲一變。合諸韓愈柳宗元一變爲三變也。燕許並登拔於武后之朝。與當時珠英學士周旋。張

說嘗稱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而其所自爲文。特爲典質。韓柳之徒。頗譏評文士。猶時稱燕許。故其氣勢深厚。卓爾不羣。唐駢文之盛軌也。蘇頲自制誥以外。他作工者不多。張說稍有雜篇。然二公文體不甚相遠。錄張說一首以見體。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五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實啟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關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

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尙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毗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翦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條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瑄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陸贄制誥章奏。雖亦用儷體。而原本經術。廓去浮藻。蘇軾稱之曰。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其推之至此。贄所擬奉天改元大赦制。軍士感泣。餘如奉天論。延訪朝臣表。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論令事狀。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多爲選家所取。茲以其文太長。不錄。僅錄所擬議減鹽價詔一首。

擬議減鹽價詔

陸贄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道寢微。強霸爭鶩。於是設祈望之守。興權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歷代遵用。遂爲典常。自頃寇難荐興。已三十載。服干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柚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汗萊。乃專煮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權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匱。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斃。實爲痛傷。嗚呼。朕不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旣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使人。征利滋深。疲

眈致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并峽內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唐時判詞亦駢文之別體。而張鷟之龍筋鳳髓判。最有名於時。茲錄一首如下。

太學生劉仁範等省試落第搥鼓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

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判。

科罪劉仁範青衿胄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月。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月。有司試策。無黿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逡巡。歛分退坐。授銓豈得俯仰自如。肆情搥鼓。伏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既恨。獨遲簡得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豸冠奏劾。自合甘從。馬喙無冤。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游辭。

令狐楚善爲表章。李商隱嘗受其法。其所爲四六。清圓密緻。與溫庭筠段成式三人號三十六體。蓋三人皆行十六也。商隱尤能刻意致思。凡作文必聚書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獺祭魚。晁公武曰。李商隱儷偶繁縟。旨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其樊南甲集自序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閒。後聯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爲秘書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嘔曠於任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曰。韓文杜詩。彭陽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聖僕。特善古文。舉會昌中進士。爲第一。二嘗表以今體規我。而未爲能休。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表記。所爲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燹墨汙。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商隱自序如此。蓋四六之名。自商隱始也。

上河東公啟

李商隱

商隱啟。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觀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
紉補。某悼傷以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方有述哀。靈光獨存。且兼多病。眷言息
胤。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啟。常有酸辛。
詠陶潛逋子之詩。每嗟漂泊。所賴因依德宇。馳驟府庭。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載
懷鄉土。錦茵象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志在玄
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伎。雖有涉
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況張懿仙。本是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寮。汲
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墮月。窺西家之宋
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
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優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啟。

第五節 宋四六

唐駢文之敝。至於五代而極。宋初承其餘習。制誥表奏。多爲排偶冗濫之詞。及楊
劉倡西崑體。所作刀筆之文。稍稍華贍。然至是臺閣皆用四六矣。惟王禹偁不爲

時俗聲調所縛。用意典切。歐陽永叔出一以古文。氣格行之。而四六之體一變。曾鞏。王安石。蘇軾之倫。大抵師法歐公。而筆勢小異。司馬光辭知制誥。以爲不能四六。光集中有四六。蓋深譏當時文體也。宋時四六應用之途最廣。又因唐制。有博學宏詞科。所試多爲四六。紹興以來。增至十二體。曰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朱文公嘗謂是科習諛諛夸大之辭。競駢儷雕刻之巧。當稍更文體。以深厚簡嚴爲主。使學者必涵詠六經之文。以培其本。云則其弊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士人苟趣便利。當官但循舊貫。於是四六之用。彌濫而不精。然亦無長篇大製。高者尙不逮唐遠甚。無論梁陳以上。豈非風氣之變。而所重者不在此歟。顧宋世獨有譏評四六之書。如四六談塵。四六話之類。有一二警句切對。卽膾炙人口。茲錄洪容齋所記一條於此。容齋三筆曰。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撫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敍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奔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韉上饑

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啟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用范蠡。范雎。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諷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泣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維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於從。翟公異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

試詞科。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羹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啟答羣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不以見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啟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靖康册。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爲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綱禽而去面之三。永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國。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睦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啟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秘書少監。未幾以口

語出守。叩謝啟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以上洪邁所稱，皆宋四六之警句。邁故自善爲四六，所取信不謬也。

歐陽永叔之爲四六，始變舊格，蓋以古文之氣勢行之者也。王荊公偶有一二雋語，蘇子瞻奇文，絡繹抒寫，其胸中不合時宜者，頗有豪氣。在北宋四六體初變以後，此數公最爲傑出。茲畧錄一二首爲式。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尙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際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旣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

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雁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出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咏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上杭州范資政啟

王安石

某近游瀟壤。久揖高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縉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羈瑣方嗟於中路。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身。茲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庥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間闕。恢台貫序。靈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謝量移汝州表

蘇軾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旣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餓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莽之賤微。尙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脩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尙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到昌化軍謝表

蘇軾

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

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南渡以後。四六之工者。如汪藻、綦崇禮、洪适、周必大、楊萬里、陸游、孫覲之倫。而孫覲所作。尤有清新之致。今亦各錄一二首於下。

隆祐皇后告天下詔

汪藻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祿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祏。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救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數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

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共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除授謝舍人啟

汪藻

溢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岐路。尙許追參。竊以人各有心。同牀弗察。生不並世。舉頸相望。故南北海無風馬之遼。而東西山有洛鐘之應。伏念某距門牆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歎。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榮。凡此夤緣。實出僥倖。茲蓋伏遇某官。召鳳閣鸞臺之彥。紬石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茂陵求遺藁於身後。孰如訪濟南誦逸書於生前。乃俾耄期亦承人乏。無能爲也。豈堪備黃髮老之詢。或有取焉。庶幾感白頭翁之夢。賜新除鎮江府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詔

綦崇禮

朕惟時已戒寒。守當嚴備。循江流而截險。顧力散以難周。聯形勝以宿師。則勢

專而易應。眷昇潤東西之府。據江淮南北之衝。走集所趨。舳艫交會。封疆之接。雞犬相聞。曾無數舍之遙。奚假兩軍之重。乃命江東之戍。更蒞池陽。遂因京口之屯。並臨建鄴。仍資威望。分控長淮。惟卿勇不顧身。忠無擇事。寬其分部。庶能展足以赴功。睦乃比鄰。尙克同心而濟務。念國家之至計。翳將相之協恭。勉就大勳。毋懷小忿。譬猶捕鹿。要爲犄角之圖。有若獻豸。皆獲公私之利。往體朕意。佇觀厥成。

謝賜銀合臘藥表

周必大

天無私覆。外懷五玉之臣。帝有恩言。中錫萬金之劑。凜乎歲晚。倏爾春回。伏念臣昨被綸書。起司符竹。考湘纍之九辯。閱楚戶之三霜。多病所須。常求藥物。十全爲上。未造醫師。茲逢漢宮臘飲之時。乃冒唐殿銀罌之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遵皇極。治格泰和。惟疾之憂。每推父母之愛。好生之德。更廣乾坤之仁。故當凝沍之辰。特有珍良之賜。臣敢不勤於服食。稱是恩榮。候屬祁寒。深察小民之怨。居防美疾。載思惡石之生。

除吏部郎官謝宰相啟

楊萬里

湖海十年。分絕脩門之夢。雲天一札。忽來省戶之除。孰云處士之星。復近長安之日。伏念某老當益癩。病使蚤衰。落葉空山。晝拾狙公之橡栗。寒江釣雪。夜隨聲叟之苓簪。自知甚明。無所可用。方攬牛衣而袁臥。驚聞騶谷之馮招。蓬門始開。山客相慶。載命呂安之駕。旋彈貢禹之冠。搔白首以重來。問青綾之無恙。玄都之桃千樹。花復蕩然。金城之柳十圍。木猶如此。慨其顧影於朝蹟。從此寄身於化工。茲蓋伏遇某官。舜使是君。稷思猶己。謂郎官上應於列宿。任惟其人。而宰相下遂於物宜。器非求舊。眷前魚而罔棄。使去鶴之復歸。某敢不乃心權衡。所職夙夜。豈惟春選。守光庭之聖書。倘或秋毫。贊山公之啟事。

福建謝史丞相啟

陸游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己便私。一宦獲從於所欲。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伏念某早出門闕。嘗塵班綴。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爲牛李之黨。既逡巡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晚參戎幕之游。始被邊州之寄。知

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排。加之罪其無詞乎。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歲律。復畀守符。曾未綰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召。行能無取。資望尙輕。便朝纔畢於對揚。使指遂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兩朝元老。千載眞儒。以道德性命訓迪人材。以禮義廉恥維持國勢。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遂容孱瑣。猶被甄收。某敢不斂散視凶。豐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蟲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容膝齋上梁文

洪适

寸地休心。或發置錐之誚。數椽容膝。大勝環堵之居。非坐井以觀天。猶乘槎而問漢。桀桷但求於細木。門闌不納於高車。斤斧論功。龜魚荐瑞。盤洲老人。技窮知止。興盡倦飛。半百年而日苦無多。又踰十稔。九萬里而風斯在下。安敢肆言。鷓鴣不過於一枝。鳳凰始翔於千仞。因山之麓。倚竹爲廬。方駐屐而少留。必橫琴而獨樂。塵外欲招於五老。飲中難著於八仙。抵掌而談。不出柳州之景。曲肱

而枕可尋蟻垤之游。晝掩卷以盟鷗。夜舉杯而勸月。小以成小。斯焉取斯。霧塞華棖。沈沈者所以敗也。風生圭竇。綽綽然有餘裕哉。雖不上梁。何妨下筆。

西徐上梁文

孫觀

踐蛇茹蠱。脫身五嶺之陬。補劓息黥。歸老三家之市。桑麻接畛。雞犬交音。已免賈生問鵬之憂。遂諧韓公見蝎之喜。富陽故侯。炎海蟲蛇之侶。玉川蠛虱之臣。屢聞晏嬰齊履之言。遂解鍾儀楚冠之繫。蝸盤兩角。已同墜甑之觀。貉共一丘。豈共虛舟之觸。向空而書咄咄。擊缶而和烏烏。望故家以終焉。羨吾生之休矣。迺占吉日。爰舉脩梁。鄰翁無爭畔之嫌。山靈有築垣之助。地偏壤沃。井冽泉甘。豈徒戀三宿之桑。固將面九年之壁。老蟾駕月。上千岩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黃帽釣寒江之雪。青蓑披大澤之雲。行隨烏鵲之朝。歸伴牛羊之夕。擁百結之褐。捫虱自如。挂九節之筇。送鴻而去。閩里緩急。皆春秋同社之人。兄弟團欒。共風雨對牀之夜。盍申善頌。以佐歡謠。

第六節

元明四六之不振及清代諸家略論

吾國美文最盛於六朝之際。至唐以後。則實用文盛而美文衰矣。宋之四六已不甚以瑣章琢句爲能。故氣勢有餘。而藻采或遜。逮夫元明之世。雖以賦頌經義試士。其中亦要排比聲律。苟用虛廓猥淺之詞。以追時諧俗。此固不足以言文。而更何有於美。明時李何王李之徒。每好摹古。然但希蹤漢魏。罕法齊梁。其尺牘雜文。偶弄小巧新意。不過勦寫字句。無能自成一家者。故元明間。惟爲古文者不絕。駢文之不振。蓋時勢好尙則有然也。明季士習漸慕華采。清初乃有以四六名家者。陳其年最號傑出。汪堯峯見其文曰。開寶以來七百年無此文矣。識者以爲篤論。同時尤西堂亦能儷詞。特善爲游戲文。非正軌。章藻功之徒。益音調庸陋。獨毛西河不以駢文著稱。偶一爲之。輒斐然可觀。是以清初四六之工者。必推西河與其年也。此後駢文與古文並行。及乾嘉之際。四方無事。在上者多方以厲文學。士人研精考索。遂往往好爲沈博絕麗之文。自乾嘉來。以駢文傳者。不啻數十百家。極一時之盛。於是清之駢文。其高者率駕唐宋。而追齊梁。遠爲元明所不能逮。然則清初之爲駢文者。其影響被於一代。不爲小也。

復沈九康成書

毛奇齡

累接來章。并諷妙句。知文衣在御。猶戀烏裘。炙轂爭先。不遺窮轍。所恃子雲待詔。筆札是好。東方執戟。阻飢無恙。是爲慰耳。昨者子長漫游長安。寓情賦物。登樓四望。雅似仲宣。研精十年。乃思玄晏。推其意旨。非謂藉此標榜。當有所遇。祇以游子流離遠道。同茲顛沛。曲借遐訊。慰我淪落。乃自春徂秋。中間遷隔。偶愆裁敍。竟乖報諭。頃始因風有所寫寄。陡接來示。乃知秣陵之書。未經棲目。山陽之笛。居然在耳。探懷袖之攸藏。痛音徽之未滅。而徐生所著。其文尙在。滕王餉序。至今未見。夫以僕遭逢。當此瘡痍。雖使故交通顯。榮問日接。猶且過楊侯之邱。多所記憶。挹黃公之酒。不無浩嘆。況以知交零落之年。加之遠道棲遲之頃。自分顛顛。應先朝露。而斯人無故。隕爲秋草。則梁生之殯。異地堪憐。任咸之寡。同儕所念。又況乎覽長途而悲薛收之亡。睹遺文而悼孔璋之逝者哉。曩時延陵貽劍。失之生前。今者西河贈篇。遲於身後。死而有知。古今同痛。茲丐足下焚前寄序。復誦是書。非敢云巨卿之信。能紹前期。庶幾效欒公之哭。猶爲反命而

已。

上龔芝麓先生書

陳維崧

維崧頓首獻書芝麓先生閣下。嗣頃玉樹歌殘。黃旗氣黯。西京掌故。南朝文筆。便已散失。都無裒次。音辭所寄。惟在閣下。維崧東吳之年少也。才智誕放。骨肉躁脫。當塗貴游。目之輕狂。嚮者粗習聲律。略解組織。雕蟲末技。猥爲陳黃門方簡討李舍人諸公所品藻。歲月不居。二十年於茲。徒以揚子幼之門第。華轂不少。王茂宏之子孫。青箱遂多。上不敢方井大春。次不至失枚少孺。一流將盡。如是而已。且夫軒皇愛嫫母之貌。而黜落英。魏文喜槌鑿之聲。而棄金石。中山聞幼眇以屑涕。墨子過朝歌而回車。何代無賢。古今同歎。崧竊不自量。有所撰述矣。以爲庶女標躡。長城摧頽。賤臣撫箏。讒疑渙釋。聲音之際。窮高極微。從乎同同也。是以失職以來。間與錢塘陸圻毛先舒華亭彭師度周積賢嘉興計東長洲宋寶穎輩。揚摧雅頌。撰爲一集。崧雖譴陋。顧諸子皆一時之選也。每與駿公吳先生言及此事。未嘗不撫掌於應徐也。屢誦閣下尊拙齋集。玩之不置。均於

玉枕過高唐而近綿駒。亦欲一倣其音聲也。辭賦一道。古詩之流。遠溯漢魏。近迄開天。尙矣。然八風既殊。五音迭異。江表輕浮。貽譏吳語。儉楚沈雄。亦類老革。夫青青河畔草。並非造設。明月照高樓。了無擬議。劉越石繞指之語。曹顏遠合離之篇。景宗武夫。悲歌競病。斛律北將。製曲牛羊。意者幹之以風骨。不如標之以興會也。然乎否乎。幸賜發覆焉。前叩行臺。未見從者。謹陳書左右。以序鄙衷。二詩塵覽。并希郢和。邯鄲託曲於李奇。王筠假論於沈約。妄冀一言以爲重耳。西河沈雲英傳。平瀆頌。最爲時人所稱。以其太長。故不錄。大抵西河之文。整散兼行。氣味甚近六朝。其年爲應酬文所累。集中多燕音累氣之作。然濡染家學。南史最熟。故時不乏雅韻。有數書規仿鄴下。雖嫌太似。要之功力甚深。故今錄一首。乾嘉時爲駢文者最多。而胡天游。邵齊燾。汪中。洪亮吉。四家實足度越餘子。天游在方姚桐城派盛行之際。獨夷然不屑。所爲古文。與桐城派異趣。又工儷詞。然天游文。閱麗齊燾文。清簡是胡。邵各人優秀之特點也。汪洪亦各有所長。汪之文蓄氣甚厚。而近於狷潔。洪之文造句多奇。而近於疏縱。此其大略也。

貽友人書

胡天游

夫西河沈鐘。鼓浮亮於霜響。代北逸駒。振矯嘶於颯旦。感物者氣。氣冥感而徵。應觸志者景。景覽觸而方激。淮南子云。桑葉落。長年悲。春水碧。秋士思。揚雄致論於愛日。孔父臨悼于逝川。唯彼哲人。誠有以也。辭別之後。挹爾獨邁。旣析良儔。實屏興賞。振星衣以野飯。裊風駟而寒路。日月載昕。至於北海。而朋曷謝。併心蓋寡。齊音異耳。岱封別日。雙鷄兩肩。意困於接席。挾瑟吹竽。思倦於繁會。稷下蕭條。響闋恢論。山川悠遠。曷其展眺。駕言暇日。登乎城隅。雉閣浮蟲。鱗蓑俯櫛。郊鷲駭搏。坰牧羣戢。井墅奕蕪。沙原莽屆。颯唳驚心。煙霜楚矚。溯征幘於流水。繹飛轡於曳練。佻佻勞歌。終朝不息。或指謂予曰。此走東牟道也。旣負海象。雄兼迅秋標爽。遂有仲宣吾土之賦。且迸子元神州之歎。故以壯意蕭疎。長謠僨薄。若夫王蠋烈士。嚴光客星。陂浸餘臺。叢荒故閭。東瞻卽墨。南瞰白狼。想囊沙之往軍。緬縱牛之舊壘。莫不雲雨驟越。宇宙遑迴。特澠水湯湯。導聞禹貢。邇其鈎帶。或有絕流。詢彼故老。方云濫軌。潦集洪翻。未極泱泱。以今揆曩。術有殊

施是知陵谷忽爾遷。賢唯彼聲華庶爲不沒。太傅所以抱登山之悵。征南所以
愴沈水之思者也。夫英人奮駕。雄才騰柄。貴及壯華。揚其采烈。夫寧羨逶遲乎。
臧丈尙稿馘于夷門。伊昔與子流連夙夜。並琨逖之感晤。深王貢之標許。方謂
拂虹蜺。掀扶搖。升元墟。蹴昆岡矣。何圖湛盧不揮。鐔於荆贛。舞鶴未銜珠于瞿
曠。籥雲班阜。後騫青塗之躍。春山抵雀。晚振幽霄之炤。憬此若邁。殷其有懷。攀
樹旁皇。武帝從而泫然。撫髀激昂。豫州由是流涕。微我無酒。其能已乎。願襲重
福。益滋令名。俾臻良時。極發光耀。追往者逸其軫。貽來者景其躅。徘徊百世之
下。恨不見我。若不見古人。乃爲休耳。若夫優游下上。玩弄朝市。朝房孟弋之豔。
晝甄蔡門之隊。拊缶鳴鳴。過淇怨戀。人生行樂。豈其然矣。雖佳俠所游。而耿懷
斯渺。夫豈丈夫之本趣乎。

答周芝山同年書

邵齊燾

齊燾頓首芝山九弟足下。得六月四日告。慨然增遠別之恨。頃以芳春。亟申歡
讌。傾蓋投分。忘形定交。疎狂年少之時。慷慨立身之始。相與低昂。今古嗤慕賢

愚品藻淵流。銓衡雅俗。屢陳直諫之益。不棄芻蕘之詞。或命駕不逢。則迴車靡樂。經旬暫阻。則採葛憂吟。於斯時也。松有悅柏之心。帶有忘腰之適矣。奉教日淺。歡娛未定。尋值吾弟熒熒在疚。望窮陟屺。行迫見星。嗟夫。嗟夫。此之別也。豈直絲路恆悲。關岳往悵云爾哉。啜泣城闈。含辭哽咽。停驂郭門。贈言悽惻。山川重阻。薊北極於周南。羲望推移。出水距乎流火。傷獨行之踽踽。望遠道之緜緜。追惟曩遊。百憂集矣。夏暑秋涼。攝衛何似。努力珍護。勉旃自愛。弦望未期。風雲增愴。所冀思夢潛符。慈恩之遊有驗。春風捲地。中州之飛忽逢。略布所懷。詞不宣備。

胡邵合作至多。不能廣列。當時袁簡齋才筆極爲放縱。時近俳體。吳穀人雖是清才。而體格太弱。又多應酬之文。彭甘奇選學最深。亦頗爲選所累。擗摺太多。真氣不出。孔巽軒欲學徐庾。而筆力未適。選詞不盡雅稱。劉芙初。吳巢松。樂蓮裳。所作亦婉約有致。要之文氣益薄矣。王芥子。孫淵如。涉獵廣博。偶效儷體。非其至也。此皆見於曾賓谷所選駢體正宗。故約略論之。乾嘉之間。擅四六之美者。胡邵以外。

斷當推汪容甫洪稚存無有異論者也。

自序

汪中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跡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玄髮未燥。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關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怙。藐是流離。託足沙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春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軼軻。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搆衅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懽。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撻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暝。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藿。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

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臺。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籍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嚙顏。盡成臯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漢上琴臺之銘并序代

汪中

自漢陽北出二里有邱焉。其廣十畝。東對大別。左界漢水。石隄互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爲伯牙鼓琴。鍾期聽之。蓋在此云。居人築館其上。名之曰琴臺。通

津直道來止近郊。層軒累榭迴出塵表。土多平曠。林木翳然。水至清淺。魚藻交
噴。可以棲遲。可以眺望。可以泳游。無尋幽陟遠之勞。靡登高臨深之懼。懿彼一
邱。實具二美。桃華淥水。秋月春風。都人冶游。曾無曠日。夫以夔襄之技。溫雪之
交。一揮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窮谷之中。廣廈細旃之上。靈蹤所寄。奚事刻舟。勝
地寫心。諒符玄賞。余少好雅琴。恂諳操縵。自奉簡書。久忘在御。弭節夏口。假館
漢皋。峴首同感。桑下是戀。於以濯足滄浪。息陰喬木。聽漁父之鼓枻。思游女之
解佩。亦足高謝塵緣。希風往哲。何必撫弦動曲。乃移我情。銘曰。宛彼崇邱。於漢
之陰。二子來遊。爰迄於今。廣川人靜。孤館天沈。微風永夜。虛籟生林。泠泠水際。
時汎遺音。三歎應節。如彼賞心。朱弦已絕。空桑誰撫。海憶乘舟。巖思避雨。邈矣
高臺。歸然舊楚。譬操南音。尙懷吾土。白雪罷歌。湘靈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終古。

送汪劍潭南歸序

洪亮吉

夏序忽來。獨居已覺。絺裘屢更。雜以風雨。晝長宵短。興寐不定。置鷄於窗。將以
警日。乃復鳴夜。籠鐙於牖。所藉燭暗。不覺妨月。意緒乖違。跬步錯失。貽譏儕輩。

匿笑臧獲。蓋自子欲歸。已不憚累日。幽憂不已。將成疾。疾繼而念之。吾與子食桐江之魚。棄子悉已成鯉。擘山院之果。遺核又復抽林。蓋山川悠悠。言笑宴宴。不自知元思之滅。華色易醜也。且吾與子得曜影數紀。振響十步。中下之士。樂與齒序。瓜桃之戚。識其嗜好。閉戶以處。雄長婢僕。出室而遊。亦有處所。無昧於明。以視日星。不跛於履。以羞厚地。握管徑寸。上溯結繩。申紙逾尺。下窮倚杵。自謂門毛角而俊。視植物而靈者矣。何必移原隰之草。萃於一邱。招高下之鳥。同棲一樹。始欣欣合色。喈喈均響哉。吾子行矣。奔轂戒疾。涉川鑿沈。凡百榮利。以爲子箴。憂無傷性。喜無蕩心。百歲相保。有此骨肉。怡怡飲食。跂跂動作。從此及老。脫復偶遭。髮白面皺。起而相嘲。勞千聲於蚓窾。假一寐於蟻垤。冥冥于萬古。憤憤於七尺。無紘於覆載。無害於動植。蓋同形而化者。不無聖賢。代我而生者。又有孫子也。子行矣。子不能飲。勸子以食。子食而咽。歌以蕩魄。歌曰。風起匝地。雨落晦天。念子不見。卽如百年。百年亦勞。有生有死。其間握手。乃在吾子。此無彼厭。子不我嗔。飽食嬉遊。以說性真。各知其短。愛契所長。閱於歲時。

殊忘否臧。誰驅而出。誰挺而走。念子之歸。倏如驚獸。投林覓柯。不擇其音。慨我之留。得不怪禽。獸則有穴。禽無故枝。歌以贈子。孰知我思。

與孫季逵書

洪亮吉

季逵足下。僕遠閱千里。不覩一士。日惟陳書。頽仰宇宙。夜或秉燭。驅役魂夢。昨已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來嚙人。車聲過巷。牀几皆動。土既不實。條陷窟穴。離離黃蒿。乃長屋角。閒塵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計念足下。顧戀墳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尙遲年載。當復移家近冢。就姊謀居。對鵲營巢。徙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邀耆童。呵叱鄰狗。一塵之外。更築生壙。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暱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圍此蟹齏。更望足下。能來同之。當於屋旁。爲構數室。贍身之具。取給園蔬。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值霜露。言羅雞豚。祀親之餘。謀以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

嗟乎。積瘁之士。寡至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勉謀殮饗。幸蓄光彩。清世駢文作家。所作通體相稱。饒有六朝矩矱者。當以汪洪爲最。又如郭頻伽。故爲拗體。筆意似雅。而邊幅甚窘。王仲瞿亦有奇氣。然用事造語。不合法度。姚復莊欲別開生面。亦太著氣力。皆非駢文之正軌也。茲但錄頻伽一首於下。

查伯葵詩序

郭 馨

文章之事。有二難焉。約勅自好。不越繆微。而以邊幅見病。卓犖偏人。意主氣勢。乃有奇佻詭常。表裏已或絕殊。彼我各爲一是。求其通材。世罕逢遺。漢魏尙矣。六朝以還。代有曠逸。今之作者。流別唐宋。子長逸才。亦曰法後。柳州傑士。不盡榮古。要以飄流遠祖。體勢近宗。苟有特達。必非形合建安。自具神鋒。豈曰規模。正始。人心不同。天巧時變。卽其偏宕多奇。已復領袖一輩。查君伯葵。異稟絕人。媚學不倦。動厄於世。獨放於天。窮居幽屏。提鵬挈鷺。孤往遠戍。模山范水。放言而穿心出脅。獨念則出鬼入神。體製無詭於來。今意旨彌軫乎在。昔目中所見。

文外獨絕。夫遇合有命。奇偶不齊。影纓承明。不必東馬之彥。冠冕當世。豈盡燕許之筆。蕉萃婉篤。中多姬姜。莫得而彙晞矣。又嘗見橫厲世宙。馳聲海外。百川仰流。萬羽承翼。洎夫赤艷攸寂。聲華徂謝。褰裳先遠。擗裾卽去。榮落轉燭。頌謗隨之。甚者覆手相軋。集矢不顧。謚爲至愚。面無小慚。孝章要有天下大名。元龍自非餘子可及。尋迹按響。當不其然。伯葵旣無藉於獎飾。亦不訾夫遷流。自信其學。獨斷於中。當日而衆不爲奪。過時而人皆自失。霜降木落。水流花開。傳之其人。豈不在我。僕幼而無似。思之至深。阨窮之遇相同。研幾之道未極。然於追往溯來。探近索遠。志所不逮。意過其通。竊謂騷雅之變化。遂近之離合。英咀華實。當有卓然自見者。近出所著。丐言爲證。不暇辭讓。爰引其端。旣謝一言之知。亦任百爾之諧。覲縷未畢。主臣而已。

道光以來。常州作者最盛。而董方立造語極爲近古。惟篇幅未能悉稱。此外以駢體瑯集行世者。所在多有。此則耳目易遇。不煩悉爲論列也。

實用美文指南卷下終

I08216



A541 212 0014 3177B

民國六年三月印刷
民國六年四月發行

(實用美文指南)全一冊

定價銀八角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著者

梓潼謝无量

發行者

桐鄉陸費達

印刷者

無錫俞復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轉角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蕪湖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香港廣州梧州貴陽桂林
東昌廈門汕頭烟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哈爾濱新加坡

中華書局

6

670



~~10816~~